

後生文 學獎

HAKKA
WRITER
2021

關於我家，是客家





HAKKA
WRITER
2021

後生文學獎

關於我家，是客家

目次

客語詩 HAKKA POEM

首獎 失智个秘密 / 王翊宏

優選 糟麻肉 / 黃聖雅

佳作 這兜客語愛仰般講 / 林昀樺

偲知个老街溪 / 楊乙軒

都市个夜鶴仔 / 鄭委晉

小品文 ESSAYS

首獎 捉蝴蝶 / 巫佳蓮

佳作 筆墨雲煙 / 江江

奉公王 / 陳凱琳

獨家盛開的金針花 / 楊婷雅

0
0
6

0
1
2

0
1
6

0
2
0

0
2
6

0
3
6

0
4
0

0
4
4

0
4
8



短篇小說
SHORT NOVEL

散文
PROSE

首獎 屋下个陂塘 / 張弘政

優選 酸甜之味 / 夏意淳

佳作 沙丘 / 李山尹

她們在廚房裡跳華爾滋 / 徐筠茹

甩肉丸 / 陳凱琳

首獎 隔著邦加海峽彼端 / 張簡敏希

優選 蠶胞 / 張弘政

佳作 我們的血流著海的味道 / 王風萱

一日落水一日晴 / 夏意淳

種樹 / 張子柔

(依姓名筆畫排序)

1
9
0

1
7
2

1
5
6

1
3
8

1
1
4

1
0
0

0
9
0

0
7
8

0
6
6

0
5
6

客語
HAKKA
POEM 詩

客語詩 首獎

失智个祕密

打拚一生个老人家恡了

恬恬坐等，嘴擘擘

無出聲講半句話

乜識有力个手，老翹翹

想愛摻往事來搭纏

淨抓著，一巴掌

又一巴掌个空虛

日仔仰嘎「溜溜蹴

人生个腳步，越來越沉重

失神个身殼，老人癡呆

就像有時好有時壞个時鐘

王翊宏（北四縣腔）



一半下頓恬，心肝窟
²貧³貧康康，魂魄³凝凍
毋知在²哪位撞走

生活个劇本，嘅變做
無結無煞个日常

以前个精靈，像冰雪融忒

該兜頂頂確確

總係翻牙倒齒个對答

淨留下滿面个狐疑

敢係大家忒慣勢，摺

該兜半尷不尬个話語

看做惡症頭，總係驚怕

搞亂忒眾人个⁴板噏



還係轉到細時

無煩無惱个天堂

添放忒該兜心焦愁慮

就將一生人个故事，變做祕密

借放在親人个心肝窟，結局

乜算係一種圓滿

註：1. 溜溜蹴：音 *liu liu co*，指路滑，踩不穩的樣子。

2. 寅良康康：音 *long long kong kong*，空空洞洞。

3. 凝凍：音 *ken`dung*，凍結凝固。

4. 板噏：音 *ban`liau`*，節奏。

華語語譯

失智的祕密

王翊宏（北四縣腔）

拚搏一生的老人家累了
靜靜坐著，嘴開開
沒出聲說半句話
也會有力的手，老了
想要將往事來抓緊
只抓到，一巴掌
一巴掌的空虛

日子怎就踩不穩
人生的腳步，越沉重
失神的身體，老人癡呆
就像時好時壞的時鐘

一半下停頓，心中
空空洞洞，魂魄結凍
不知在哪裡迷路

生活的劇本，卻變成
不知所措的日常

以前的機靈，像冰雪融化

那些顛三倒四

總是說詞反覆的對答

只留下滿面的狐疑

是否大家太習慣於，將

那些尷尬困窘的話語

視為惡症，總是擔心

搞亂了眾人的節奏

還是回到童年

無憂無慮的天堂

忘記那些心焦愁慮

就將一生的故事，變成祕密

借放在親人內心，結局

也算是一種圓滿

客語詩 優選

糟嫲肉

年下仔會到了

阿婆摻醃缸拿出來

準備手路菜好過年

醃缸肚空空

熟糯米摻思念共下沉底

思外背个家人恁久好無

念等毋知有食飽無

放糟嫲加酒

浸過一息仔愁慮

愁生活敢有順序平安

慮身體敢有照顧康健

黃聖雅（四縣腔）

連期盼共下封起來等待

等日仔一頁一頁對日誌扯下來

等粒粒分明發做得人惜个紅

幾料豬頭皮放落去浸等

待一屋人團圓

年三十暗晡

園在心頭个牽掛

在圓桌頂

得到實在个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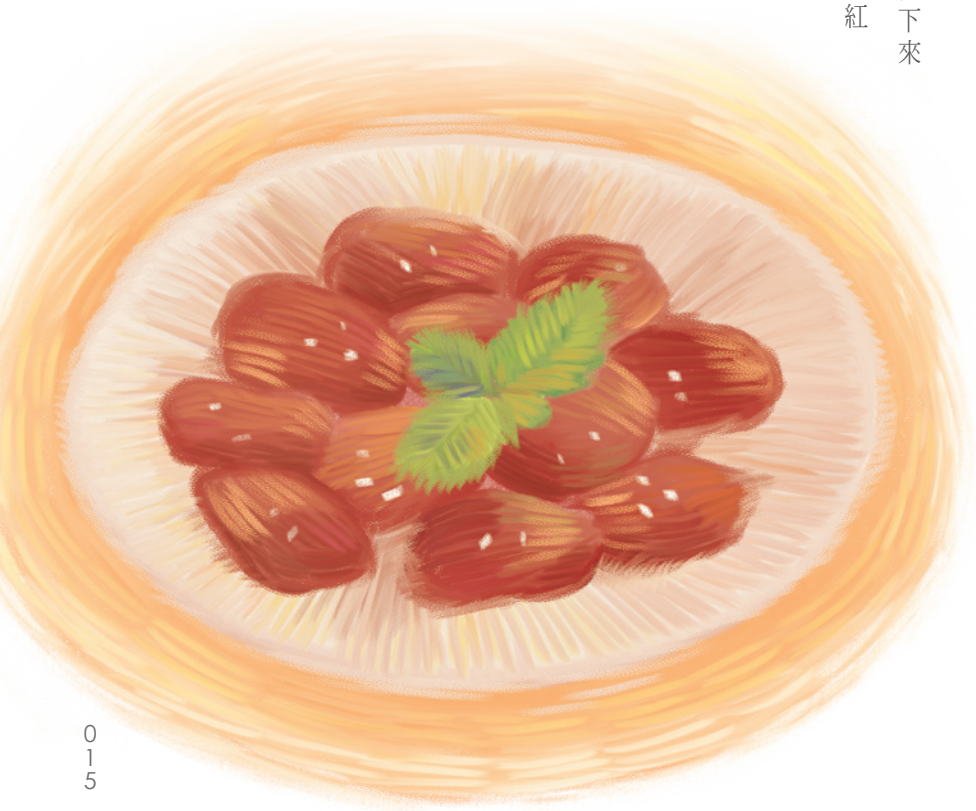
食一埕糟麻肉

係酒香滲滿嘴

係團圓个歡喜

係心肝肚个歸屬

安到家



華語語譯

酒糟肉

黃聖雅（四縣腔）

年關將近

阿婆把醃缸拿出來

準備做拿手菜好過年

醃缸裡空空的

熟糯米與思念一起放進缸底

思外頭的家人最近好嗎

念著不知道有沒有吃飽

放進紅麴加酒

淹過一絲憂慮

愁生活是否順利平安

擔憂有沒有照顧好身體

跟期盼一起封起來等待

等日子一頁一頁從日曆撕下來

等粒粒分明發酵成可愛的紅色

幾塊豬頭皮放進去浸著

等待一家人團圓

除夕夜晚

藏在心裡頭的牽掛

在圓桌上

得到實在的答案

吃一塊酒糟肉

是滿嘴酒香

是團圓的歡喜

是心中的歸屬

叫做家

客語詩 佳作

這兜客語愛仰般講？

林昀樺（北四縣腔）

手機个記事打開，摺做忒个事情劃忒，
就伸該日个斷句，恬恬同暗晡共眠。

想送分阿婆个情話，保存在手機項，

新開一个便利條，【這兜客語愛仰般講？】

字典、GOOGLE，尋毋着个答案，無要緊，還有天光日。

打開，記事，檢查，完成，劃忒，頭路个事情做毋忒，攞開一个新記事！
打開，記事，檢查，完成，劃忒。今晡日還伸麼个無做忒？

【這兜客語愛仰般講？】唉，毋驚，佢還有天光日。

日誌一日扯忒一張，廳下个電視，做等一個世紀个故事，
手工業个傳承漸漸仔沒落，歷史个手藝摻汗水腳跡，

該兜故事，還有麼人記得？

時間係扯忒个日誌，黏毋轉，乜轉毋去。

阿婆常在問佢，該兜國語係麼个意思？

跔等時代學習，驚怕分人擢忒，

你个客語呢？愛講分麼人聽？愛分麼人學？

手機項个記事，伸一件事情還旨做忒，

看等廳下無人扯忒个日誌，係阿婆離開該日，

記事斷真伸【記事】。

【這兜客語愛仰般講】

斷章又斷句，這零零敲敲个情話，你有聽著無？

時間，毋會等人，

佢唸等思念，念等你，

偌記事生活，記得你。



華語語譯

這些客語要怎麼說？

林昀樺（北四縣腔）

手機的記事本開啓，將做完的事情刪除，
剩那日被遺留的殘事，安靜地與夜晚共眠。

想送給阿婆的情話，保存在手機裡，

新開一個便利貼，【這些客語要怎麼說？】

字典、GOOGLE，都找不到這個答案，沒關係，還有明天！

打開，記事，檢查，完成，刪除，工作的事情做不完，再開一個新的記事吧！

打開，記事，檢查，完成，刪除，今天還有什麼沒做完嗎？

【這些客語要怎麼說？】唉，沒關係，我還有明天。

日曆一日撕掉一張，客廳的電視，播著一個世紀的故事，
手工業的傳承開始沒落，歷史的手藝與汗水的足跡，

那些故事，還有人記得嗎？

時光是撕掉的日曆，黏不回去，也無法倒流。

阿婆時常問我，這些國語在表達什麼意思？

跟著時代學習，就怕被世人遺棄，

那麼你的客家話呢？該說給誰聽？要給誰學習？

手機上的記事，剩一件事情還沒完成，

看著客廳沒人撕下的日曆，停留在阿婆去世的那天，

記事，真的只剩下【記事】。

【這些客語沒辦法說了】

斷言殘句，這首七零八落的情話，你聽不到了。

時間，它不為誰停留，

我呢喃著思念，惦念著你，

我記事生活一切，不忘記。

客語詩 佳作

佢知个老街溪

楊乙軒（四縣腔）

知你那年，佢五歲

看等橋下，水燈慢慢仔流過

你就像一條長纜纜个背帶

摘等所有个掛念，一路對

菱潭陂出發，行過安平鎮、澗仔壠

最尾在許厝港出海

阿姆總係摻佢講：「細人仔做毋得接近河壩脣！」

愛行開，行開河壩上个燈火摻星光

遠遠看等沙洲上片个，夜呱、火焰蟲

慢慢仔毋見忒。長流水帶等貪心

工廠个、家用个，汗水混合

死魚仔摻廢物，還過有盡酸个雨

你總係溫溫柔柔个樣仔

承接、哺等佢兜

老街因你繁華，你因老街有名仔

老街反倒拿等一條條鋼筋打進

摻你暴力擊枷，詐意無看到

消忒所有壞心摻廁糟

你係一條看毋見天光个河壩

你个身項係一間間紅毛泥商場

雖然看毋着，但係佢知

真真个神明毋會計較

你從來毋識追問。你就恁呢

恬恬仔等待，直到暴風雨挖空礮仔
眾生轉忒咧，正掀開你个所有枷鎖

試問，這兜年來還過有麼个懊悔？

七月十五，暗晡个風吹來

水燈慢慢仔流過

也係俚等待三十幾年

才做得看著个思念



華語語譯

我所知的老街溪

楊乙軒（四縣腔）

認識你那年，我五歲

看著橋下，水燈緩緩流過

你像一條長長的揹帶

攬著所有的牽念，一路從

菱潭陂出發，行過安平鎮、澗仔壠

最後在許厝港出海

母親總說：「小孩子不能靠近河邊！」

要遠離，遠離河面上的燈火與星光

看著遠方沙洲上，留候的夜鷺、螢火蟲

慢慢消逝。流過的水帶著貪婪

工廠的、家庭的，污水混著
死魚屍體與廢棄物，還有最酸的雨

你總以一種溫暖和平的姿態
承接與哺育我們

老街因你繁華，你因老街得名

老街卻將一條條鋼骨釘入

將你強行上鎖，用視而不見

隱匿所有貪婪與不潔

你是一條暗無天日的河

你的身上是一幢幢水泥商場

雖然看不見，但我知道

真正的河神是不計較的

你從不問起為什麼，你就這樣

靜靜守候，直到暴風雨掏空河堤
眾生塌陷，才掀開你所有的枷鎖

若問，這些年來還有什麼追悔的？

七月十五的晚風吹來

水燈緩緩從河面上流過

是我等了整整三十餘年

才得以見到的思念

客語詩 佳作

都市个夜鶴仔

鄭委晉（南四縣腔）

以前逐擺伯公生，灶下變做落雨後个樹林

樹林肚个夜鶴仔同土狗仔，啾啾嚶嚶

阿姆同姐婆兩儕相爭愛做麼个菜，其實係打嘴鼓

「就係酸高麗菜燜魚仔啦！」姐婆講「伯公好食酸个」

「今晡日个菜味緒仰仔？」姐婆每擺都問

「佢還愛食包蘿蔔絲个鹹艾粄！」

佢無想著，都市係紅毛泥長成个森林，夜鶴仔變做

救護車，土狗仔困在手機仔裡背，總係睡到夢盡香盡甜个時節

嚶嚶吵人，這位个人盡好講請、恁仔細、敗勢

佢等還說五星級飯店裡背麼个都有——每一個人面項帶等笑容

但係佢感受毋著，大夥房講天說地个自在

淨冷雪雪个客氣，佢無想著

花啦嘩啲个飯店，蘿蔔絲分佢按綿，生食

佢等毋知用穿堂个燒風燠燥，用河壩个日頭上色

飯店个魚仔，雜誌說佢會飛——駛波音ㄟㄟ來

佢等有兜在 Toronto 湯裡底肚泗水，有兜剝皮去骨就出菜

佢總係緊尋該道酸高麗菜燜魚仔，高粱酒

一皮一皮搓軟軟，同該兜葉仔塞入酒盞仔砵實來

等有發酵个味緒，該時間，發酵个味緒

故鄉係麼个味緒？驚怕半夜飛來飛去該下正鼻得著

高麗菜个酸甜，融合黃魚仔个油香

核核撞撞个城市遊子鼻着，半夜夢中乜啼啼哇哇

啾——月光下个田脣，啾——噉噉嘎嘎个夥房

煞煞猛猛弄街鑽巷，高天天靚膩膩个摩天大樓

樣欸看，乜有家鄉該座尖山恁得人惜

有一日暗晡佢个目珠忽然擘開來

看著伯公仔企在「〇」个頂高，問佢

做麼个恁久無轉去看看啊，做毋得等到成功个時節正講啊

伯公仔，佢係漂漂滂滂个遊子，係都市裡肚撞走个

夜鶴仔，轉去大山个路，還有佢熟識个星仔無？



華語語譯

都市的夜鶯

鄭委晉（南四縣腔）

以前每次土地公生日，廚房變成雨後的樹林

樹林裡的夜鶯和蟋蟀，啾啾唧唧

媽媽和外婆兩人爭論要做什麼菜，其實是在鬥嘴

「就是酸高麗菜燜魚了！」外婆說「土地公愛吃酸的」

「今天的菜口味如何？」外婆每次都問

「我還要吃包蘿蔔絲的鹹艾粿！」

我沒想到，都市是水泥樹長成的森林，夜鶯變成

救護車，蟋蟀藏在手機裡，總是在夢最香甜的時候

唧唧吵人，這裡的人喜歡講請、謝謝、對不起

他們還說五星級飯店裡面什麼都有，人人面帶微笑

但我卻感受不到，大夥房談東說西的自在
只有冷冰冰的客套，我沒有想到

五彩繽紛的飯店，蘿蔔絲被磨成泥，生吃

他們不知道用穿堂的暖風薰乾，用河壩的陽光上色

飯店的魚，雜誌說會飛——開波音747來

他們有些在番茄湯裡面游泳，有些去皮去骨就上桌

我總是急忙尋找著那道酸高麗菜燜魚，高粱酒

一葉一葉搓軟，拿那些葉子壓實在酒瓶

呈現發酵的氣味，那時間發酵的氣味

故鄉是什麼氣味？恐怕夜半飛翔時才能聞到

高麗菜的甜酸，融合黃魚的油香

肩挑生活擔子的城市遊子聞到，半夜夢裡也哭哭啼啼

啾——月色下的田梗，啾——嘈嘈切切的夥房

汲汲營營穿街走巷，高大豔麗的摩天大樓

怎麼看，也沒有家鄉那座尖山來得可愛

有一天晚上我眼睛突然張開

看著土地公站在101的山頂，問我

爲什麼這麼久沒有回去看看啊，不能夠等到成功時再說啊

土地公，我是個遊蕩搖擺的遊子，是都市裡面迷路的

夜鶯，回去大山的路，還有我認識的星星嗎？

賞評

葉莎

爲什麼要寫這一首詩？寫一首詩想表達的主旨是什麼？我想這是每一位創作者在寫作前都必須先思考的方向。這次新詩組的比賽作品中，評分的標準是針對詩的內容是否切合客家？結構是否嚴謹以及文字是否流暢，更重要的是一首詩表達的深度和廣度；再者針對邏輯性，修辭，意象是否精準及用字靈活度及標點來評分。

奪得首獎〈失智个祕密〉這一首詩，由一個奮鬥一生的老人罹患失智的現狀寫起，從外表的改變寫到內心的空洞，生活的劇本進入一種不知所措的狀態，結尾則將無奈的心情轉化，將失智看做回到兒時無憂無慮的时光，把煩惱一一釋放，將一生的故事變做祕密，並將之視為另一種幸福。在漸漸步入高齡社會的時代，隨著年齡日增，罹患失智症的比例也日益增加，照顧失智者成爲家庭中沉重的負擔與無奈；這首詩透過詩化的語言，凸顯了老人化的社會問題也讓許多家庭面臨的困境浮現檯面。

優選的作品〈糟嫲肉〉，則藉由製作糟嫲的過程，擴及對在外家人的思念和牽掛，不僅在詩的行進中介紹了糟嫲肉的製作細節，情感的拿捏亦濃淡合宜，真摯動人，用字雖簡單，卻可圈可點。

佳作共有三首詩，〈都市个夜鶴仔〉書寫一個在都市漂泊的遊子，描寫都市情景和腦海中的故鄉，思緒游移時文字在其間自由穿梭十分生動。〈這兜客語愛仰般講〉凸顯了學客語的困境，〈偃知个老街溪〉則描寫老街溪的變化，溪流外貌與內心情感書寫動人。

縱觀所有優勝作品，內心十分感動，客家文學生氣蓬勃可喜可賀。

小品文
ESSAYS

小品文 首獎

捉蝴蝶

巫佳蓮

一朵花飄來，在觸碰到蝴蝶之前，被阿婆掐在手裡。

定睛一看，才發現阿婆捏著的不是花，是蝴蝶。現在回想起來，幾乎是武俠片般吃驚到令人顫抖的身手。正想出聲讚嘆，阿婆身子一低，蝴蝶瞬間就在腳下死去。

「幹嘛踩牠！」我和妹妹忍不住驚呼。

阿婆回答了什麼早已不復記憶，不懂客家話的我們大抵也沒有聽懂。只記得回去的路上，看著阿婆嚴重佝僂的腰，緩步走回三合院的背影——與其說因為蝴蝶的逝去而悲傷，更多的是對於阿婆這種神祕生物的景仰與好奇。

「沒辦法，毛毛蟲會吃葉子啊。」和媽媽告狀之後，媽媽理所當然地說。回到北部之後，媽媽動不動就表演捉蝴蝶，宛如在展示代代相傳的特技。

「等牠停下來，從後面抓……很簡單啦！」她總是這麼說。

但是，捉蝴蝶對我來說從來不是簡單的事，就像永遠學不起來的客語一樣。一年一次回到阿婆家，親戚齊聚一堂時，筷子像比武般在餐桌上交錯進退，陌生的語音也在空氣裡翩然飛舞。然而一頓酒足飯飽之後，腦袋馬上變得和桌上的空盤一樣空白。

拚命捕捉的詞彙四處飛散，宛如我捉不到的一千萬隻蝴蝶。



捕捉客語或許比捕捉蝴蝶更難。小時候，每次離開阿婆家，我總是從後車窗看著阿公、阿婆變小的身影，一邊哭個不停，一邊痛定思痛要學習客語。只不過回到北部，鬥志高昂地想要沉浸式學習的時候，又總是讓媽媽傷腦筋。

「不知道為什麼，一回北部就說不出來了。」她說。

母語怎麼可能說不出來呢？我不理解媽媽的困境，就像我不理解自己為什麼學不會客家話。

好一陣子，我孜孜矻矻採集那些冠上「客家」之名的事物，彷彿背誦單字般記憶這些元素，就能理直氣壯認同自己，像是打開一匹花布，就能明瞭那樣的繽紛來自哪個文化的灌溉滋養——不用言說，無須擔心晦澀難解的語言與驚鈍的舌，所有一切速成濃縮，打開攪拌後，所有芬芳如故的期待都能被安放。

話雖如此，採集之後無處展示這些知識的我，最後還是只能老老實實回去請教媽媽，詢問這些是否足夠釀成她回憶中的蜜。

「可能地區不一樣吧！知道一下也很好。」她總是這麼說。

所有一切透過鑑定比對，變得更加清明，譬如接受失根的花朵終將迅速枯萎，捉到蝴蝶也不代表擁有春天。

被連根拔起，幾乎要枯萎的那一年，我連中文都說不好，只專心想著凋零。某天翹班之後竟跳上火車，就這樣一路哭著回到萬巒的阿婆家。彼時阿公阿婆已歸西多年，家族也分崩離析，記憶中的三合院面目全非，只有檳榔的氣味和後院鄰居的狗吠依舊如昔。

才站在路口，就看見在車子後座，看著阿公、阿婆聲嘶力竭哭泣的幼時的自己，所有過往的影像都慢慢浮現出來。好像徒手扒開土壤一拔，回憶交織糾纏，絲絲都是泥土的氣味。

離開時沒有剛好的公車，步行到最近的內埔還要一個小時。陽光驕傲燦爛，每一步都汗水淋漓，幾乎沉重得像是土地的挽留。

突然，一隻蝴蝶花朵般毫無預期地飄下。

「抓牠！」雖然心裡這麼想，無處停歇的蝴蝶太過靈巧，徒手是捉不到的，無論是從哪個方向都一樣。

小品文 佳作

筆墨雲煙

江江

外公表示，想回他出生的客家村一趟。

舟車勞頓抵達目的地，舉目俗媚的招牌與裝飾，連我都忍不住替外公哀嘆故鄉已故。老街上身穿藍衫的店員熱情招攬客人，青光眼加重聽的外公不為所動，行邁靡靡但意志堅定地涉過人潮。

他走向一座攢尖金亭，撫著被水泥填補的砂岩爐口，問：「你知這係麼个無？」

我本來想回答金爐，見到一旁解說牌標示「聖蹟亭」，趕緊改口。

外公滿意地點點頭，說起他年少時第一份工作——收聖蹟。

外公每日上完課便背起竹簍，挨家挨戶收集廢棄紙張。早期客家村惜紙如金，村民相信書寫過的紙張承載神靈之力，需要經過統一的儀式處理。

每月十五是外公最期待的日子，全村會放下工作聚集在廣場舉行歡騰的「送聖蹟」。先由廟祝恭請倉夫子、文昌帝君，接著村民獻上三獻禮：初獻點香、倒酒，亞獻奉牲禮、齋蔬粿品、財帛，終獻焚化祝文、取聖蹟。最後村裡男丁挑起紙灰，撒入河中，送走聖蹟。

話鋒一轉，外公哀嘆送聖蹟的習俗不久戛然而止。

一日幾名粗鄙的國民兵大搖大擺地闖入村落，強行從學堂中拽走一位博學多聞的青年教師。老師被匿名舉報信奉中國共產黨，證據是廢字簍中由他署名的紙張上，寫滿禁忌的話語。

事件過後，竹簍中廢紙越來越少，送聖蹟的儀式也隨之終止。不僅如此，村中有人暗指外公「捎話」（打小報告）。不堪壓力，外公離鄉到都市求學發展，從收集文字的少年，成了產出文字的作家。

「後來有查出舉報老師的人是誰嗎？」我問。

外公沒有回答，牛頭不對馬嘴地喃喃自語：「好久無轉來。」

我不死心，又問：「老師後來有回來嗎？」

外公搖搖頭，輕拂燼黑的爐口一側隱約可識的碑文，「文章炳於霄漢，筆墨化為雲煙」，陷入沉思。

我細讀一旁的解說牌，上頭寫著根據《功過格分類彙編》，毀損紙張會帶來惡報，重者導致家道中落、輪迴受阻。少了聖蹟的客家村，是否也承受了文字業力的果報？

外公仍靜默佇立。我出聲探問他要離開了嗎？外公沒有回應，不動如一座扎根故土的聖蹟亭。他的心思已漂流至時空邊際，混濁發黃的眼眸中，歷史的流變化作一片無疆之休的蟹狀星雲膨脹擴張，如聖蹟亭曾有的爐火般煥天鑠地。



小品文 佳作

奉公王

陳凱琳

一直都不太清楚，奉公王拜的是什麼神。有記憶來，那是早於阿公時代就有的傳統。年三十，圍著村落四方的廣播器便會廣播：「今暗晡十一點奉公王……」即使後來村長換了幾屆，類似的提醒都會準時出現。

年三十圍爐後阿婆都會搬出一張大方桌，對準神明廳口，放在禾埕中央，上頭擺放著簡單的素果餅乾，還有一大捆的紙炮。對於平日被要求早睡早起的孩子們來說，三十守夜是格外讓人興奮的。無所不用其極讓自己醒著，說故事、鬼抓人、撲克牌……

直到聽到那聲——

「打紙炮喔！」

阿婆的身影在水溝邊，朝著夜幕大喊，聲音宏亮。她一手執香，一手拾起紙炮，火星燃起瞬間拔腿就跑。我們一群小孩聚在廳下，搗著耳，害怕卻又忍不住從大人的衣角中，盯著四散迸裂的紙炮。

巨大的聲響震破夜空，新的一年正式開始。

但這個讓全村齊放炮的神明，到底是誰？從何而來？始終沒有答案。起初以為，這位被全村人奉為神祇，虔誠祭拜的對象是「年獸」。年獸是神嗎？小學寒假作業最會百般不厭探討三大節日。奉公王與牠出沒的時間地點雷同，很容易聯想，而我所想像的奉公王也似傳說裡的年獸。至於為什麼需要清香素果祭拜，亦有人說，大概是怕年獸來了沒東西吃，孩童下手，才要擺一桌貢品讓其享用。又加之，奉公王拜完都要燃放紙炮，似驅趕般，將吃飽了的年獸趕跑。

「係敬麼个神？」拿著寒假作業追問大人時，都未能得到明確答覆。

「拜就係了，該係祖先流下來个傳統。」

就這樣，奉公王是年獸的定論落實多年。

如此紅通亮眼的紙炮，全村齊放何止壯觀。我一直認為，那不是爲了驅趕，是爲了歡迎，或喚醒某種沉睡於地底的神靈。我生長的家鄉在課本裡被定義爲左堆，舊稱「鏡庄」，可附近同爲客莊的村落卻少有此祭祀習俗；以村長號召，全村齊放紙炮之景。

可惜，孩童的好奇不持久，隨著年齡增長，即使每年三十都還是得拜奉公王。但，祂，究竟是誰？已無人追究。

不得不說，阿婆拜奉公王一直是很虔誠積極的，不等村長廣播，她便擺好祭品，子時一到，點燃紙炮，成爲村莊裡第一個「頭香」，深怕神靈被拜走了似的。樂此不疲。長大後，對守夜沒有了興趣，拜奉公王也一如既



往沒有新意，比起待在家裡，潮州年街更吸引我們。但不管孩子們是不是依舊簇擁在廳下看鞭炮，阿婆依然喜歡搶先著拜奉公王，搶先著打紙炮。

阿婆體力漸衰那些年，由爸爸主祭。一開始不耐阿婆的催促，也會早早打紙炮，之後越發偷懶，聽見他戶打紙炮聲才匆匆燃香祭祀。幸好子時有兩個小時，時辰內拜完都算數。他亦不知所祭對象為何，只是依循著阿婆留下的傳統，繼續拜著。阿婆離世後，村裡老者亦諸多凋零，只剩某些小戶願意配合村長指令，在子時擺出祭桌，點燃紙炮。

我終於找到了「奉公王」。

文獻中，奉公王有許多來源說法，唯一不變的，是客家村落的守護神，非年獸，也非天公。

多年疑惑終解。

可如今，年三十子夜，紙炮再次打響天際時，卻不免稀稀落落，不若幼年記憶般鮮明燦爛。或許，不久的未來，奉公王又將只會是書裡的一頁，頂著模糊的像，靜躺於歲月。

小品文 佳作

獨家盛開的金針花

楊婷雅

青春期的夏日，血液常處於沸騰狀態，任何假期都捨不得浪費，時常拎著一袋行囊說走就走，衝動的足跡遍布各縣市。一回翻山越嶺來到花蓮吉安鄉，投宿大學好友阿寶家，才知道客家人在吉安鄉並非「少數民族」。

阿寶一家人充分展現好客之情，寄居的時光我備受禮遇。第一晚，她的母親熱情張羅一整桌的客家菜餚，過往我有數回在客家餐廳的用餐經驗，與客家鹹豬肉還算是熟識，然而夾帶著橙黃色花朵的鹹豬肉倒是初次遇見。

「這是金針菜，也就是大家暑假會專程來花蓮看的金針花。」每當有賓客來訪，阿寶的母親便會將日晒風乾的金針花與鹹豬肉拌炒一塊，這是她的招牌迎賓料理。我想起抵達之際，確實有看見老厝前稀稀落落的金針花自顧自地盛開，彷彿靜靜地表達歡迎之意。

阿寶的母親沒有同我們開動，只見每道料理她各夾起些許、裝進飯盒後，悠悠步出門外。

「我媽要給鄰居送飯。」阿寶瞧我一臉困惑，在我耳畔輕聲解惑。原來他們對於同為客家鄉親的小武母子倆際遇於心不忍，只要家裡有開伙，一定多準備兩人份。

小武，一名罹患自閉症的十二歲男孩，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和情婦不知去向，全靠著武媽四處打零工勉強撐起了家。豈料，武媽上個月不慎於工地摔斷腿，龐大的醫藥費無疑讓生計雪上加霜。幸虧膝下無子的舅舅伸出援手，願意舅代母職一段時日，暑假過後小武即移居高雄展開新生活。

武媽回診的時段，我和阿寶負責陪伴小武，但他幾乎是一語不發，只管埋首不停地畫金針花。灑落一地的畫紙，數不清他究竟畫了多少張，圖畫千篇一律開滿了花，除了金針花別無其他；武媽笑說每年八月都會載他上赤科山賞花，從來不知道他心底竟是這樣喜歡。聽老師轉述他在學校也是一朵朵、一張張地種植金針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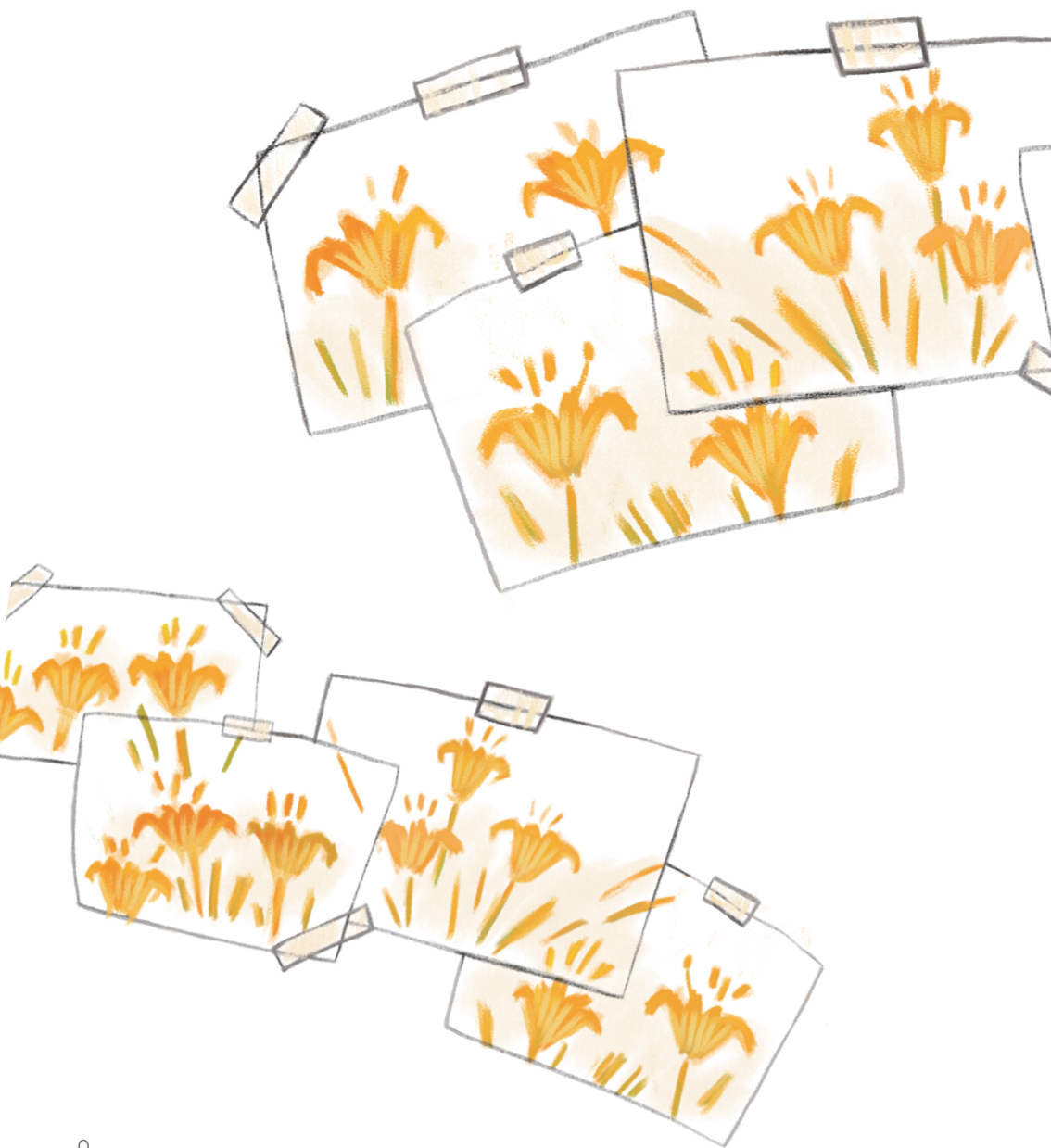
「你還記得小武嗎？」兩星期後阿寶捎來訊息，並附上數張金針花海照片，只是地點不在赤科山，也非六十石山，而是在小武家，獨家盛開。

印象中，金針花被視為華人的「母親花」。相傳古代遊子一離家便是數年，孩子遠行前會大量栽種金針花，讓母親藉花緩解對兒女的憂心與思念，也因此另得「忘憂草」之名。

舅舅來接他的前一晚，在小武身
高所及之處，家中每面牆都貼滿他所
繪的金針花；或許是知曉母子倆今年
無法偕行上山，索性將金針花海在家
中複製貼上。

趁他遠行前，再與母親賞一回金
針花。

我不清楚小武是否知道這則金針
花典故，但我想這肯定是武媽、阿寶
與我見過難以忘懷的金針花海了。



賞評

葉國居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每年舉辦後生文學獎，已經行之有年，吸引許多「後生」同場競技。他們用年輕人的眼光，從筆尖流露濃郁的客家情懷，充滿溫馨和感動。在臺灣眾多文學獎中，像後生文學獎這樣帶有濃厚客家意涵，又受到廣泛重視，其實已不多見。

今年小品文參賽作品，不乏文學創作好手。我和葉莎老師反覆閱讀，感受到參賽者對於客家生活深刻的體驗，心中充滿歡喜。好文章不用求諸遠山，而是出自生活日常一個創作者的特殊心眼，文學創作者總是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參賽者看到客家的細微和美好，透過書寫技巧，留下動人篇章。

首獎作品〈捉蝴蝶〉，以阿婆捉蝴蝶的意象，巧妙描繪自身努力學習客家話的過程，看似容易卻不容易。作者在一次回萬巒阿婆家的過程中，記憶紛飛湧入，除對那塊土地深層眷戀外，更難捨的是親暱又真摯的情感，全文緊扣，譬喻生動。

佳作〈奉公王〉，作者以親身經歷，寫客家莊鮮為人知的習俗，村人跟俗祭拜，卻不知奉公王來歷，益加顯現村人純樸與虔誠，作者文筆甚好，很有潛力。〈獨家盛開的金針花〉，係作者在花蓮吉安鄉的見聞，寫出一位自閉症的小孩，暫離母親前夕，畫了許多金針花，對照忘憂草的典故，故事畫面十足。另外一篇佳作〈筆墨雲煙〉，寫出客家莊敬字惜紙背後，隱藏著外公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讀來動人。

這些後生書寫的文字力量引人注目，寄望來年有更多後生加入書寫行列，讓後生文學獎的花朵持續盛開。

散文 PROSE



散文 首獎

屋下个陂塘

張弘政

在高職左轉，穿過橋後，順著水流聲前進。等待流速漸緩；水聲稍歇，你就能看見我家。

爲什麼家裡有個陂塘，每次都有不一樣的解答。起先因爲上游的陂塘打算填成工業區，外公只好挖坑蓄水。後來鄰居擴建花園失敗，因此築起阻礙，不會攀爬的雨水只好停歇，等待圍牆崩塌的一天。最後媽告訴我，這個洞穴有小龍盤踞，工頭承諾，只要留好龍穴，後代必將騰達。

又或許這裡就只是一片泥濘，潮溼得連水稻都開始發霉。

童年模糊得就像老家壓花玻璃，記憶層層交疊渲染。沒進口鼻的黑水、因水壓而悠哉的掙扎，還有渴求陽光和空氣，嘗試從水面萌出的雙臂。恐懼在無數個夢中應驗，直到國小的游泳課，本能還抗拒著足以消滅自己的清澈。

或許是爲了對抗，無論家人怎麼稱呼，我都叫它「池塘」。堅持同化了長輩的口語，但侵略不了客語的「biˊ tong」。

直到讀見鄉土教材，才曉得陂塘之於農業，如同圖騰之於文化。

爲了防止小孩再次落水，媽說了很多陂塘的故事，那些傳聞都太假。我們家的池塘才這麼大，能塞幾個抓交替的水鬼？直到媽告訴姊姊，缺乏流動的塘裡滿是湖蜆，如同蚯蚓一樣，長而細軟，渾身一圈一圈的環節，頭尾各有吸嘴，只要找著活物，就會開始吸血。吻部雖然滿是尖牙，卻能釋放麻醉物質，即使被寄生也全然無知。牠們特別喜歡鑽進女生的蛤蟆，在溫暖的子宮裡產卵。

小叔公的孫女去溪邊抓魚後，好幾天都上不了廁所，檢查之後，從尿道夾出一隻和著血的湖蜆。爲了檢查有沒有下蛋，下禮拜要把肚子剖開。

這個警告讓姊姊打消下水的念頭，但還是不停慫恿我去，理由是：男生又沒有子宮，如果湖蜆鑽進去，從鳥鳥夾出來就好了。

如果擔心小孩安危，怎麼不把只到腳踝的堤防加高？媽後來對上小學的我解釋：「掉一次是意外，掉兩次不是傻嗎？」

泥底從此填上被達爾文淘汰的兄弟姊妹，隨著屍身潰爛出水，在池面凝結成一層全新的懼怕。

沒了孩子干涉的陂塘滋養起歇下的動物，成群的福壽魚穿梭，隱沒在掀起的激流，水黽縮進池面的陰影，留下一圈圈漣漪。更別提藏在泥濘的湖蜆與福壽螺。雖然厭惡，池壁上一簇一簇，又似莓果，又似口香糖的粉色，卻也成了那池暗色少有的明亮。

但陂塘也不總是帶來壞消息。有年夏天，池塘溢滿了颱風的豐沛，賺到一天假期的我和姊姊在池中發現一隻巴西龜。陂塘沒有可以停泊的地方，但牠仍舊伸長脖子，企圖從一波又一波的風浪裡偷得一點溫暖。頸上的紅斑映著粼光，就像繃緊神經而噴發的血脈。

還沒取名，另一場颱風又把牠帶向下一座陂塘。

還有一次，姊姊要我趴在池邊，順著指引，從進水的排水溝裡看見一隻鳥。身上披著棕色的羽毛，白色的斑點順著尾端，有序地滾上一圈又一圈的白弧。分散的色塊隨著身體延伸，在修長的頸部交錯。出於警惕，牠縮起頸部，鼓起喉囊，均勻的白與棕也參差起來。就像飽經戰鬥的獵手，還來不及整理身上保暖的毛皮，又因另一座森林的豐饒而虔誠。

牠爲什麼這麼驚訝？陂塘不是到處都有嗎？

姊姊指了指牠走過的水泥河道，問我，如果是我，會相信這條水溝的盡頭，會是一池滿是漁獲的陂塘嗎？

我搖搖頭。

敏感的獵人立刻發現我們的窺探，危機令牠放棄眼前的誘惑，奔回水泥長廊的盡頭。

媽告訴我們，那應該是夜鶴。一邊羨慕孩子還能爲了這種小事感動，一邊感嘆自己的小孩居然只認得麻雀八哥和鷺鷥。

池裡的生態總是蓬勃，但貧瘠的後院誤導大家這是塊無人管理的野塘。未經沖刷的瓶罐總會在池面浮沉，偽裝成媽養不活的錦鯉。

外婆在後院種起番薯葉，整個周末，我和姊姊隨著外婆指示，把滿是枯草的土壤翻起，和著雞屎，磚紅的乾涸也因此有了養分。

算好間距與空格，外婆整齊地插上番薯葉莖，隨後給了我姊姊一人一隻勺壺，要我們從陂塘中舀水灌溉。脫離陂塘的池水看來清澈不少，但保有本能的野蠻，無論如何輕柔，豎起的枝杈又因流經的凶狠倒下。

如同我對這片陂塘所有居民的印象，除了水，番薯葉寡欲得令人欽佩。不過幾周，番薯葉的莖藤已經爬滿了大半後院。或許是埋怨傍晚的灌溉來得太慢，有些枝桠攀上陂堤，對著池面獻上傾慕的細根。

番薯葉也帶來新的住戶，每日澆水時，總能看見非洲大蝸牛攀在新芽上。牠們浸淫在恐懼生活，只要一點動靜，就會躲進形似供佛法螺的尖殼裡。棕黑灰的紋路就像不停縫補的袈裟，只為一口齋飯四處化緣。

因為習慣了折磨與劫難，丟進池裡的時候，不過幾個氣泡，投身苦海的僧侶毫無怨悔。

升上國中後，暑期輔導淤積了整個夏天，我和姊姊全然忘了怎麼對門前的池水感興趣。唯有瞥見路燈折射水波，在淺色的壁磚上晃蕩，才能聽見水花流入塘裡的聲響。

聽見新聞裡有人談起陂塘，只為了橡皮小鴨。有人提議將通往陂塘的泥地整平，有人期待修剪塘邊的竹林，有人希望小鴨可以扭扭屁股，游向幾公里外寬廣的漁港。

看了新聞的媽壓不住疑問，好奇難道鴨子不是本來就應該在陂塘嗎？碗筷碰撞的聲響敷衍質疑，只要下一季的休耕補助能進戶頭，誰會在意鴨子待在池塘、陂塘、水窪、積水。

上了臺北後，看見每條水溝都覆上蓋子，聲響在鋼鐵與水泥裡迴盪。即便響亮，卻愈發曲折，路人只能靠著地勢猜測上下，沒有人曉得水流會在何處和緩。

談起家鄉，都會提到我有一池，比自己房間還大的陂塘。在掏出手機的相片前，從來沒有人相信。總有人擅自說服這口陂塘是爲了配合風水，沒能長成龍子的我只好沉默。

今年夏天，姊姊傳給我陂塘的相片，因爲淤積和乾旱，陂塘已經露出泥底，如同一座孤島，浮懸在池央。

原先開滿白色水花的進水口，也被鬱鬱蔥蔥的綠草擋去。

端詳那灘泥地，上面有著大大小小的孔洞，或許是福壽魚曾經的穴窩，如今覆上一片青苔。綠毯卻又受不了四月的陽光，開始自邊緣焦褐，

如同兩種織物捻成一線，嘗試編出一片阻擋炙熱的保護罩，保留僅剩的濕潤。

逃離工業區的大陂塘也沒了水，嘗到陽光的泥底萌出濃淡不一的翠綠，隔離成大大小小的水坑。腐敗的魚腥成了認同的掙扎，說服著路人自己不是一片草原。

還剩大小鷺鷥在水窪間奔跑，串連起滯留池水。

媽說，等到野狗嚇跑只能飛翔的鷺鷥，剩誰在意陂塘裡還有沒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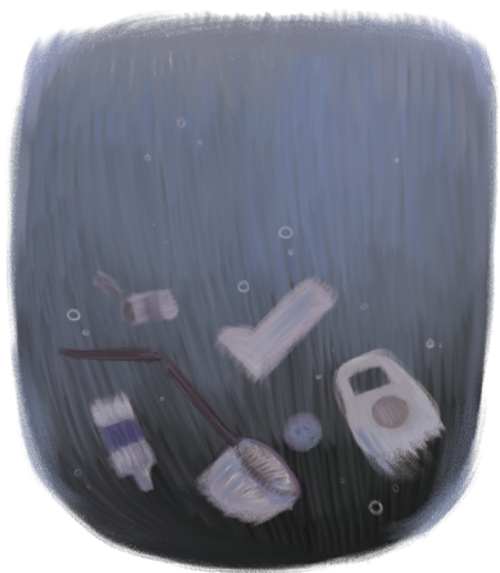
母親節那日，我和姊姊穿著青蛙裝下水，企圖把池底的淤泥刨盡。身體開始冰冷，童年的恐懼便隨著收縮的毛孔竄起。但還來不及攀上頸後，雙腳已經落地。曾經的陰影只漫過上腹，不曉得該感嘆天候還是自己的成長。

即便乾涸，池底的淤泥仍舊飽含水分與重量，不過兩勺，雙手就磨出繭來。

開挖前，我曾幻想能在池底發現過往的痕跡，斷落的漁具、空蕩的蝸牛殼、未曾謀面的手足，但隨著時間淘洗，池底把一切都染上相同的灰色，

如同未乾的水泥。除了發酵的腐臭，和不停崩落的泥濘，淤泥靜止一切，把所接觸到的抹煞乾淨。

等到灰泥乾涸，或許還有機會看見時間流逝的證據，在水的魔力褪去前，他們都只是陂塘的一部分。



爲了增加速率，我和姊姊發明精細的分工，她負責挖掘與離水，我負責負重與拋擲。不曉得過了多久，光禿禿的前院已經隆起一座泥沼的小山。看著發紅腫脹的雙手，理解爲什麼聽來簡單的工作，總能花掉大半的時間與預算。或許把屋後的農地賣光，也請不起足夠的人力手工清淤。

我還想繼續努力，越發鬆軟的池底卻掐住腳掌，我的右腿微微發麻。即便換了位置，相同的質地也無法改善。陂塘已經洞悉了我的體積和重量，準備將我吞噬。

「還是我們等池底乾了，再用怪手挖啊？」

「陂塘如果乾了，我們只剩樹皮能吃了吧？」

直到起身，才知道自己不過勞動了一個半小時，挖起的淤泥連當後院的肥分都不夠。但汗水與池水已經在靴底交融，鼻息間都有股爛泥的灰色。不曉得是不是心理作用，映著陽光的泥塊隱約間還有紅棕色的細絲穿梭，兩人都覺得生殖器逐漸發癢。

回到宿舍幾周後，媽打了電話過來，告訴我雨水隨著疫情來了，曾經的勞動成果立刻被填平，要我們以後別再白費力氣，卻又聊起盈滿深邃的陂塘。

「不要丟掉我的青蛙裝喔。」掛上電話前，我對著手機大喊。
下個雨季前，我要再為陂塘清一次淤。

散文 優選

酸甜之味

夏意淳

清明過後，季節越過雨紛紛，直接來到盛夏。日正當中，白花花的陽光無限膨脹，熱氣湧動，幾乎融化了妳手握的傘把，妳匆匆行過菜市場，發現路邊擺著兩大簍黑透的桑葚，一個老人蹲在桑葚旁邊，對豔陽安之若素，手指間靜靜地含著一根沒有點燃的香菸。

老人並沒有要招攬生意，妳停下來望著紫黑的桑葚，口腔瞬時感到一陣濕潤，隨著味覺的忽然甦醒，妳腦海中的記憶漸次湧現……。

那些滿載酸甜耳語的午後，是妳一生最無憂的時光。

因為父母都在上班，妳自小就被託在隔壁的叔叔叔婆家，他們小孩都在外地，清閒地開著一家小雜貨店。在妳記憶中，兩位老人家總在鬥嘴，店裡傳接的言語彷彿是不時盪漾的海洋，滾動出日常的圖紋，或顯或微，妳的日月遂從那親密的波浪中慢慢浮現。

叔公喜歡說話，若照母親的說法，叔公說的話多帶點不正經的發語詞和浮誇的形容詞，母親特別叮嚀妳不要亂學。

但妳喜歡聽叔公說話，總感覺那些話的字眼特別鏗鏘有神，乾淨爽脆，像黑色鑲金的浮雕，有美麗的聲氣，雖然妳其實不諳客語。

叔婆常要叔公放低聲些，但叔公很沒有耐心，若叔婆多勸幾句，他就馬上頂回去。

「搥死人！」

叔婆自然不甘示弱，馬上還以顏色。但偶爾真心動了氣，叔婆低頭懶得再說，空氣裡瀰漫著安靜的警告，叔公馬上就弱了氣勢，訕訕然開始在店裡擦東擦西，一邊窺探著叔婆的臉色，是無聲的討好。

妳念大班時，爸媽比妳早出門，每天都是叔公騎腳踏車接送妳上下學。叔公沿路都會不停說話，他會叫妳看著天空，說媽祖婆都在看妳，去學校要乖才好。

妳坐在腳踏車橫桿上，兩隻小腿晃悠悠的，叔公下巴的鬍鬚觸得妳的髮飾一撥一撥地動，早晨空氣甜香，妳順著叔公的手勢抬眼上望，陽光尚

淡，偶有風起，天空的白雲與金光線交錯顫動，那裡面應真的有媽祖婆婆端坐其中吧，妳常這樣信著。

某日，幼兒園裡較大的男生搶過妳手中的娃娃，隨即一把朝天丟到樹上，布娃娃懸在樹枝上，無論是大力搖晃，或是拿掃把戳弄，布娃娃始終沒有掉下來。突然一陣強風吹過，樹枝刺進去娃娃的手腳，毛線前端開始綻開，毛線屑一絲絲往下掉。妳忍不住哭了，老師匆匆忙忙跑過來抓著手安撫妳，要妳別哭。

妳不知哪來的氣，用力甩開老師的手：「攆死人！」

那天叔公來接妳時，聽完老師的描述，他臉一陣青一陣白地賠不是。回去的路上兩人都沒說話，快到家的時候，叔公要妳以後要乖，不要亂講話。

那之後，叔公在妳面前講話措詞變得小心翼翼，但只要遇到叔婆又故態復萌。

雜貨店在市場附近，走進店裡，鹹香味撲鼻而來，丁香、蝦仁、鹹魚一字排開，還有瓶瓶罐罐自製的醬菜和菜乾，在店門口無聲攬客。午前十

分，客人紛紛上門找問需要的東西，叔公站在櫃檯裡，一刻也不得閒，說話也特別大聲，亦不忘與熟客互損兩句。

自小在這樣的空間長大，妳自然不喜歡安靜。在熙熙攘攘市場人聲之中，摻雜著鄰居下廚爆香的聲音，煎荷包蛋的香氣，孩子們在巷弄間奔跑的聲音，賣麵的大力沖洗碗筷的聲音，那些水漬與沙拉脫的氣味，隨日光規律的聲響像是日常的提醒，隨著時間的推移，忽遠忽近，讓妳感覺特別安心。

雖然雜貨店在菜市場，但一到了下午，店裡就安靜了。

你們祖孫都喜歡看下午第四台的布袋戲，每日同一時間，布袋戲上輪轉搬演忠孝節義，鑼鈸絃鼓慷慨喧天，文雅的口白流蕩在正氣凜凜的江湖，只有黑白兩道，簡單直接，主題歌曲總是女人在唱，鼻音的濃濃的悲歌，徐徐沁潤而出，有點忿忿的無奈。

布袋戲裡那個光頭話嘮的怪老子能言善辯意見最多，妳覺得叔公就像怪老子。老是惹叔婆生氣的叔公，到底是黑道還是白道？有時妳不禁會想。這樣有趣的無聊口語織就的零碎片斷一一連綴成妳的童年時光。

有時候生意清淡，叔公會暫時關店，到後院去晒菜乾，蘿蔔乾、豆仔乾、瓠仔乾，各種都晒一點。叔婆則照顧那些甕裡的醬菜，等妳會寫字了，便幫她在上面寫上日期的標籤，有的要醃幾個月，有的要一年，若是叔公特意藏的老菜脯，可能要存到妳嫁人喔——叔婆這樣說。

能在客家小鎮賣醬菜乾，靠得是細節與手藝。

做事的時候叔公話最少，好像手在忙，言語的力道便被無聲稀釋，你們三人各自忙著。妳偶爾太累耍賴，逕自躺在老藤椅，抬頭直直看著天空。仰著頭的時候，天變得很低很低，眼球和天空之間甚至沒有距離，天空似乎變成了平面，感覺天空進到眼底，或者是妳待在天空裡，有種互相屬於的意味，滿院濃濃的鹽味輕飄飄地讓妳頭暈。

有時叔婆會叨叨複習起醬菜的行事曆，何時要再做些醬冬瓜，何時要開始晒蘿蔔乾。這時叔公都是安靜的，任憑叔婆細細交代季節的行事曆，那是用醬菜乾織張起來的季節，在叔公叔婆這兩位老人的腦海中，醬香濃鹹，是生活真正的依循。有時下午妳餓了，叔婆會舀一碗冷稀飯配上一小塊自釀的豆腐乳，妳用湯匙攪拌後慢慢吃，滿嘴的鹹甜米香，是簡白有味的下午。

若醬菜是生活的主線，是賴以為生的鹹香濃郁。那麼桑葚果醬便是生活裡細碎的甜，專屬於家人。

雜貨店是長條型的房子，屋後有個後院，除了晒菜的空地，右邊有幾叢桂花幽幽吐露芬芳，像發香的絲線瀰漫空氣中，依序四時，滿園子的花果發香到甜膩軟爛，叔公最寶貝的是那三棵桑樹。春時桑葚花蕊謝去，果實逐漸膨大，初結是綠色，然後成白色成紅色，熟後為紫紅或紫黑，點點酸，清清甜，曼妙的層次。



當天氣悄悄滲進輕微的暑氣，清明之後，便是吃桑葚的時節。叔公對桑葚有一種超乎想像的熱愛，常領著妳在那幾棵桑葚樹下採果吃，兩人十個指尖在樹叢間穿梭，像公雞啄米，連洗都沒洗，吃得嘴角周圍烏黑一圈，是兩代人味覺上偏執的熱切，迷戀那一點酸甜。

叔婆說沒洗就吃，小孩腸胃會受不了，叔公馬上隨口說毋怕啦，你們兩人滿嘴滿手的黑，妳覺有趣，也老氣橫秋用任性口氣說——毋怕啦。叔婆火氣一上來，衝過來一把將妳抱進去廚房洗澡。

雖然類似爭執，每年都會有，但吃不完的桑葚，叔婆還是會煮成果醬冰進冰箱，讓叔公整個夏天都有得吃。

摘桑葚很麻煩，因為是細碎的工。

密匝匝的紫紅果實總引來各種鳥類的爭食。天剛亮，綠繡眼、麻雀在幾尺高的桑樹上跳上跳下，鳥鳴啾啾，也是風景。纍纍果實像瀑布般爆發，來不及摘的黑熟桑葚，一搖動枝桠就掉到土裡。你們三人環著三棵滿枝嫣紅發紫的桑葚樹，或高或低使勁摘盡，妳個頭小，拿著小竹竿敲打枝條，叔婆擺了一個篩子在枝條下方承接掉落的熟果，妳錯亂的打勢，可憐那被敲落的熟果到處噴灑，最後落土的多。

滿籃的桑葚清洗好，加入糖與檸檬汁醃一晚出水，小火熬煮，那些表面毛毛的什麼都不見了，只剩下甜。

當時雜貨店尚未有冷氣，午後，妳與叔公會在後院小水池泡腳，一邊吃著冰過的果醬。嗜甜的妳，一匙一匙吃下果醬在溫度中變化的祕密，新鮮樸美，回味綿長，是夏天的味道。

天光從明亮到黃昏，金黃橘紅褐棕，各色斑駁，坐在古舊的木凳上，池水清涼，剛剛為樹澆過水，空氣中充滿豐潤的綠藻清香，身邊已經散盡果實的桑樹上，豐茂繁密的桑葉在風中肆意舒展搖曳，擦出鬆柔的沙沙聲，陽光穿過層層疊疊的葉子，投下點點的斑影，在這後院裡，生活是一條靜靜長河，慢慢流淌。水動風涼夏日長，每一口果醬都飽含祖孫生活的甜美悠然，和一點淺淺的舒意。

上國中後，妳便較少到雜貨店去，但每年桑葚季節時的假日，妳會去幫忙摘桑葚製果醬。叔公叔婆依舊愛鬥嘴，彷彿是呼應盛夏的燥熱與假期的放鬆，那些毫無重點的對話，恰好流洩出假日中無所事事的懶散，讓妳覺得特別舒心。

懂事後妳才懂：那些看似輕薄的言語其實是再尋常不過的生活摺痕，是鬧也不是鬧，是一種世故的自娛娛人。在酷暑之中，那些冷諷熱嘲的對話，是悶熱空氣裡鮮明的句讀，為平淡的生活增添話趣。因為是家人，所以可以誠實吐槽，帶氣回嘴，一來一往拉扯出黏稠的蜜意，那獨特的言語指紋裡藏著只有親人才能理解的親暱，至親如妳，自然亦能接收到當中綿長的，細密的甜意。

有次妳去店裡，叔公叔婆兩人正在聊天，妳腳步輕悄地突然出現嚇了兩人一跳。

「攏——」叔公正要對叔婆發作，看到妳走進來，後語戛然而止，但一時語塞，因為失了發語詞，那擠在後面的字串出不來，彷彿塞在隧道口的車陣之中，停頓空白的瞬間，失了速度。叔公臉上扭曲尷尬，甚是可愛。妳念高中時的夏天，叔婆動手術住院十多天，因為藥物過敏，過程不是很順利，有一度病情緊張。他們的孩子都不在身邊，叔公的照顧鉅細靡遺，小至餵食，量溫，紀錄，大至替叔婆擦去滲出的血水，動作小心輕柔，深怕弄痛叔婆。

有一天父親叫叔公回家去休息，換他請假照顧。

爲了怕老人家跌倒出事，那時段考在即的妳，被母親喚去雜貨店陪叔公。夜裡妳在廚房用功，突聽到啜泣的聲音，仔細聽，是從叔公房間傳來的，妳站起來走到客廳，那細細碎碎的聲音又沒有了。妳輕聲喚了叔公，叔公回說沒事快去睡。妳回到書堆裡繼續埋頭，餐桌旁的窗戶正對著院子的桑葢樹，那年結的桑葢，因爲叔婆的手術，眾人無心摘採，桑葢因過熟而墜散，落果紛紛，漫成一張紅黑紫的毯罩住泥土，在夜裡黑得更深，或因忐忑，或因眷戀，妳與叔公兩人皆一夜未眠。

彷彿是某種神諭的轉折，叔婆順利出院後，叔公對叔婆說話開始輕聲細語起來，許是老年對時間的警戒與珍惜，褪下荒謬刻薄的話語，叔公真實本色的沉靜漸漸浮現。長大後，妳總是蜻蜓點水的暫留，妳覺得叔公與妳小時的印象差很多，那沉靜讓妳覺得陌生。但父親說叔公本是嚴肅謹慎的人，只有在叔婆面前才露出調皮的一面。

妳念大學的夏天，叔公跟市場的人去日本玩，出發前吩咐妳記得幫叔婆將桑葢處理成果醬等他回來吃。

叔公剛下飛機報平安，兩人就在電話中吵了幾句，叔婆抱怨叔公漫不經心，出門時竟然忘了帶保溫瓶，叔公則說日本買一個舶來品不是更好：「攞死人！」叔婆也回頂了幾句浪費之類的話，然後兩人賭氣各自掛了電話。

完全沒有徵兆，那天晚上，叔公在北海道的溫泉水裡心肌梗塞猝逝，走在一個眾人始料未及的瞬間，留下一個再也不甜的夏天。

意外過後，雜貨店關門。妳有時送食物去，常看見叔婆默默盯著櫥櫃中一張兩人年輕時的合影，他們那時年輕，臉上多有神采，一起凝視前方的人生，無一絲憂愁。

失了鬥嘴的伴，雖有孩子回家照顧，但叔婆的身體極速衰敗，免疫力一度非常差，嘴裡的黏膜出現許多大小不一的潰瘍，她哭說那些破洞都是報應，她不該在最後的時光仍跟叔公鬥嘴。妳心疼地說著安慰的話，但越說心越覺荒涼。

叔公那些嬉笑怒罵的話語不再，連後院的蓊鬱在四季中，都變成失聲的靜物，雜貨店裡一個黑暗的大洞安靜地裂開，再難恢復明亮。

雖然孩子們孝順，但最終，叔婆並沒有隨孩子離開。不久她重新振作，雜貨店再開始做起生意，但那些要醬要晒的菜，叔婆已經無法一人獨做。即使外面陽光仍在，但那些濃厚的鹹味只能徒留遺憾。

還好，還有桑葚醬。

隔年夏天妳與母親幫忙摘桑葚，叔婆蹣跚地在廚房移動攪拌果醬，溫熱甜稠，滋味依舊，對眾人而言，也許桑葚果醬能延遲遺忘，缺少的那一味，或許就是叔公那些言語的碎片。日後妳在生命中遇到的一些男人嘴中，有時也能聽到那障眼法似的害羞，因著叔公，妳已懂得在其中拼湊情意的樣貌。

時光沉澱，用奇異的方式收藏記憶。叔公那些可愛胡鬧的話，初聽犀利刺耳，但聽進親愛的人心裡，滿似桑葚醬般濃稠，發著珊瑚般的寶紅色，每個孔隙都填滿汁液。

粗糙且含蓄，酸澀且甜蜜，那是叔公在桑葚樹下對叔婆說的話。

散文 佳作

沙丘

李山尹

那天被自己的鞋帶絆倒，在柏油路上跌了一跤。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痛，但因應當下情境，還是在地上趴了幾秒才慢慢起身。仔細檢視，左手肘稍稍破了皮，左膝擦出一片暗紅色的傷口，周圍皮膚零星冒出紅點，血珠子從孔洞間擠了出來。傷口上沾著沙土，一時間看起來就像是沙子隨著血一起從體內流出來。

我小心翼翼地用食鹽水沖洗傷口，想到傷口不能碰水不免開始覺得麻煩，而且還有疤痕問題。父母總說我和手足都是好命的小孩，細皮嫩肉，經不起摔打。

「我們以前在鄉下哪有這麼好命。」在成長過程中，來自雲林的父母常常這麼說。

父母都是在雲林出生，但也都在兒童時期就舉家遷移到臺北縣。我沒有辦法理解他們口中的故里風貌，他們說的羊隻和土角厝，我細細聽著卻

還是覺得很模糊。崙前、下崙、下崙前、崙子頂、沙崙後、飛沙。如果在谷歌地圖上將雲林放大，細究那些地名，總覺得平原上一定分布著或大或小的沙丘，聚落就在濁水溪的揚塵之間，以沙丘為參考點命名，四湖、麥寮、崙背那一帶的聚落，彷彿都蒙著揮之不去的沙子。

父親七歲就離開雲林，爺爺奶奶帶著一大群小孩來到臺北，尋求他們冀望中的機會，擺脫貧窮的機會。從農戶到手藝人，再到生意人，家族的命運好似就這般翻轉了，在臺北落腳後，沒有人再回去那個地方，我們在樓廈之間遠離了土地，與它再也沒有任何關聯。我在臺北出生，是在爐火邊長大的孩子，日日聽著煎蛋滋滋作響、吐司從烤吐司機裡一躍而出的彈簧聲，我平常就在一團混亂中，坐在店裡最後一張桌子寫作業。市場嘈雜，客人喧鬧，一年又一年過去。黏膩的油煙濃稠地卡在空氣裡，盛夏時總覺得難以呼吸，汗水都滯留在皮膚上，這些氣味即使離開店裡也彷彿凝固在髮絲之間，揮之不去。小孩尖叫哭鬧，電話永遠響個不停，客人塞滿走道，作為生意人，對於這一切充滿感恩，但也同時感到疲累急躁，脾氣伴隨著氣不斷沸騰。父母在抱怨店務的時候，總是用一種奇怪的語言。那是只屬

於他們的，其他人都無法使用的語言，家裡的三個孩子都沒有承繼它。那個語言可以屏蔽很多好奇的耳朵，就算周圍站滿了客人也沒關係，父母可以輕鬆大方地在客人面前抱怨所有的複雜客製化餐點，該死的巧克力草莓肉鬆蛋吐司。曾經有客人忍不住詢問他們到底都在講些什麼，不是閩南語，似客語而非客語。父母說，那種語言只有某個地區的雲林人才會使用，來自濁水溪旁的鄉鎮。像是某種與土地不可言說的、無形而緊密的糾纏，即使那塊土地已經退得好遠好遠了，地圖上的一個陌生的點、老人六十年前的童年，可是它的痕跡仍然在我的生活中反覆以各種型態出現。

父親很少提起家鄉的事情，一方面大概也是因為孩子們長了年歲，對於老人緬懷過往的絮絮叨叨根本沒有多少耐心。在某些節日，桌上滿滿菜餚的節慶，我們有了更充分的原因留在餐桌邊，父親才有興致數算那些根本沒有人懂的鄉愁。

那些鄉愁，從遙遠的記憶深處徐緩吹來，帶著河海的氣息、沙粒輕輕碰撞的聲響，古老的場景都覆蓋著一層沙，細小粗糙，濁水溪的沙。父親的故事裡有花生和稻米，有土地溫暖粗糙的質地，所有的故事都從田地和泥

土開始。沒有田地的農戶有多窮困呢？是收成割稻當日，會有債主前來將稻米都載走的那種程度。長輩們珍而重之地供奉在櫃子內，那個小小的糖罐，是當年孩子們對於「寬裕」的想像及美好信仰，在父親的味蕾上，難得可以摻些少少糖粒的米湯，甜蜜奢侈又苦澀。

灰濛濛的記憶裡，牆角邊，小男孩的眼睛倒映著傳奇武術家的身影，鬚髮盡白的老人一伸展就能瞬間移動數公尺，那個拳那個腿那樣的身法，父親說到這裡總是興致勃勃。

「你們的外曾祖父也是武術家，他當年在村裡非常有威望，你們的奶奶也學了一點武術。」

「難怪小時候被你打那麼痛，原來是家學淵源。」我隨口敷衍。

西螺七崁武藝究竟真的如此神奇，還是穿過數十載光陰的記憶錯亂，我們早已不得而知了。家裡小孩嚴重都市化，個個不擅長運動，騎腳踏車能摔得滿腿瘀青，走平地可以被自己絆倒，誰能相信自己是傳奇武術家的後代？至於更古老的事情，在數代長輩間流傳的口述歷史，祖輩爲了躲避日本徵兵，在雲林沿海一路逃竄的故事，如今聽來更像是鄉野傳奇。

那些歷史太遙遠了，被洪流輕易淹沒的小人物們，被大時代任意碾碎的苦澀悲歡，我的日子是如此平靜安穩，這些都應該與我無干，對我也幾乎無法構成任何意義。

逃到飛沙村的祖先，來自崙背鄉的父親，出身二崙鄉的母親，在臺北長大的孩子。

枝葉斷開根系，自行落地生根，路途遙遠、故舊凋零，家鄉早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地方還能叫家鄉嗎？

父母總是在爐火邊工作，每一天，粗糙乾裂的掌心，後頸和衣服反覆汗溼風乾，日日刷洗乾淨的鍋碗瓢盆總是在隔天又油膩不堪。到了夏季，爐火蒸騰的熱氣格外折磨人，幼年時我總是找遍理由逃出店裡。那時候我很喜歡跟爸爸去銀行，我喜歡銀行的鈔票味道，喜歡坐在光潔的塑膠椅上晃著腳等待叫號，等越久越好。

我一直記得那個場景。父親一身油膩、滿頭大汗，牽著我走過長長的騎樓，在銀行前把汗盡量擦乾，把或多或少沾著些油汙的褲管袖口仔細反

摺藏好，在等待叫號的時候，一邊告訴我：「你看，像他們那樣坐著吹冷氣，很舒服吧？所以你要好好讀書啊。」

一直以來，「長大不要做會流汗的工作」成為我在求學階段最常聽到的叮嚀，當年我對每個分數斤斤計較，所為的就是為了未來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可以把環境溫度列為主要考量的因素之一。我不懂他們對於避免流汗的執著，但我確實完美地達成了父母的期望——關於工作環境的溫度，最困擾的只有冷氣太強這件事。可是我是這個社會馴化不完全的產物，令人反感的囉唆螺絲釘，依照軌道運轉，卻在溫順依循的同時，心裡懷揣著太多多餘的提問。每天做著人們眼裡有保障的工作，鎮日關在冷漠封閉的白色巨塔，冷氣冷到讓人難受，其實最大的滿足只是餓不死而已。

人心苦不足。我是如此貪婪嗎？我知道自己有所缺憾，可是我甚至不知道一無所缺的自己，究竟對什麼感到遺憾。

有一次雲林因為某條新聞而登上版面，那時候主管隨口一問：「你們覺得雲林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同事們嘻嘻哈哈笑著說，雲林是一個什

麼都沒有的地方，連旅遊景點都沒幾個，整個雲林大概只剩下劍湖山樂園可取。

人群裡，我把一小包糖整包倒進紅茶裡，笑著附和：「雲林什麼都沒有吧，我也沒有去過。」

多小的一個場景，生活中毫無分量的對話，令人生厭的逢場作戲。可是這段對話就這樣在我心裡生了根，想起來總是五味雜陳。

小時候，有一陣子電視上常常播放鑽戒廣告，那句廣告標語至今依然深植人心，當年我一直不明白鑽石很貴的原因，鑽石也是石頭的一種，究竟為什麼價格跟其他石頭不一樣？為什麼可以永流傳？真的是永遠嗎？鑽石真的比沙子石頭好嗎？如果現在開始我們都認為沙子是珍貴的，那沙子是不是也會變得很貴？那時候，這些問題，我問遍周圍的大人，卻從來沒得到答案。

二十幾年過了，我自己也長成當年的大人，類似的那些問題，我問遍世界，我一樣沒有答案。

某一個潮濕的連假，我在南投山間漫遊。那幾天大半個臺灣都蓋著雲層，時輕時重的雨絲覆蓋著南投的山林，覆在濁水溪上游的溪谷，落在兩岸的玉米和番茄上。這樣的天氣，在山裡做什麼都不太適合。我打開氣象預報，想移動到一個沒有雨的地方。雷達回波圖的各色色塊在臺灣上空游移，只露出一小塊沿海土地，預報也顯示雲林靠海的幾個鄉鎮天氣晴朗。我有些遲疑，我沒有做任何準備，對雲林景點毫無概念，連落腳之處都不見得找得到，何況雲林是父母的家鄉，並不是我的，我沒有思鄉之情，對他們口中的根源，我又能理解多少呢？在我理想中的雲林尋訪，應該要先做好非常充分的資料考古，熟讀地方志後對當地歷史了然於胸，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因為雨太大不知道要去哪裡，啊剛好雲林放晴。

夜裡，山裡，雨聲連綿不絕，細細密密填滿我每一次呼吸間的時間空隙，像眼前的夜色一般，無處不在，沉甸甸的，壓迫著我的呼吸。在這樣使人些微鬱悶的天氣裡，我太想念開闊的晴空了。

隔天起了大早，我沿著濁水溪的路徑，經過魚池、水里、集集、竹山，一路向西。越過縣界，穿過雷雨，我朝著溪流的下游前進。車子駛入崙背鄉不久，終於甩脫那些潮濕的雲朵，厚實陰暗的灰色雲堡在我身後不斷堆積，眼前的雲朵卻微微透光，遠處的天空透著柔和的嬰兒藍。阿勒勒垂掛滿樹的金黃色花串，在陽光的折射下閃閃發光，我眯著眼望向遙遠的道路盡頭，一時之間，道路彷彿被金色的、甜甜的雨擁抱著，在風吹來的時候，能聽到鈴鐺搖晃那樣清脆的聲音。

崙背市區比預期的熱鬧許多，六十年可以讓一個小男孩成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翁，我難以想像對一塊土地的改變可能會大到什麼程度。我在崙背市區吃了午餐，我拍下照片傳給父親，問他有沒有吃過這間肉圓，父親說當年怎麼可能有錢吃肉圓。父親平常不常用手機，打字速度也很慢，但此時對話視窗另一端的父親，快速殷切地看著我那些毫無拍攝技巧的照片——國小、街道、菜市場。我又問了父親當年故居的所在位置，父親很快地打下一串包含了很多「崙」的地址，又加了一句「不要找了，孩子，那裡沒有東西了」。

汽車導航確實找不到父親說的地址，地圖搜尋到的定位只是一條柏油路。在崙前村目光所及，一碧萬頃。我在田間小路之間來回巡了幾趟，檢視了幾個頹敗老磚牆，仔細看了旁邊宮廟落成的時間點，才真的確定了。

我再怎麼仔細搜尋，都沒有辦法找到任何一點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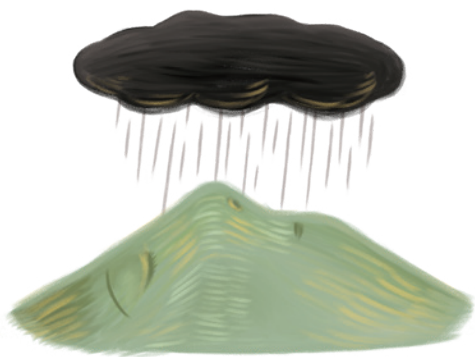
這裡真的沒有東西了。

烈日晒得我頭昏腦脹，我躲回車子上，回頭往二崙鄉前進。母親口中的二崙仔、回來厝，在地圖上是現今的來惠村。下午時分，日頭晒得人皮膚發疼，村子裡幾乎沒有行人，村口「歡迎光臨來惠詔安客家庄」幾個斗大的字和刻著「回頭屋」的石頭安靜矗立，我走進安靜的、小小的農村。月眉池池水閃閃發光，幾隻鰲探出頭，正晒著太陽。我仔細看了告示牌，原來這裡在1950年代的養豬量為全國之冠，所以現在村莊裡各個角落都有小豬的元素和雕塑。我傳訊息問母親以前有沒有養過豬，母親說鄉下本來就到處都是豬。蚊子狠狠咬齧著我的皮膚，我沿著樹蔭緩緩前進，巷弄裡，圍牆上，細細地描繪了詔安客家人的生活，插秧耕耘，桐花與開口獅，隨著我的步伐，一幅質樸溫柔的古老畫卷正慢慢展開，我在巷弄拐彎之間，

終於抓到了詔安客家的一點點影子。安靜的烈日是這麼滾燙，我的汗水從每個毛孔不停冒出來，沿著脖子流下，浸濕了衣服的前襟。我沒有辦法想像彼時，竟都是在這樣的太陽底下，彎著腰插秧，日日耕耘開墾，而武術的興旺來自於開墾初期防患盜賊，在農餘時候不斷勤練，而後終帶來了七崁武術的興旺。他們有時間休息嗎？在這樣的日頭下流著汗，究竟是怎麼忍受的呢？這是來自濁水溪的塵沙之間，不怕日晒無畏風雨，既堅強又勇敢的血緣，可是為什麼我已經不像擁有這個血緣的人了？

我把手機架在車窗邊，開啓錄影模式，沿著來惠村的小路慢慢繞了一圈。我想讓母親仔細看看，你看，這是你的家鄉來惠村。你看看還留在家鄉的人們，他們把這邊照顧得很好很好，你所知道的一切沒有消逝，而且村民們以此為榮，我也非常喜歡這裡。我喜歡每戶門口色彩鮮豔的開口獅造型門牌，喜歡寫在圍牆上的詔安客語，喜歡矮矮的紅磚牆，喜歡在小巷間尋找各種小豬元素，喜歡在微風中輕輕搖擺的稻田。

紅磚房、黑屋瓦，老三合院尚未頹圯，一個老奶奶仍坐在門口，手上抓著一把扇子，正歪著頭打盹。



雜草叢生的一間灰色矮房前，矮矮的水泥牆上寫著「番薯落泥毋驚涵，只求枝葉代代炭」。

這一切，我都很喜歡。

日頭悄悄向下移了一些，我繼續向西，直到海邊。落日金光燦然，正一路往海平面不停下墜，強勁的風吹來的時候，隱隱感覺到沙粒輕輕打在臉上。背著光的一切景色都成為模糊的剪影，下陷的老磚房在時光裡不停風化，魚塭星羅棋布，細緻精巧的蚵架整齊排列在海面上，馬鞍藤蔓過沙地，濱刺麥在風裡滾來滾去。

我一邊看著落日，一邊慢慢爬上沙丘。

其實我也是沙的孩子啊。

散文 佳作

她們在廚房裡跳華爾滋

我現在花蓮的住家是我還沒出生前就蓋好的，民國68年砌的老房子，不大也不小，就剛剛好一家七口住。家裡的廚房在客廳的後面，大約有四坪寬，曾經歷了1.0和2.0兩個版本。1.0的廚房格局大概是炊檯、水槽、大灶、水桶、櫥櫃、冰箱以及飲水區。磚砌的水泥檯面，貼有小白磁磚，磚檯下有個拉門櫥櫃。水槽、備料區、炊檯和放瓦斯桶的門櫥檯面，是花色的馬卡龍磁磚，每一面都是一幅美麗



徐筠茹

的風景。牆面上有幾塊小白磁磚印著花鳥圖和水果圖，有鳳梨、葡萄、蘋果、薔薇、朱槿、藍色玫瑰，四塊瓷磚大的牡丹與菊花和一朵酒紅玫瑰，題著「花開富貴」四個字，另有一隻朱鸛在水槽的右上方。廚房左右兩邊的牆面各有一道門，一個通往阿公阿婆的澡間，一個通往柴燒熱水爐的柴火區和晒衣場。

水槽的上方嵌了一個木櫃，上下兩格擺著瓶瓶罐罐的調味料，和一些粉類的食材，最右邊的格子放了長條狀的廚具，像是菜刨、篩子、超長筷子等等。木櫃的邊邊被我們釘了好多釘子，最下緣的釘子綁了鐵絲，是專門用來掛湯勺的地方，左邊勾著筷子的家，自然傾斜讓水可以滴流進水槽，還有蒐集橡皮筋的掛鉤，小小的木櫃被我們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浪費任何一寸空間。木櫃旁邊有一排刀架，插滿了大小菜刀，還有一個S型長鉤是拿來掛砧板用的。我記得小小的水槽，連排水口也很小，每次洗碗盤都要時不時清除卡在洞口的殘渣，好讓水可以排走，阿婆有時會用鐵絲絨刷洗水槽，久而久之黏貼花色磁磚的紅毛土也被洗掉了，阿公就用新的紅毛土把它補起來，一次又一次掉，一次又一次地補。

右邊的牆面躺了一個大灶頭，灶頭的立面也是小白磁磚砌成，檯面則爲土紅色磁磚，灶頭上有兩個洞，一大一小，可以一邊炊食物一邊煮水，灶頭通常只有在節日之時才會開張，平常被堆放了閒置的鍋碗瓢盆，隱身在廚房的一角。灶頭的旁邊有的大窗，每當清晨陽光灑落，彷彿得以看到灶神在伸懶腰，可惜我們家就剛好沒拜灶神，阿婆說只要開始拜了就要一直拜下去，不能斷，怕麻煩乾脆不拜，但我仍相信灶神的存在，才能在年節裡生龍活虎地吐著熱氣炊熟各式米食。

轉身後方有一個傳統的菜櫥，聽阿婆說，以前沒有冰箱的年代，菜櫥就是冰箱，東西沒有吃完就暫放在裡面，菜櫥的門有綠色紗網，是爲了透氣和防止蟑螂螞蟻跑進去偷吃食物，現在老菜櫥則變成收納碗盤的空間，菜櫥下方有三個抽屜層，抽屜裡放的東西很雜，抽屜下方有個拉門的櫃子收著比較大型的餐盤，菜櫥的最上層還有一個收納空間，放著各式備用的調味料，小時候最喜歡踩上凳子偷拿放在裡面的粗冰糖當糖來吃，那個小櫥櫃，充滿了我兒時甜蜜的回憶。

伴著老菜櫥的是一個辦公室的鐵櫃，是從爸爸公司淘汰而來的家具，裡面當然也是放滿了各種廚房鍋具，這裡就不多贅述，總之廚房裡有很多東西，像阿婆長年醃漬的老菜脯、鹹菜、豆乾、蒲瓜乾、高麗菜乾只有她知道東西放在哪裡，找東西問阿婆就對了。所有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被有秩序地放置在這四坪大的空間裡，這裡所有的大小物她都瞭若指掌，有時覺得廚房就是阿婆的延伸。

有記憶以來，阿婆常常待在廚房忙著，有人來「過家時」，阿婆八九不離十在廚房，有電話打來找阿婆，拿著無線話筒衝去廚房找阿婆就對了。小時候一放學回家，書包丟下就是跑去廚房找阿婆討吃的，她總是在廚房忙著。阿婆日復一日周旋在廚房的飲食工作，烹飪的不只是三餐，她攔截家人的飢餓，守護家人的健康，以及控管家裡的伙食開銷，要怎麼吃得飽、吃健康又花得剛剛好。天光就出門忙田事，除草種菜、養雞撿蛋，挑菜、洗菜、備料、煮飯，再善後每頓餐食的殘餘與油膩，還給廚房一個乾淨，迎接隔日的一日三餐。阿婆在廚房跳著歲月的華爾滋，她轉身，春夏又過

註：1. 過家：客語，到別人家裡閒坐、閒聊。

秋冬，她轉身，天光到暗晡夜。她轉身，在時間裡，在歲月裡，在柴米油鹽醬醋茶裡。

一遇到酬神拜拜的日子，客家人一定是要準備大雞，這時阿婆就會比平常更忙，忙著殺雞煮雞，準備供品，尤其到了過年，從除夕到初三天天都有拜拜的事情，一次要殺好幾隻的雞，閒不得，累死自己，也累死家人，作為媳婦的媽媽必然是婆婆的助手，雖然我們小孩也會被叫去幫忙，但說真的，能做的事情有限，廚房裡容不下太多人，有時礙手礙腳還會被罵，因此我們學會了應對進退，大人喊你時就要立刻出現，沒事就不要待在旁邊擋路。指揮官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準沒錯，看久了自然也會知道該怎麼做，該怎麼配合跳著她們的華爾滋。

2012年冬天，我們家決定重新裝潢廚房，廚房2.0問世，大灶頭被拿掉，小白瓷磚被蓋起來，水泥磚檯被打掉，老菜櫥被搬到倉庫繼續存放著只有阿婆知道的東西，換成現代的系統櫥櫃。

2.0的廚房流理臺變大了，備料區也變得無比地寬敞，瓦斯爐檯也平面化，更多的是收納，不管是腰以下的抽屜櫃還是頭以上的開門櫃，可以收復廚房各式用品，有這麼多餘裕，阿婆可以不用擔心東西太多放不下。

但老人家的身體還是活在一〇的廚房，對於二〇廚房適應得比較慢，常常忘了東西收到哪裡，這邊找那邊翻，真傷腦筋，過去的慣性還來不及重新校對，在這個四坪大廚房轉圈圈。

二〇的廚房也多了一些電子產品，像是豆漿機、調理機、壓力鍋等等，這些科技物對於老人家來說有些抗拒，因為要學習新事物真的會累死他們，或者怕用壞，還不如用自己最習慣的方式比較快。取代大灶頭的是移動式的快速爐，平常放在倉庫，要用時才會搬出來，因此少了年節才會聞到的柴火味，阿婆依然堅守著她的美麗華爾在二〇的廚房繼續轉啊轉。

到了我上大學，廚房裡主要還是阿婆在忙進忙出，我常常覺得阿婆不是在廚房就是正在往廚房的路上，要不就是在菜園裡，阿婆日常身影與移動路徑不超過以廚房為核心的方圓一百公尺，她的一生都在這個圓裡跳著華爾滋，直到膝蓋不再靈活，走路開始要撐拐杖，才漸漸不進廚房，接棒的當然是我媽。我媽是國中老師，六年前退休了，理當可以好好享受她的退休人生，做她想做的事，卻被責任心逼著她要接著婆婆的舞步，繼續在廚房跳她的華爾滋。

我媽本來就很會煮，但一山容不了二虎，廚房只能有一個大廚，只能有一個人跳 solo。對阿婆來說，廚房是她能支配的空間，她有能力掌握家人的胃那就是支配的權力，但我媽也不是甘於傳統的女性，她有她的想法，也想跳出屬於自己的舞步，雖然我吃慣了阿婆的味道，畢竟被阿婆養了二十多年的胃口，那是存檔的記憶，但我也很愛我媽媽煮的飯，我媽有點介於傳統和創新之間，對我來說，不同於過去的味道就是創新，雖然我媽還是有傳習一些婆婆的手藝，但我覺得阿婆和媽媽的味道各有千秋。

自從媽媽接手廚房的「煮角」，阿婆身體上是退休了，但心裡層面上還沒退，偶而還是會叨叨念念，我一方面疼惜做媳婦的媽媽，要遵循客家人的傳統舞步，一方面又疼惜一生奉獻給家庭的阿婆，在廚房裡跳近六十年的華爾滋，她用家庭料理激昂高歌，家務勞動的束縛已成慣習，她在廚房跳得自在，直到身體跳不動了，也要藉食物繼續出聲。我無奈不能幫媽媽說點話，能幫忙做多少算多少，阿婆唸／念的是過去，我媽跳的是現在和未來，忙碌的職業婦女除了顧家、顧工作還要學跳婆婆的華爾滋。

我一直到了去外地念書後也開始正式下廚，喜歡一個人恣意揮灑的廚房，讀取存檔的家庭味蕾，模仿著媽媽們廚房裡的華爾滋，依樣畫葫蘆的煮飯，有時不知道怎麼煮，一通電話開啓外掛模式連線指導，但味道還是不一樣，是因為鍋子不一樣嗎？還是我舞步跳錯了？管他的，不會餓死就好。第一次租屋是家庭式的房子，有廚房，常常和室友們交手彼此媽媽們的華爾滋，自以為是地料理著三餐，群魔亂舞般的即興，也是吃得好開心。後來搬到學校宿舍，少了廚房，無法讓人大展身手，休耕式地將華爾滋的舞步限縮在個人的電煮鍋裡。嗯，我的舞步退步了。

有時候我覺得她們跳的華爾滋是美麗的，有時候我覺得她們的華爾滋是孤單的。她們總是能在廚房變出很多好吃的食物，餵飽家人的胃，撫慰我們的心，有時候又覺得這四坪大的廚房是囚禁她們的舞池，我們家很少外食，勤儉持家的媽媽，堅持三餐都要自己煮，也因為如此，一天進出廚房煮飯的時間很固定，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準備完一餐，因為等等還有誰要去工作、要去補習，要去幹嘛幹嘛，就算現在小孩都長大了在外地，家裡吃飯的時間依然沒變，她們依然在廚房跳華爾滋，踩著時間的主旋律，舞著柴米油鹽醬醋茶。

就在四年前的冬天阿公突發腦中風，從此都要人二十四小時照顧，雖然家裡有請看護，我爸媽還是盡責地一起擔負了照護者的角色。阿公中風後的第一年我還能常常週間回花蓮，想說可以幫點什麼，但回家其實幫不了什麼，我還沒有能力料理家人的三餐，所以，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帶全家出去吃飯。再來幫阿公按摩，逗他吵他，讓他保持有精神的狀態，不要因為動不了而整天想睡覺。自從阿公中風後，家裡多了一位來自爪哇島的Ani，她讓家裡的廚房多了東南亞的舞步。剛好她來的前一年我去過馬來西亞，知道一點馬來語，而馬來語跟印尼語很像，吃的東西也很像。東南亞食物口味重，尤其辛辣香料的運用更是豐富，而家裡唯一能夠吃辣的就是我，因此我跟Ani比較能在食物上變成朋友，只有我懂她的家鄉味。家裡也配合Ani的宗教信仰，變得很少吃豬肉，只有節日的時候才會看見豬肉，以往會用大骨熬湯頭，也都改用雞骨煮湯，若要吃豬肉，一定還會加上另一盤雞肉。

阿公中風後第二年後，我就比較少回家了，久久才回來一次，Ani在我們家快四年之久，因為碰上COVID-19，疫情期間都沒有回家過，甚至父

親在半年前過世都未來得及奔喪，讓我想起ㄟㄟ在廚房煮著南洋風，跳著對家鄉思念的華爾滋。我也發現自從一個人住之後，對於處理家庭的飲食工作越來越沒能力，或心有餘而力不足，家裡的小孩都在外地，ㄟㄟ姊姊反而是我媽最大的幫手，真的還好有她，這些工作對她來說輕而易舉，當我知道現在的我不可能跳著媽媽的華爾滋，因此我回家就盡量不去干預廚房事務。華爾滋的舞步有時不容許被打亂，當你要加入時，請看好她的舞步，請跟上拍子，要不然就會跳得不漂亮。自以為很懂媽媽的舞步，進到廚房結果換來的是踉蹌踢踏。對於ㄟㄟ可以配合我媽的華爾滋我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自我感到慚愧，常常覺得我到了廚房真的無用武之地，那不如少去廚房打擾她們，乖乖去讀我的書，寫我的論文，當個稱職的研究生，要煮回租屋處自己開心煮。

兩個世代的女人在廚房和時間跳華爾滋，你甘願嗎？不甘願也得做。你做得開心嗎？不開心也得做。我天真地想把媽媽抽離廚房跳的華爾滋，卻沒發現她們早已跳出最嘻哈的舞步。阿婆、媽咪，你們辛苦了。

散文 佳作

甩肉丸

陳凱琳

打開蒸籠，熱氣冉冉升騰，眼前一片氤氳白霧遮蔽視線，打開抽風機運轉片刻，才終於看清蒸籠裡的食物。

鍋裡的肉丸塌成一片。又失敗了。那已經是嘗試無數次的肉丸了，還是沒有成型。將肉泥狀的肉丸舀進碗公，打上一顆蛋，攪拌，當作鹹粥的湯底。上回失敗的肉丸是拿來壓扁，混上麵粉，煎成肉餅了；再上一回是包進青椒裡，煮成青椒鑲肉。他走進廚房，見我又白忙了一場，不禁啞然失笑。

自從阿婆離世後，用味道思念她成了我的日常。

阿婆手藝好，鄉里皆知，也一直有意識想學幾道她的拿手好菜，無奈我廚藝差；味蕾敏感，記得味道，卻復刻不出來。雖然不至於搞出弄錯鹽糖的笑話來，但每每進廚房，就是場世紀大戰，沒弄個灰頭土臉出來，還真不甘心。男友廚藝好，憑藉著我的味蕾，與我合作復刻出幾道記憶中的

美食，但唯獨對阿婆這道拿手的甩肉丸，絲毫沒有概念。我與他形容口感、味道，也上網找了類似的客家肉丸食譜，仍然少了一味。

沒道理啊。男友看著食譜，始終想不透。

後腿肉、紅蔥頭、地瓜粉，都是再平常不過的食材，真的沒道理和在一起後，會變成一場災難。

好像還要用，在手心甩，沾一些醬油和米酒。我努力回憶著幼時傍在阿婆身邊，見她甩肉丸的模樣。

阿婆說過，以前附近人家多，孩子成群，過年過節做肉丸的時候都是吆喝附近的婦女們幫忙。有時婚宴流水席的量多，總舖師也會來找幫手，一家出動一媳婦，迎接著即將嫁入客莊的新媳婦。平日裡，媳婦是自家的，但逢年過節便是整個村莊的。

我不要。聽到阿婆說學好廚藝是爲了嫁人，而女孩子嫁人後還要幫忙全村的婚喪喜慶，當下一口拒絕。阿婆說怎麼可以，女孩子家不學會跟鄰居走動，料理不好一個家。一下是一個村，一下是一個家，婚姻在我年幼的認知裡，便以麻煩的種苗落了根。

時代總會不同，阿婆說的那種一家一媳婦的盛況，在我成長階段已是屈指可數，不過流水席還是很常見的。尤其村裡初九祭天公後，初十便會開宴，幾乎是家家門戶大敞；有禾埕的便在禾埕擺桌辦宴，沒有禾埕的就在內廳裡。外嫁的女兒攜家帶眷回來，阿婆唯一的女兒也不例外。

席間，總會聽見有人討論這次總舖師的手藝如何如何，出菜速度能不能讓人大快朵頤吃得過癮。肉丸都是必出的一道菜。但作為團圓菜的下場通常是欣賞的作用比較多，吃飽喝足的眾人開始拿出塑膠袋打包，離家近的，便直接端回自家廚房分裝。

開始有外燴餐廳的總舖師負責宴席後，婦女們便不再是村莊的媳婦，而是自家的媳婦了。後來，原本每年的初十宴改成了三年一次。或許是忘了，也或許是離鄉的人漸多，能敞開擺宴的門戶逐漸式微，有些人家甚至閉門開宴，只能從門口的車輛或偶而屋內傳出的歡笑聲，來猜測那戶人家是否有開宴。

全村的喜悅，縮小成廳內的喜悅。

總舖師的巧思越來越多，舉凡圓的、甜的，都可以當作團圓菜出，不必然非得用肉丸。小孩當然喜歡，尤其出甜湯圓後加上漢堡形狀的冰，再附上粉色保麗龍讓人打包帶走，多貼心。小孩不吵不鬧，大人們也就省事，因此沒人發現宴席上開始缺席了的那道專屬於客莊的團圓菜。

亦是在多年後，我也才知道原來甩肉丸作為宴席菜餚並非尋常可見。各地肉丸不同，而需要如此費工甩打在掌心間的肉丸，卻是屏東少數客莊才有的堅持，就連出遊去過的美濃客莊、苗栗客莊也少有這般滋味。

宴席上不再成為團圓菜的肉丸，逐漸失去舞臺，被人遺忘。但阿婆還是常在年節時甩肉丸，她的理由是，除了能多道祭品外，也能消耗不少豬肉。甩好的肉丸冷凍貯藏，平日或蒸或煮湯，放上香菜木耳油蔥酥，都可以作為飯桌上的一道佳餚，吃上好幾個月。

她口中所說的一家一媳婦之景儼然已成過去。我記憶裡最多的她，都是作為一家女主人，在悶熱廚房中穿梭的身影。

捏起鍋中的肉泥，搓揉成橢圓，指尖沾上醬油，在叨絮間反覆甩打於掌心，成團後小心翼翼置放在蒸盤上，直到蒸盤整齊排滿肉丸，開火。沸

騰的水在大鼎中不斷冒泡湧出，片刻，蔥頭的香氣四溢而出，取代了廚房的溽熱。等待蒸熟的時間，再接著捏新的一批肉丸，來不及放蒸籠上的，就先排在托盤上。回頭，查看蒸籠裡的肉丸，將蒸熟的一批夾出置涼，再放上新捏好的一批。如此反覆。

我坐在椅頭仔上，視線才剛高過於桌面，盯著她來回走動的身影，一會要顧火、一會要甩肉丸，還不忘趕蒼蠅，便覺好笑。她知道我在笑她，塞了口剛起鍋的肉丸在我嘴裡，讓我安靜。燙，好吃！鹹香的酒氣又帶著甜味的肉丸讓人一吃就愛上，不等她塞，我又自己偷吃了好幾口。她發現後，氣得無奈，說要拜拜的都被我吃了，等等不夠拜怎麼辦。

阿公阿婆毋知就好。

細人仔無大無細。她念我，又塞了我一口肉丸。

雖說阿婆廚藝好，但肉丸得一顆一顆慢慢甩出來，還是需要些時間的。眼看剛煮好的被我吃了半盤，她便要我也貢獻力量。我起身，跪在椅頭仔上，探了探鍋中軟爛的肉泥，有些卻步。雖然肉泥散發酒氣和蔥頭香，但這跟一般玩泥巴的觸感不同，多了黏性和油膩。

阿婆捏起一小坨肉泥，邊動作，邊說甩肉丸很簡單，要我一定得學會。同樣是嫁人的理由。當時我的身高才剛過桌面，收碗盤還得墊腳，在那年紀裡又怎麼會懂得往後的人生，還得學更多東西。

我搖頭，表示肉軟軟爛爛的，不喜歡。

阿婆覺得好笑，說都喜歡吃了，怎麼會不喜歡做呢？接著再次示範。肉丸在她左右掌中快速甩動，又甩出一粒結實的肉丸來。

我勉強伸出手來，挖出一大坨肉。她急忙阻止，表示太多了，然後用指頭撥下一部分的肉回鍋裡，餘下的放在我掌中。我學著她的動作，發現有點難，可能是當時我的手還小，掌握不住肉丸甩出的力道和角度，飛出去了幾回。她撿起桌上被我甩出的肉，笑容慘淡。

阿婆決定分配新的工作給我，讓我用湯匙挖出固定的肉泥給她。這工作簡單。我開始與她的速度配合，她張開掌，我放下肉，可她還是會不動聲色地用手指撥下多餘的肉到鍋裡。

有幫忙就好。或許她也如此說服自己。

又過了幾年，我的身高已經高過桌面，坐在椅頭仔上時視線也能環顧整個桌面，不用再勉強平齊了。阿婆又把我叫進廚房幫忙。這次已經勉強能捏出一粒完整的肉丸，雖然甩得很僵硬，不夠結實，但一樣有她在旁邊不動聲色檢視過我捏的肉丸。因此下鍋時，保證都是「原廠出品」。

她總說要學好廚藝，才能嫁到好人家，不然出去會被人笑的。

誰會笑？我應聲。廚藝於我而言已和嫁人做媳劃上等號，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她便說女孩子一生，會有很多人睜大眼睛看著妳，妳若做得不好，人家會說是妳娘家教得不好，沒家教。又說自己的手藝也是被練出來的，一開始從閩南村嫁到客家村，總被笑是無路用的心曰。還是少女的她，在眾人的注視和檢驗中，花了半大輩子，才一點一滴淬鍊成了如今被人讚許的客家媳婦。即使現在沒了過往一家一媳婦的盛景，閉門開灶時，妳在廚房裡的一舉一動，還是會受人評分褒貶的。

所有的淬鍊，都是爲了讓自己成爲更好的媳婦。

國中起，我算是聽懂了她的耳提面命了。

可時代真的越來越不一樣。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我看見百態的家庭模式，也認知女人在家庭與事業的兩頭，如八腳章魚般忙碌的模樣被視為理所當然。同齡的友人有人嚮往婚姻而早婚，但生下孩子後夫妻不睦選擇離異；亦有人家庭事業兩全，卻不免終日泡在廚房裡，成為柴米油鹽的一員。

我與他人較不同的地方在於，交往的對象本就是善於掌廚之人，更享受研究料理，我因此不需要走入廚房，拾起曾被賦予為女人使命的鍋鏟。

或許是多年來廚藝真的不精，阿婆亦放棄了我，改將她滿口的料理經傳授給我男友。從基本的烘肉、油飯、麻油雞、圓粿……所有當年她在廚房裡一掌天下時的拿手絕活，都傾囊相授。那些時候，她似乎忘記了年幼時與我說的，男人不入廚房，女人必須入廚房的堅持。

資訊越來越快速，在鄉村裡能見的男廚師不再只是總舖師，還有節目中各式各樣的型男主廚。好一陣子，阿婆也愛看類似的美食節目，跟著異國料理回味著過去傳統大家庭、大伙房、全村動員時期的生活食糧。如今，能選擇的料理變多了，宴席彷彿成為特色美食的拚場戰區；宴席的理由，也從大眾的喜悅，變成私人的喜悅。如當年初十宴中逐漸緊閉的門戶。

我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改變已成必然，但必然之後，該如何做一個自我成全的人？

如今，村裡好些年沒辦初十宴。也不知是自己錯過了上一回初十宴而不自知，還是初十宴已經默默取消。那道專屬的團圓菜也幾乎要銷聲匿跡，不被想起；傳統市場、三牲禮盒中都未曾有過它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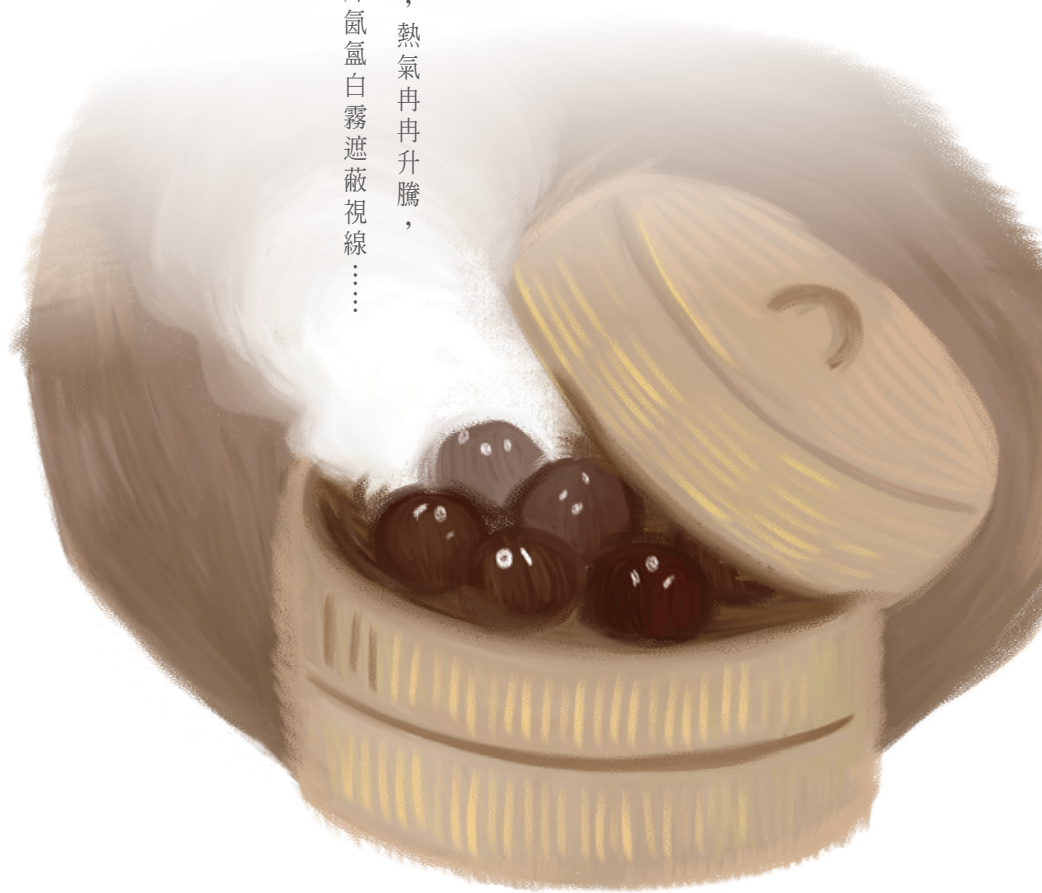
阿婆爲什麼沒教男友怎麼做肉丸呢？我曾糾結很久。是肉丸太簡單，沒什麼特殊功夫；還是現在祭品多樣，豬肉不再稀有；還是，阿婆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忘了總是被人打包回家的團圓菜？

男友因此沒得到阿婆真傳的肉丸，可待我想起時，阿婆早已不做肉丸多年，即使口述食材和分量，也抓不出當初那口熱騰騰，塞在我嘴裡的肉丸。我只能憑藉著記憶中的滋味，一次次嘗試，失敗，調整，再嘗試。

每次揭開蒸籠，迎來的都是挫敗。

曾經在阿婆手裡靈活成團的肉丸，如今在我掌中，卻零散得只剩一抹難以辨認的印象。我想，或許是自己還不夠努力，記憶還不夠成形，才無法將那曾經鮮明，卻逐漸模糊的歲月，拼湊回來吧。

又一次打開蒸籠，熱氣冉冉升騰，
眼前一片氤氳白霧遮蔽視線……



賞評

黃雨佳

這次散文獎參賽作品，整體水平來說，非常整齊。對客家文化的體現大多能提出詳盡切入觀點，書寫能力、情境描寫，都能恰到好處的展現。因此，題材選擇的新鮮感，情感掌握度上的拿捏，氛圍的烘托營造及結尾的力道與延伸，成為吸睛勝出的主要關鍵。

首獎〈屋下个陂塘〉以屋後的池塘隱喻對老家的依戀，想要返家的強烈慾望。洗鍊簡潔又富有深厚感情的筆尖，三言兩語就把人事時地物包裝好，情境描寫栩栩如生，人跟人之間的聯繫自然不造做，筆觸清新、節奏爽快不拖泥帶水，也不過度渲染感受。因此，給予這篇文章首獎的殊榮。

優選〈酸甜之味〉是一篇帶有各種氣味的文章。時光流轉中，彷彿市場裡五味雜陳氣息油然而生，人帶物、物帶景、景帶情，老人家的逝去，孩童的成長……生離死別都在醬菜店裡悠遠而綿長的自然發生。「攞死人！」老人家的口頭禪貫穿全文，是日常，也是懷念。

佳作〈甩肉丸〉用帶有地方特色的食物敘述鄉愁及對阿婆的思念，用肉丸帶出全村節慶的特殊氣味和風土民情，阿婆跟孫女間情感的聯繫也因此衍生。阿婆耳提面命客家女人命好不好跟廚藝劃上等號，卻沒在新世代孫女身上發生。以未能學到阿婆肉丸精髓為遺憾，淡淡地，留下一點餘味。

佳作〈沙丘〉遠離飛沙村，帶著孩子進入水泥叢林都市討生活的父母，希望下一代可在冷氣房工作，不要像他們一樣辛苦。然而，尋根溯源代年邁父母尋找家鄉的味道、風景，進而激盪出血液裡對原鄉認同的天性因子，不可言喻的生命連結，世代相傳，把血脈感情藉景物依戀，埋得極深。

佳作〈她們在廚房裡跳華爾滋〉廚房硬體的進化史，廚房裡的烹飪方式進程、廚房裡的味道、廚房裡的傳承、廚房裡的主權……利用客家女人在廚房裡的主控權，描寫了歲月的流轉，用舞步形容進出廚房不同世代的女人，也書寫出客家傳承世代的生活模式。

在眾多出色的參賽作品中勝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透過這些幽微詳盡的書寫，引領讀者進入客家的世界，逝去的，透過文字緬懷；擁有的，用文字紀錄，在「後客運世代」裡，凸顯客家的不同樣貌。



短篇小說

SHORT
NOVEL

短篇小說 首獎

隔著邦加海峽彼端

張簡敏希

茉莉花茶的香味在客廳瀰漫，Teh Cap Botol 的盒子和方糖仍擺在熱水瓶旁，玻璃杯內方糖厚厚一層沉在底部，暗紅色的茶湯恍若餘暉照亮海灘，那最後五分鐘的光景。茶旁邊總擺著一疊報紙、畫本、剪刀、膠水、以及形狀不一但邊角裁減整齊的紙片，長木椅與牆壁間隔出一條縫隙，已整理完的那些報紙與部分舊書就被夾在那縫隙中，書頁泛黃就與桌上那杯茶一樣，給人一種進入黃昏的錯覺。

收音機雜音愈來愈大，關於開齋節連假返鄉車潮的新聞，斷斷續續播了一遍又一遍，露西亞一如繼往坐在客廳裡，緩緩翻閱國際日報中師生園地版上的文字，她總先將學生的作品唸過才把文章剪下，並悉心塗上膠水，而後依據自製檢索在其中一位學生的頁面上，輕輕貼上剪報，像這種剪報本占滿整個大書櫃，數不清有多少，內頁偶爾也貼上與學生的合照，或教師節時學生送的小卡片。

通常假日並不會有人來訪，但露西亞仍在不久前，到開齋甜品市集購買幾樣甜品放在客廳桌下的隔層，看時間接近正午，桌上還是很凌亂，越是一個人住久了，對廚房就越是陌生，她看了看周遭，又瞄了眼桌上那杯茶，伸手順勢就將本來要招待客人的點心取出，她打開包裝將 *Nastar* 和 *kastengel* 各取出幾個，放在原先要拿來配茶卻忘記吃的三角板的小盤子內，她先放一顆 *Nastar* 到嘴裡。

「就吃這點應該還行吧！」露西亞盯著盤子自言自語。這些年腸胃愈來愈差，這些又都是甜的，斟酌且掙扎幾回後，她又拿出盒子將少部分甜點收了回去。

關掉收音機，小口啜飲茶時，隱約能聽見隔壁鄰居與家人團聚的聲音。

「*Mohon maaf lahir dan batin.*（祈求原諒先前犯下的過錯。）」*Akbar* 家似乎又有其他人來訪，他們歡笑打鬧、談天說地，彷彿連他們口中吃著什麼都能透過聲音來分辨，這些聲音總讓露西亞想起娘家、想起媽媽、想起姊姊們、想起在二樓房內眺望鄰居因開齋節團聚的景象。

石苔在水下輕輕撫著腳底，讓水顯得更冰涼，彷彿能透過皮膚滲入血管再傳至心臟，石頭下有很多小魚和小蝦，拿開石頭就能看到牠們驚慌的亂竄，下午四點多天還很熱，是最適合沖涼的時刻。

「阿萍，今晡日換你燒香喇！」阿月站在阿萍身後，以右手盛水再擦拭左手臂。

阿萍是露西亞的中文名，是公公給她起的名字，但她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名字，她覺得「萍」這個字代表著飄忽不定，就像她現在待的池塘內的那些浮萍，一整片漂在水上，沒有哪一株比較特別，根本不抓土就好像沒有腳踏實地。

「喔！」露西亞抬頭望著天空。「阿姊，你想去學習無？」露西亞轉頭看著三姊阿月，眼中閃爍著幾分期待。

「無可能啦！爸爸、媽媽毋會肯，你去學習，那麼儕來燒香？」阿月一臉不以為意，絲毫沒有遲疑，繼續用手指拂過水面。

家中小孩很多，四個男孩、四個女孩，露西亞排行第八，是爸爸最疼的小女兒，但就算作爲「滿女」，她仍舊沒有去學校讀書的機會，頂多是爸爸放工回家後，帶著幾個女兒逐一讀報識字。

七歲的露西亞能明白、能理解、能同理，家裡只有男生可以讀書，他們讀書以後才能找更好的工，但女孩子會嫁人，讀了書也不見得能去做工，而且家事總要有人做、飯要有人煮、香也要有人燒，學校又那麼遠，爸爸、媽媽若容許她去讀書，那姊妹們肯定會抗議的。

「Tapi akankah lebih baik jika aku bisa belajar ke sekolah? (可是啊！如果可以去讀書那多好？)」露西亞心裡想著。

「阿萍，去燒香，等下好食飯喇！有三角板喔！」二姊阿秀露出半個身子，從後門那往池塘的方向喊來。

廳堂內有一張原木色神桌，稍稍龜裂且斑駁，露西亞小小的身軀在空曠簡陋的室內，更顯得渺小，她手捻香，眼睛緊盯桌上那塊三角板，在心裡悄悄說：「阿公婆，侄阿萍啦！希望你兜分侄去學校學習，侄會日來燒香，以後賺當多錢，還會摻你兜添盆。」

晚飯後幾個姊妹跟媽媽一起擠在廚房，偌大的餐桌上擺著青木瓜、粿糰、一大盆餡料，餡料是炒木瓜絲和蝦米，媽媽指揮著每個人，手也沒停下來過，大姊阿珍、二姊阿秀、三姊阿月，一個包餡的速度比一個快，一

大盆餡料轉眼只剩半盆，只有露西亞（阿萍）坐在椅子上負責聊天，嚴格來說應該算是在打擾大家。

「這菜板會忒細無？」

「毋會！」大姊阿珍回答。

「媽媽，你天光日幾多點愛出發？」

「四點！」媽媽說。

「俚等下做得食一隻無？」

「做毋得！」三姊阿月馬上打落露西亞伸向餡料盆的手。

「阿萍，媽媽愛去阿姨屋家兩禮拜，你要聽姊姊个話，聽到無？」媽媽並沒有看向露西亞，比起提醒，這句話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命令，所以露西亞並沒有回答。

「好咧！阿萍好去睡目咧！」看包得差不多了，三姊阿月預先去洗手，直接拖著露西亞回房。

野狗吠叫的聲音自弓蕉園深處傳來，可能有三、四隻狗在那，又或者更多，天濛濛亮，深綠的弓蕉樹林染上一層鐵灰色，薄霧上頭高掛著下弦

月，小鄉村的靜謐不存在於清明時分，除了狗吠外，鄰近人家的雞也開始啼鳴，一會兒是鵝叫一會兒是蟲鳴，好像擔心有誰會賴床般。

露西亞走在田間小路上，手提一個弓蕉葉，裡面只有一根香蕉，和一個兩天前媽媽與姊姊們做的菜粿，小路的末端就是大路了，大路兩側開始有較多的房屋，大路另一邊是 Sungai Musi（穆西河），露西亞大口呼吸，感受清新的空氣在胸腔迴盪，內心期待的心情顯得更鮮明。

她早上四點就起床準備出門，媽媽前天已經出發去阿姨家，要一週以後才會回來，憑藉著模糊的印象，她逐步走向市區，想要比哥哥們更早抵達那棟，她與父母到市區時見過兩、三次，屋頂鋪著灰瓦磚的建築。

門口兩棵椰子樹像是標誌，露西亞知道自己到了，水泥門檻旁有一圈竹圍籬，大門外站著兩個男人，露西亞躲過男人們的目光，繞著竹圍籬走一圈，想找到能夠進去的方法，從側面看才發現這是一棟四合院，四棟長型建築的門全朝內，只能略從敞開的窗戶看見裡面的模樣。此時太陽已完全升起，有愈來愈多人出現在建築內。

「Kamu... murid sekolah ini? (你是這裡的學生嗎?)」一個聲音倏地從露西亞身後傳來。

露西亞因為驚嚇，身體不能控制地抽動了一下，背脊瞬間冒出冷汗，她猶豫著要不要轉頭？還是應該要逃跑？

就在她猶豫之際，那個聲音又問了：「Apakah kamu mau ikut belajar? (你是不是想來上學?)」

露西亞雖然害怕但還是轉過了身，她看見一位中年高瘦，蓄著小鬍子的男子，她不確定自己該不該跟這位陌生人說話。

此時男子又說：「Saya kepala sekolahnya sekolah ini, kalau kamu mau belajar, silahkan masuk! (我是這裡的校長，如果你想上學就進來吧!)」

見露西亞低下頭不發一語，男子補充道：「Kamu boleh masuk lihat-lihat dan mendengarkan, kalau kamu tertarik, kamu boleh tanya orang tua mu, boleh tidak kamu ikut sekolah. (先進來聽聽看，你如果喜歡，再回家跟爸爸媽媽說。)」

露西亞微微頷首仍不敢說話，校長對她揮了揮手，轉過身往門口的方向走去。露西亞被帶到右側那棟建築中最靠近校門的那間教室，裡面排滿長型木桌，一桌坐三個人，小小的教室內大概擠了五十幾個人，空間看起來格外擁擠，每張桌子間的走道要側身才能通過，校長對著教室內拿著¹oton（竹修仔）的老師說了幾句話後，推推她的背讓她往內走。

桌子全擠滿了，老師端了張椅子讓露西亞坐在桌子與桌子間的走道上，看著身邊的人全穿著白色上衣，但她只穿了灰灰髒髒的背心和短褲，她感到有些不自在。老師將剛剛被打斷的字往下寫，大大的「ㄣ」浮現眼前，露西亞的心情瞬間明朗起來，因為她認識這些字，爸爸教她識中國字前，也曾教她注音。

二姊阿秀擰著露西亞的耳朵，一記又一記耳光重重打在露西亞臉上，任憑她哭喊，也沒人往客廳走來，阿秀本來話就不多，一雙大眼直勾勾瞪著露西亞，那雙眼已說盡想說的、罵完該罵的，不知過了多久，就露西亞而言大概像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脹痛感不斷從臉頰深處向外擴張，耳中除了嗡嗡聲外，還有從喉嚨發出，夾雜在哭聲與抽咽聲間乾癟沙啞的聲音。

阿秀只丟下一句：「你自家想清楚，麼人講你做得無講一聲就去學校？今晡日毋準你食飯」，接著就往廚房走去。

露西亞關上鐵門，手上那碗 bakso（牛丸湯）冒著熱氣，剛剛吃掉不少零食，肚子完全不餓，天氣又熱，但聽見攤車開來，她還是忍不住要買碗解解饞。牛丸的香氣撲鼻，一口咬下那不起眼的深褐色丸子，湯汁瞬時從內裡流淌而出，若非得要說一個無法離開印尼的原因，露西亞肯定會第一個想到牛丸湯，牛丸湯也是她在此生最低谷時唯一的救贖。

隨三哥阿森搬到雅加達後，露西亞靠爸爸那方的親戚找到一份文書工作，每日朝九晚五，領著一份勉強能養活自己的薪資，漫無目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姊姊們各自嫁給父母介紹的對象，都仍留在家鄉，只有她任性地選擇出走，沒有規畫、沒有目標、沒有朋友，大概也沒有未來，生活中唯一繫著內心希望的那條繩子是寫作，還有寫信給筆友。

半年後她終於在雅加達見到通信兩年的那個人，男人看起來很含蓄，皮膚黝黑，臉方方正正，身材略顯壯碩並不高挑，與照片上、文字上給人的感覺有些不同，但他有一雙很漂亮的大眼睛，怎麼說呢？就是個看起來是好人的酒吧！

露西亞會與男人見面，因為男人在最後一封信上，問她願不願意嫁給他？露西亞不知道什麼是愛情，但她猜一個會與她持續通信兩年的男人，應該代表男人是愛著她的，而且經過這半年，她知道自己不喜歡雅加達，不喜歡這裡的灰褐色大地，不喜歡人們看她的模樣，也不喜歡一份只能勉強溫飽的工作，她想到另一個地方生活看看，所以在信上答應了。

從二樓窗戶向外看是海，一望無際，露西亞抱著女兒坐在房間內，聽著孩子的哭聲就如大海沒有盡頭，她伸手再次轉動門把，喀噠喀噠、喀噠喀噠，仍然打不開，女兒餓了，但露西亞也很餓，餓得無法分泌母乳，餓得想將女兒往海的方向拋去，不！至少是與女兒一起墜入爪哇海，一個人的時間越長，她想這麼做的情緒就越高漲，已分不清到底是婚姻造就了日常，還是日常搗亂了婚姻？露西亞坐在床上呆滯無力，沒有答案也不知道怎麼在狹小的房內尋出答案？

「Saya mau beli satu. (我要一碗。)」

「Disini ga banyak jual makanan loh... kamu sering-sering datang kemari ya! (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以後要常常來我們這邊賣啊！)」

「Oh! Kamu datang sini juga? (你也出來看啊?)」

「Iya nihi keliatannya enak juga! (對啊!看起來很好吃!)」

樓下傳來的騷動將露西亞拉回現實，她探出頭看見一台攤車，上面僅賣牛丸湯，住這裡這麼久，這是她第一次看到攤車。露西亞環顧房內，把放雜物的小編織籃清空，再將兩條背孩子的布帶綁在一起，測量過長度後，又接上毛巾與衣服，她在混亂中不斷向外探頭，深怕攤車離開，也擔心婆婆就要回來了。

露西亞放了錢在小編織籃內，讓小編織籃慢慢向下垂降，透過晃動，希望能吸引攤車老闆的注意，因為鄰居全圍著攤車，她不敢喊出聲，但無論她怎麼搖晃都沒人回頭或抬頭，倒是吸引了隔壁人家的黃太太。

「下來買啊!」黃太太邊揮手邊朝樓上喊。

「佢愛照顧細人仔，你嫖佢買好無?」露西亞怯懦地說。

「好啊!」黃太太沒有多想，拿起籃裡的錢逕自走向攤車，買完又將零錢與湯放在籃子內，「你係肚屎枵就偷偷帶細人仔來食飯。」沒等露西亞反應過來，黃太太就回去了。

這裡與家鄉隔了一條邦加海峽，結婚前露西亞只寄過一封信給三姊阿月，並附上先生家鄉的地址，可是他們沒人來看過她，她也不敢回去。婚禮辦得很倉促，辦在露西亞來到島上的第三天，每當她站在路邊看向一望無際的大海時，都還有一種似夢非夢的感覺，也還記得抵達時，她才知先生有個繼母，或該說只剩下繼母，先生的父親去世了，他寄出那封求婚信時喪禮仍在舉行著，她與先生的繼母兩個女人一見面，簡直就是在那個當下，她們都知道她們無法喜歡對方。

儘管初來乍到，所有不安的情緒不斷被堆疊、醞釀，她還是留下來了，理由是至少這裡大部分的人都是印尼籍中國人，算是比較安全的區域，至少跟雅加達比起來是的！而且就算彼此不喜歡，還能有多糟呢？

「Tolong bantu saya mohon ke ibu, biarlah saya pergi keluar! (你幫我求媽媽，放我出去吧！)」露西亞泣不成聲，「Atau kamu biarkan saya pergi, saya ga punya uang, saya ga bisa pergi dari sini, ya? (或你放我出去，我沒有錢，沒辦法離開這裡的，好不好？)」

面對露西亞的哀求，先生總是嘆嘆氣、默不吭聲，他坐在房間一角的書桌前讀報，好像太太的哭聲、孩子的咿啞都只是在演練空襲警報，夜夜發生但總有結束的時刻。淚水吞嚥露西亞的夜晚，也時時提醒她自己仍還活著，不堪的、殘喘的、自虐般的活著。

這房子是繼母的，先生在附近的漁港工作，偶爾代班出海好幾天都不回家，是個很老實、很勤奮的人，但也很怯懦，若以現代的語言描述，他就是個媽寶。

午後，露西亞拉上窗簾，讓室內看來更符合目前生活的樣態，背靠著牆坐在床上，拉起衣服，任憑女兒使勁撕咬乳頭，用疼痛證明身為人母僅存的職責。

「Eh~~~~eh~~~~eh!」咁！咁！窗外傳來有人呼喊與東西擊中玻璃的聲音，露西亞將女兒放在床上，遲疑地走到窗邊，她打開紗窗時，正好一顆小石子劃過髮梢掉進了房內，她猛的探頭一看，是黃太太。

「下來食飯！」黃太太向露西亞招招手。見露西亞不說話，黃太太伸手拉了一把梯子又說：「揸等阿欣下來食飯！」露西亞無神地盯著黃太太，顯得遲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哎唷！無人知啦！下來食飯！」黃太太著急得更大力揮動手臂。

choi pan（菜板）、lontong sayur（椰汁菜湯米糕）、kue lapis（椰汁三角板）排列在客廳桌上，露西亞看著桌上的菜顯得不知所措，她抬頭望向黃太太。

「食啊！」黃太太邊說邊將碗推近露西亞。

「佢仔細！毋過……」「先食啦！」沒等露西亞說完，黃太太就插話。幾乎是在將菜板放入口的那一刻，眼淚又從露西亞臉龐滑落。

「佢無辦法還……」露西亞低語。

「毋使還啦！」黃太太頓了頓：「無……聽說你有讀到高中，你會講中文無？」

露西亞點點頭。

「佢阿富逐日搞，毋好讀書，無你來教佢中文，以後就到這食飯，好無？」

見露西亞又點點頭，黃太太嘆了口氣，看了一眼一旁已熟熟睡去的阿欣。

媽媽回來的那晚，三姊阿月在晚飯後，直接拉露西亞回到房內，叮嚀露西亞在房間裡玩，自己則回到飯廳，克制不住好奇心作祟，露西亞從客廳大門繞到廚房窗外，墊起腳尖想看見裡面的情況。大家仍圍繞著餐桌，除了爸爸媽媽外，其他人都已放下碗筷。

「爸，無佢再去尋一份工？」大姊阿珍最先開口，邊說邊用筷子將盤裡的菜集中在一起。

「屋家个事情佢來做，你分佢去啦！」二姊阿秀一直低著頭，好像碗裡有什麼在那，一抬頭就會消失般。

「佢有去問校長，佢講係阿萍成績當好，就毋使納讀書錢。」三哥阿森順著阿秀的話接著說。

父母一直保持沉默，那晚哥哥姊姊們的說服並沒有得到回應，大家心裡隱約都已知道結論是什麼，沒人再開口，露西亞也想不起來那晚她是如何回到房間的。

某天清晨，阿月大概三點半就將露西亞叫醒，露西亞還記得當時外頭下大雨，她看到阿月用香蕉葉把衣服與鞋子包起來，露西亞睡眠惺忪地吃

完阿秀準備的醬油粥後，大哥拉著她往外走去，她不知道要去哪裡？只知道一早醒來，所有人看起來都格外忙碌，繞著她走來走去，直到她問：「愛去哪啊？」

大哥不假思索地說：「學習！」

露西亞瞬時瞪大眼睛：「學習？」

大哥並沒有回應，她不確定發生什麼事，不過這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去學校就好。

一位面無表情、雙眼如死灰、身材圓潤的男子坐在露西亞前方，聽說他是學校的主任，他機關槍式地快速問著露西亞許多問題，一下是中文一下是九九乘法表，露西亞有些慌張，她不停在腦中思索正確答案，整個背都濕透了。接著露西亞坐進了三年級的教室，一切都來得很突然、很虛幻，讓人無所防備，簡直就像打疫苗一樣。

露西亞的教室在右側這棟，主任告訴她右側是中文學校，左側那棟是印尼學校，爸爸指定要讓露西亞讀中文學校，這樣她能同時學習兩種「母語」，又能認識更多像他們一樣的印尼籍中國人。在這裡，露西亞學習許

多在家裡爸爸不曾教她的事物，如歷史、科學、生物學，也真正見識到 totot (竹修仔) 的威力及威脅。

學校課業逐漸占據露西亞的生活，她的成績比哥哥們都好，父母不期待她升學，但若能持續得到獎學金，他們並不介意讓她讀下去。小學期間一直維持全校第一名，讓露西亞順利進入了中學，也認識了陳老師，陳老師是露西亞的班老師，也是中文老師，她看起來大概三十出頭歲吧！聽口音感覺是潮州人，說話很快，上課時很嚴肅、很認真，但私底下愛與學生聊天，常常自顧自地笑出聲，且笑聲格外豪邁，有點男孩子氣。

這個年紀的露西亞迷上寫詩，她記得小時候，偶爾晚上起來上廁所，會看到爸爸坐在客廳寫東西，爸爸曾告訴她那是詩，但她未曾讀過那些詩，爸爸看起來也不願多提。露西亞總覺得與同學或同儕分享詩，可能會被嘲笑，她只敢拿給陳老師看。

「很好！你這裡可以描述得更詳細。」陳老師盯著露西亞交給她紙張說。

「要如何描述更詳細？」

「你能把感受、環境寫進去。」

陳老師不曾嫌煩，總是一遍遍讀過露西亞的詩，再給予建議。

除了教中文，陳老師還帶她聽英國倫敦廣播電臺和馬來西亞廣播電臺的節目，兩個節目分別在一點及五點播出，都是說中文，可是腔調聽起來很不同，馬來西亞的中文有時會夾雜方言或馬來文，露西亞喜歡模仿他們說話，總覺得特別有異國風情。

當時錄音機還不常見，聽說中學老師的薪水很低，但陳老師有一台自己的錄音機，還有很多書，大家都猜陳老師可能是潮州商賈富人家的女兒，不過沒人知道她為什麼會到小地方的中學教書。

三年級準備考試前夕，陳老師拿了一份報紙給露西亞，她說：「你要參加中文寫作比賽不？得獎有兩千印尼盾，夠一年高中學費囉！」

露西亞遲疑地問：「兩千印尼盾能得到？要寫什麼？」

陳老師笑了笑說：「還有些時日，你想寫什麼都行，寫完拿給我看看！」

露西亞每天都在寫，寫 Sungai Musi（穆西河）、寫基督、寫家族在廣東揭陽的故事、寫中學一年級時，騎腳踏車撞到大公雞摔斷腿的事件，一直寫一直改，足足改了三個月，直至順利寄出文章。

這段期間，陳老師除了幫露西亞改文章，還找來詩集讓她讀，分析內容給她聽，說明敘述情感的方式、鋪陳的手法等。

「第一名」陳老師拿出一張摺得很平整的紙交給露西亞。

露西亞想都沒想立刻打開紙張，想尖叫也想大笑，全身都不自主地顫抖。

「但要交張相，你去相館拍吧！」陳老師開心地說著。

那是露西亞第一次進相館，她手腳僵硬地站在名為相機的機器前，不確定該不該笑？眼睛會不會睜得太大？但也來不及了，只有一次機會，一切來得就像被告知得到第一名時那般唐突，也如被告知能去讀書那天那樣讓人不知所措。不過還好同學的哥哥開照相館，願意免費幫她照相，不然家裡哪有錢讓她照相，媽媽差點就要她去拒絕領獎了。

考上高中，用獎金付完學費，那年是1965年，七月開學前夕，露西亞帶著姊姊們準備的小點Lopis legit去找陳老師，那天天氣比平時悶熱許多，肌膚上黏膩的感覺讓人非常不舒服，陳老師端了杯涼水給她。她們只是閒話家常，但事實上大部分都是露西亞在說話，陳老師變得很沉默，偶

爾附和個幾句，不再像過去那樣活潑健談，露西亞不確定是不是自己多想了，也或許只是今天不大想說話吧！

「恭喜你考上高中，送你！」露西亞離開前，陳老師送她一支筆和一封信。

「謝謝！」露西亞開心地收下，回家的路上，她一遍又一遍的讀著那封信。

新學校比想像中大許多，同學們散發著一種特殊的氣質，每個人的眼神中都充滿抱負與光亮，能成為這裡的一員，成為家中第一個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成為村莊裡第一個上高中的女性，露西亞非常以自己為傲，總覺得未來會有無限的可能。

第一天上學，露西亞立刻與鄰座的同學邱佳玲成為好朋友，佳玲也信基督教，是獨生女，家境很好，說話很有氣質，她身上用的東西看起來都很新、很漂亮，但她看露西亞的眼神並沒有因為貧富差距而不同。平時露西亞的中餐是玉米飯或醬油粥，幸運的話，到漁港去找叔叔，他會把捕撈

剩下的、賣不出去的、身體殘破的小魚送給露西亞，隔天就能加菜，佳玲總會在露西亞只有醬油粥時，分一些小點給她。

但不到三週，佳玲突然不再來學校，沒有預警當然也沒有說再見，露西亞問老師時，老師只說她搬家了，接著一個月過去，爸爸和哥哥們要求露西亞不能再去學校，說是中國有債務，政府很快就會收回這間學校。

露西亞還是去了，沒有穿制服，她只是想去看看，沿途遮遮掩掩怕被發現，快到學校時，她聽到學校的方向傳來巨大的聲響，有人大聲吶喊：「ganyang cind.（殺死中國人。）」，露西亞立刻頭也不回地跑回家，學校真的沒了。

接著宛如惡夢又恍如戲劇的一切就開始了，爸爸失去工作的隔天，慌忙將家裡有中國字的東西都燒毀或藏起來，聽說很多親戚朋友都連夜搬走，還好他們住在靠山腳邊很偏僻的地方，不常有人來這裡，他們只能躲在家裡，Soeharto帶領的PKI得到許多人支持，也造成非常多人反彈。

就這樣又過了一個月，晚上爸爸跟哥哥們好像在討論著什麼，露西亞站在遠處聽不清楚內容，但有句話或許不小心講得大聲了點，那句話如刮黑板的尖銳聲響，直接傳入露西亞的耳中。

三哥面露凝重地說：「Ibu Chen di tangkap, dan mereka bilang hanya pakaiannya yang kembali. (陳老師被帶走了，他們說回來的只有衣服。)」

黃太太偶爾會拿涼水進阿富房間，在露西亞教阿富中文時，阿欣就自己在地上玩，黃太太常會坐在阿富床邊，邊摺衣服邊聽露西亞教的內容，還會藉機問露西亞問題，比阿富還要認真，阿富學了兩個星期還只會注音，黃太太已經會看著注音唸簡單的文章了。

「阿萍，你想愛做先生無？」黃太太在露西亞回家前邊塞兩塊糕餅給她邊說。

露西亞不解地看著黃太太。

「俚去同你先生講，係做得賺一些錢，該癲癲應該會肯啦！」黃太太毫不保留地說。

「恁樣敢好？」

「好啦！好啦！俚去講，毋使愁！」黃太太說完，就關上大門，讓露西亞快點回到家中。

經過一整天的努力，露西亞又整理完一本剪報，剪報內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都不超過五百字，最後那一篇，學生寫的是「我的牧師爸爸，人家稱他為阿富牧師」，露西亞將剪報本放進排列整齊的書櫃一側，又從最下層打開抽屜準備要拿新的本子，抽屜一打開就能看到一張破破皺皺被護貝起來的紙張，上面寫著：

「能看著你上高中真是太好了，再次恭喜你，希望你能一直寫下去，謹記你的語言、你的文字就是力量，願早日完成你的夢想，成為一名老師。——陳老師」



短篇小說 優選

蠶胞

張弘政

好不容易死了老公，大姊和敏惠都想在二姊門口放炮慶祝，把那些人炸得遠遠的，只有二姊還捨不得那男人離開，彷彿二姊夫若還活著，復合的可能就會存在一樣。

眼見二姊躺在沙發，脫下的布鞋和解下的襯衫都扔在一旁，敏惠從衣櫃拿出一條薄毯，回到客廳卻看見酒醒的二姊，抓著自己的兒子不放。

「承恩，你聽敏芳阿姨一句，客家的男人全是垃圾，沒一個好東西。」

雖然已經上了大學，但發著酒瘋、衣衫不整的阿姨還是嚇得兒子不輕。敏惠拉開泛著淚光的承恩，把姊姊按回沙發，用毯子裹了起來。客廳又回到五分鐘前，只剩那句「客家男人全是垃圾」和酒氣瀰漫，讓敏惠覺得胸悶發作。

姊姊的話像是預言，又像是詛咒，重新倒數著兒子走向瘋狂的日子。試著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又一個客家好男人。像是隔壁的老唐，每次出門買

菜，總能看見他和太太沿著水圳散步。或是後橋的阿本，不菸不酒，雖然愛摸兩圈，但不至於讓家裡斷炊。接著，斷了的思緒像是沒了燃油的機車，無法前行後，徒留恐慌的敏惠在原地。

躺在床上，就像拜天公的福壽魚滋滋作響，每翻一次身，就黏下有關兒子的憂慮，才輕鬆一些，又被新的恐慌烙出褐色。

離婚好幾年，敏惠仍捨不得把那張雙人床扔掉，她還是習慣買雙人床包，兩個枕頭輪流睡，偶爾還會顛倒床墊，免得彈簧往一邊凹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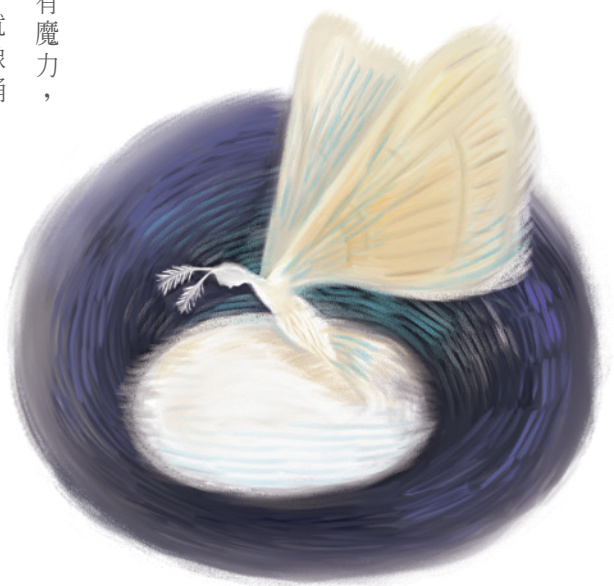
去年夏天，她摸黑起床上廁所，卻從走廊透進的燈光瞥見躺在身邊前夫。她以為那男人趁著夜，沿著排水管爬進房間，準備實現離婚後許下的諾言。

敏惠正要掄起床頭櫃的檯燈，才發現那是耐不住熱的兒子，溜進自己的房裡吹冷氣。

她想著，自己是不是錯過了什麼，兒子怎麼一轉眼就成了他爸那樣的男人。

結過婚之後，敏惠相信客家男人有魔力，
每個人都不一樣，也不是與生俱來，就像蛹

會成蛾，就這樣成了截然不同的生物，到處噴灑有毒的鱗粉，
弄不死你，但讓人奇癢無比，可偏偏又記著他們無害且軟綿的模樣。



她就記得大哥還沒化成蠶胞的時候。

兒子出生那天，娘家的親戚都去了醫院，但除了婆婆和先生，她一個人也沒見著。直到出院，她才曉得大哥酒駕車禍，被砂石車輾斷了一條腿。

「¹佢知若哥不長進，自小就怎樣，一看就知。」坐月子的时候，媽每兩天會來看她一次。問一句「²食飽旨」，逗逗外孫喊喊「阿婆」，接著就開始抱怨大哥。躺在床上日子被媽和兒子的哭聲模糊邊際，幾次門把轉起，才發現自己又少算一次日出日落。

她想逃，所以順著媽的聲音回到所有人還說客語的童年。她窩在土窯邊，和大哥烤著從豬食偷來的番薯。黃土還沒燒紅，阿公就提著水桶，拄著竹棍來了。他們學會不讓禾管飄出黑煙，卻學不會怎麼吃飽不讓人發現。煙窯總以逃跑作結，敏惠躲進竹林，看著阿公的拐棍落在大哥身上。

躲著躲著，敏惠就忘了時間，直到橘黃透著窗簾染進房間，才會發現媽已經走了。

華譯：1. 佢知若哥不長進，自小就怎樣，一看就知：我知道
你哥不長進，從小就這樣，一看就知道。

2. 食飽旨：吃飽了嗎？

敏惠還沒問媽，什麼時候發現大哥不對勁了。上了高中的大哥每天爛醉，用趕鵝的竹棍追打敏芳的時候，她也跑，跑著跑著，就聽見還沒變聲的大哥求饒的哭聲。

大家總說大哥和阿公很像，出了車禍，大哥就真的和阿公一模一樣了。拿到津貼，大哥變得更愛喝酒，只要喝醉了，就能控制那條不見的右腿。清醒的時候，他會炫耀自己走得好多，就像還在讀書的自己，每天清晨一路跑到學校。

敏惠沒有看過大哥奔跑的模樣，卻總是第一個撞見法力退去的大哥。幾次躺在車多的路口；幾次倒掛藍色的塑膠餿水桶，還有次倒在依舊溫熱的禾灰裡，五官被簡化成了烏和白。所有人都覺得他死了，只有敏惠敢去拉他。

敏惠曾在大圳旁扶起濕漉漉的大哥，大哥告訴她，這次他的右腿沒有回來，剩下的左腿卻變成一條尾巴，他跳進水圳，試著游回小時候放鵝的陂塘。

敏惠不信酒話，卻在大圳的上游找著大哥的電動車。從此她曉得大哥不會輕易死去，直到她把大哥照顧自己的債還完。

小弟羽化得比大哥還早，小時候敏惠就發現，弟弟的謊話說得特別動聽，只有在小弟開口的時候，家裡才會富裕起來。只要爸媽開始掏錢，敏惠就會換算成工資，一開始是幾小時，後來變成幾日，最後貼上三節獎金，薪資袋也追不上弟弟的褲袋。姊妹們怨，但比起哥哥的鱗粉，小弟不過撞撞燈泡，讓人難以入眠而已。

從阿公太看到自己的兄弟，敏惠向自己發誓絕不結婚，但她還是妥協了。走出簡易庭的時候，她想著怎麼就讓自己陷進去了？或許是身邊的同事一個一個結了婚；或許是大姊和姊夫的生活讓她看見另一種可能。

她還記得姊姊第一次帶著姊夫到她家，給了她和敏芳一盒臺北買的餅乾。她們剛過了喜歡餅乾的年紀，但她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的名字用國語念起來這麼好聽。

聽見對象也說客語的時候，她退縮了好幾日。媒人安撫道，只有孩子墜地，憨厚才會成熟可靠。直到拍了婚紗照，敏惠還在說服自己，跨過了縣界，羽化的詛咒或許就會淡一些。

敏惠被飄忽的回憶絆了一腳，牽住的右手也隨之一緊。還差幾步就到公車站了，還是決定把念幼稚園的兒子一把抱起。臂上的重量沒有開口，也沒有鼾聲，只是一股溫度，暖濕敏惠的肩頭。

雖然是整條街上第一個離婚的，但搬回娘家的敏惠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大家的關心都落在兒子身上。有人覺得孩子還是得要爸爸，有人擔心沒老公的扶養兒子不大方便，國語客語的關心交雜，讓兒子都學會躲避視線，用行為公告整條馬路流淌的血脈，都和自己沒相關。孩子不分稱謂的招呼 and 點頭，令這些人開始緊張，相信自己的擔憂果然應驗，要敏惠別再硬頸。直到承恩拿了鄉模範生，那些關心才終於遠離家門，因為疑問又在別處長起。

大家疑惑敏惠的二姊夫是不是不用上班，又有人看見二姊夫帶著敏芳在小吃店喝到天光。敏惠還來不及解釋姊姊沒有長髮；敏芳不穿洋裝，就開始在半夜被電話聲吵醒，聽著她不斷啜泣。等到夜晚散去，霧氣開始凝結，敏芳又會回復理智，感嘆還是妹妹看得清楚，早早就從男人的魔掌解脫。

敏惠拿著手機，躲在離兒子最遠的廚房。一邊應付，一邊撥弄著冰箱上，大姊寄來的明信片。背面只有地址和郵票，但總在中央橫著姊和姊夫的簽名。

不曉得怎麼開口，又覺得這樣的疑問太過缺德，她很好奇敏芳是不是也在等大姊的電話；是不是也懷疑大姊的長裙下藏著烏青與紅斑。她只好像學學那些親戚，試著向敏芳關心大姊的近況。

「³敏惠，姊丈係長山仔，仰會摻佢兜共樣？」

種族的歸因不能當成結論，卻盤踞在腦海裡打鼾，在每一次思考的空檔翻身。

承恩升小六的暑假，敏惠陪他一起完成鄉土作業。他們守在客語電視台前，看見縣議員穿著油桐花背心，用國語向主持人介紹客家族群的特點。死白的模特兒就豎在四合院的禾埕中，套著還有摺痕的客家藍衫。

華譯：3. 敏惠，姊丈係長山仔，仰會摻佢兜共樣？：
敏惠，姊夫是外省人，怎麼會跟他們一樣？

承恩問，客家是不是只剩花布桐花藍衫輪著換，讓他得從一年級畫到六年級。敏惠不怪承恩，花布和油桐她也不熟。但年紀太小的承恩沒有機會見到，他的阿婆太在敏惠結婚前，身上總是穿著藍衫。

議員打斷母子倆的討論，誇讚起客家人重視女權，因為纏足的比例最低，還說藍衫是最聰明的發明。

「你看，放下來就當嫁衣，夾起來就變工作服。」縣議員把工具放進藍衫折起的囊袋，過長的鐮刀從布料探出一角。

「⁴老祖宗个智慧，真是當慶。」主持人撫摸著假人突起的腹部，臉上掛著婆婆聽見自己懷孕的笑容。

敏惠的耳道裡塞滿「當慶」，忘記檢查兒子的五百字心得，但二姊的話已經醒了，瞪大眼睛，滴下的唾沫向前流淌，想觸碰躲在自己身後的獨子。拿起鍋鏟，綁上圍裙，不曉得該怎麼戰鬥，但既然能從前夫那奪回孩子，那就有信心讓承恩逃離血脈的詛咒。

華譯：4. 老祖宗个智慧，真是當慶：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很厲害。

升上國中後，敏惠沒有聽過承恩提起自己的學校或同學，每晚餐桌前，填補沉默的電視新聞總能讓一個母親猜疑。她想著自己的兒子是不是也在課本裡夾了幾包咖啡粉？捲起衣袖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藏著幾個菸尿痕？有一晚聽見幾個學長共享一個學妹，她噲得差點把酸菜湯吐在桌上。

憂慮到了週末又會沉寂，她的兒子睡到自然醒後，就是看電視和打電動。雖然每晚都會躲在房間幾小時，但她明白那是青春期的男孩必須的時光。她對孤僻的兒子有些自豪，直到她想起每天伸手的小弟和姪子。

隔壁的秀蘭看懂了敏惠黏稠的步伐，趁著等垃圾車的時候主動聊了一下。敏惠理應稱秀蘭一聲表嫂，但先生還來不及作怪就走了，整條街都習慣用名字稱呼她。

秀蘭有兩個女兒，都比敏惠的要大一點。

秀蘭曾經埋怨女兒總是頂她，後來發現是時代變了，媽媽的思考跟不上孩子讀的。女兒的決定每次都能讓自己半夜驚醒，但孩子還是平安長大了。

關上鐵門前，秀蘭拍了拍敏惠的肩，說她做得夠好了。

「⁵佢妹有若俾一半會讀書就好了。」

敏惠不覺得兒子學業多好，會考放榜以後，有不少親戚向她恭喜，她的行動也終於不像菜園的蝸牛。二姊的話沒有消失，但至少又睡了下去。看著兒子背上第三志願的書包，自己的肩上輕了不少。

正想安撫自己，爸在安養院離開的消息又讓她緊繃起來。

結束喪禮後，所有晚輩都聚集到了小弟家，替爸釘上安置魂魄的小竹籃。法師誦完經，和大家雙手合十道別後，敏惠才發現少了弟弟的姪子。一開口就被敏芳攔下，懂事的大姊和敏惠立刻安靜。

「阿弟考到東高啊？恁慶。」

「沒有啦，我是我們補習班考最差的幾個。」舅舅的誇獎讓兒子不大適應，他一邊推拖，一邊嘗試把目光轉向敏惠。

「⁶恁會讀書，仰會毋尋若哥共下？你看若哥今這下，毋像人。」

華譯：5. 佢妹有若俾一半會讀書就好了：我女兒有你兒子一半會讀書就好了。

6. 恁會讀書，仰會毋尋若哥共下？你看若哥今這下，毋像人：

你這麼會讀書，怎麼沒有找你哥一起？你看你哥現在，不像人。

所有人像是誤入地雷區動彈不得，只能望著小弟，請他給大家一條退路，或是一頓痛快。

「阿弟，這下阿公還在，摻阿公多聊下。等阿公入塔，就做毋得拜了，知無？」

爸生了五個孩子，也只剩女兒還算有點出息，但進了塔，她們就是別人的媳婦。王家的祖塔就在「字路口」旁的稻田裡，只要站上頂樓，敏惠就能看見，但每年三節，她只能轉個彎，繞進另一頭的伯公廟。

就像住在老家的時候，所有人都曉得媽的五斗櫃裡放著一個麻袋，裝著三姊妹在紡織廠當女工的薪水，卻沒有人想過解開麻繩，除了聽見弟弟開口的媽。

沒等承恩回應，小弟就坐上沙發抽起菸來，線香與菸草的味道彼此纏繞爭鬥，只有爸的照片沒有皺起鼻頭。因為生病好幾年沒抽菸的阿爸，說不定會跳出竹籃，誇獎弟弟孝順。

華譯：7. 阿弟，這下阿公還在，摻阿公多聊下。等阿公入塔，就做毋得拜了，知無？：阿弟，現在阿公還在，跟阿公多講幾句，等阿公進塔就不能拜了，知道嗎？

夜晚，敏惠和敏芳躺在雙人床上。自從結了婚，兩人就沒有一起過夜。敏惠出生得太晚，有印象的時候，大姊差不多要離家了。她和敏芳就窩在禾管鋪成的床，輪流想像大姊的生活。

大姊沒有多說臺北的日子，但光是身上沾染的繁榮，也足以把家鄉的紅泥屋照亮。大姊結了婚以後，每年年初二，姊夫都會盯著自己微笑，感嘆時光飛逝，接著就會說：

「我還記得第一次來，敏惠還小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直看著我。」
每年都講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敏惠從未開口。她更好奇敏芳什麼時候決定結婚，難道和自己一樣，因為大姊才開始動搖？那她們該怨的，是決定結婚的自己，還是決定嫁給客家人的自己？

懷孕頭三個月，她夢見田邊的朱槿花叢，花苞還嫌嬌嫩，但她不敢再等。於是她坐了下來，摘下泛白的紅，捏開花萼，獨享了整叢的花蜜。直到醒來，齒縫還塞著花蕊的香甜與青莖的生澀。婆婆聽見大喊可惜，說是這胎必是女兒。承恩出來之後，這個夢就從記憶抹去，卻在此時浮現。

三個手足才養起一對兄弟，那獨生的承恩又需要多少姊妹？

「阿姐，你感覺承恩……」

「天恁冷，摻被拉到鼻空睡目好無？」敏芳的話才剛說完，屁聲就在被窩悶出以一股低音。

「王敏芳，你老了，尿臊皮又鬆忒。」

受到刺激的二姊掀起被窩，體味隨著被浪襲來，敏惠想憋氣，卻又止不住笑。她們抱成一團，又被門口的撞擊聲打斷。

隨便披了夾克下床，打開鐵門，就看見姪子捉著瓦斯桶站在門口。雖然月亮和路燈湊不足燭光，敏惠還是注意到那顆被剃得光禿的腦袋。

「你捶我家門幹嘛？」

「我就捶你要怎樣？我要捶就捶，我早上才進去過，不怕死啦。」

說完，姪子又舉起瓦斯桶，對著拴上的鐵門猛撞。鐵門嘎吱作響，上下波蕩後又回歸原狀。舉不起鐵桶的姪子洩了氣，於是轉開旋鈕，壓縮的氣體代替嘶吼。

華譯：8. 天恁冷，摻被拉到鼻空睡目好無？：天氣這麼冷，

把棉被拉到鼻子睡覺好嗎？

9. 尿臊皮又鬆忒：屁股又鬆掉了。

「我爸說你們都看不起我。」

敏惠愣住了，她以為家就像金字塔，不會結蛹的她們，只能待在底層匍匐前進。怎麼爬得賣力也成問題，難道她們應該蜷縮在地，等著家崩塌壓死自己嗎？

聽見弟弟要結婚的時候，敏惠簡直不可置信，還沒可憐完那女人，心中又燃起感謝。她不曉得弟弟怎麼把那女孩騙到手的，直到媽把一捆一捆的鈔票放進行李箱，綁上鮮豔的紅布條。她曾幻想在婚禮那天大叫新娘快跑，最後只跟著大姊二姊說恭喜。彼時的她還是單身，結了婚的姊姊不再拿錢回家，一個人扶養兄弟實在太累。

雖然就住在兩隔壁，弟媳從不喊她，也不會跟她說話。總是隔著圍牆，遠遠地瞪著自己。鄰居親戚都說那女人太毒，但敏惠知道她的恨。湊齊聘金的自己也是共犯，幫著家人把無辜騙進巢裡。

結婚又離婚的她，繞了一圈又回到隔壁，弟媳看她的表情才有了笑，只是隨著兒子長大，臀上的曲線又漸漸平穩。

這也是債，弟弟如今才終於破繭，開始噴灑毒粉。望向身後的家，兒

子房間的燈已經亮了，她卻沒有聽見腳步聲。或許此刻的承恩正躲在房裡，忙著吐絲。

「¹⁰假癲食屎，點火啊，點火佢就知你當慶。」

她沒有前進，卻被敏芳緊緊拽著。姪子一邊說著好，要自己走著瞧，一邊把瓦斯瓶放上機車。過短的距離沒能讓引擎聲遠去，敏惠望向圍牆，黑暗中，小弟和弟媳肯定也望著自己。

重新關上鐵門，穿著睡衣的兒子就站在客廳，沒有任何聲響，就像出了簡易庭的那一天。所以敏惠向前，抱住了不知所措的兒子。

「沒事，他們只是欺負我們家沒男人而已。」

承恩高了不少，胸膛也厚實許多，因為擁抱，能隱隱摸見聳起的肩胛骨。敏惠甚至聞到淡淡的狐臭，就像他的老子。過去每晚她都在忍耐，如今也無所謂了。似曾相識的暖流告訴她，兒子成了男人，雖然敏芳罵他不像男人，但她的生命不需要更多男人了。

華譯：10. 假癲食屎，點火啊，點火佢就知你當慶：

裝瘋賣傻，點火啊，點火我就知道你還會。

上了大學後，兒子去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臺北。就像當年的大姊，每次回來的承恩都沾上一點臺北。先是頭髮，然後是衣著，後來開始和敏惠談起學校。改變也引起敏惠的注意，追問敏惠外甥是不是交了女友。

細微的改變逐漸代謝累積，幾個月後，敏惠幾乎認不得自己的兒子。她無法否認差異帶來的恐懼，這麼多年來，她也以為弟弟就那樣了，直到他的兒子也成了男人。

如果懦弱不是兒子最後的模樣，那結了蠶胞的兒子又會孵化出什麼？她嘗試在腦海裡排練其他可能，卻總在叫承恩女友快逃的關頭敗下陣來。屢次挫折在敏惠的臉上淤積成斑紋，看起來越來越像自己的媽。

她又想把那天晚上，沒能問清敏惠的困惑講明白，錯過的時機卻像是股市，每次都疊惑著自己還有更好的下手時間。皺紋因歲月沉澱，雙脣因重力變得越發難開。無處宣洩的不安只能靠著否認擠壓封藏，她終於理解弟弟是如何在媽的包庇下展翅。

「承恩，你聽敏芳阿姨一句，客家的男人全是垃圾，沒一個好東西。」
敏惠咀嚼著這句話，就像夢裡的自己，吮乾花莖裡的甜。她反覆煎熬，

卻只等到太陽，剛進房屋的日光不夠明亮，只能摸著扶手下樓。敏芳還睡在三人座上，出乎意料的，承恩也縮在一旁的單人座上，無聲地望著自己。

「你沒睡啊。」

「睡不著。」承恩搖搖頭，但沒有看向自己，而是望著遠處發呆。

「媽泡杯咖啡給你要嗎？」

「媽……我朋友可以來家裡住幾晚嗎？」

「什麼朋友。」

「唉呦。」兒子的臉上滿是尷尬的紅潤，話語一度要從嘴邊竄出，又被吞吐成了喘息，最後擠出一句微弱的投降。「反正不是客家人就對了啦。」

不曉得是不是錯覺，敏惠覺得胸悶又開始發作了。她想著，自己是不是錯過了什麼，兒子怎麼一轉眼就成了這樣的男人。

短篇小說 佳作

我們的血流著海的味道

王嵐萱

萬物的視線總是朝向光的那面，所以當我墜入深不見底的海中，不同種類的魚投以好奇的目光開始聚集，並逐漸形成一個群體。牠們似乎辨認到有物象的存在，緊緊依附晃動的浪，緩慢游來我的身邊。

其中一條灰黑色的魚輕咬我的手臂，我認得這條魚——牠的背鰭像一排利刃，我試著將手指穿過牠的背鰭，牠眼珠子的黑暗仍無動於衷，我閉眼想像一根又一根的針扎入皮膚，想像帶有腥味的疼痛與灼熱迸發的觸感。

而我再度睜開眼的時候，殘存的冷是海水拂過指縫，那條黑棘鯛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接著，我的眼前出現橢圓狀的何氏棘魷。記憶在鬆動，片段的畫面碎裂成玻璃，反射出阿爸的側臉、頭前溪、釣線、網。

有些動作是「下意識」，當腦袋還來不及思考，身體透過本能先行做出反應，例如現在的我正用盡氣力勒住何氏棘魷的軀體，以指尖掐住牠的呼吸，無視牠反覆擺動的尾鰭。

碎玻璃拼湊成半個光滑的鏡面，阿爸小心翼翼地收線，把魚引到岸邊，待魚躍上水面濺起水花之時，他迅速掏出漁網縮減牠能逃出的範圍。「啪——」阿爸把漁網裡的魚丟進水桶，他對著坐在石頭上看他釣魚的我說：「阿弟，那條是何氏棘魷，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的。」

待我回過神時，我抓住的魚放棄掙扎，牠張開吻部，卻不再吐出泡泡。然後，何氏棘魷的鱗片從牠身上一點一滴消去，轉變為具象化的線條在我眼前交織，形成一張巨大的網子將我整個人囚困住，牠凝視著我說：「你才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在還能發出聲音的夜晚，我幾乎不曾做過什麼印象深刻的夢。心理學家說，每個人睡覺幾乎都會做夢，只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記得做過的夢。偏偏在蘇迪勒颱風到達的前幾天，我夢見自己在海底，那時醒來的第一個反應是：冷。但季節早就進入蟬聲齊放的盛夏，且外頭的天氣晴朗無

雲，當下我將責任歸咎於牆壁上老舊的窗型冷氣，或許是它怕我熱，擅自把房間的溫度降下。

我印象中那一天，阿爸提著一大袋釣魚裝備問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豬仔寮？我說，可是新聞都在播報颱風準備要來的消息，如果這時候還去海邊不會很危險嗎？阿爸說，但現在外面天氣滿好的，反正他只是手癢想去釣魚，一下子就回來，不會有事的。

大概是與昨晚的夢有關，我突然好想去看看海。只是去看一下子海而已，不會有事的——那時候的我這麼安慰自己。

我家就住在香山附近，而豬仔寮是離家裡最近的海。

記得第一次阿爸騎車載我去的途中，有兩個女生也騎著車，在彼此等候紅燈時，向我們開口搭話。

「歹勢啦！請問一下。」坐在後座的女生穿著小背心、踩著涼鞋，「我們知道『海之聲』要往哪騎嗎？」

「『海之聲』喔？新竹有這個所在？」阿爸伸手拍拍我，「阿弟你敢知影？」

我看那女生應該是用手上的智慧型手機在導航，就問她：「能借看一下導航嗎？」

「就是這個地方。」她把畫面給我們看，「我們在附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個路口。」

阿爸一看導航上的街景照片，立刻點點頭對前座的女生說：「欸——這個是『豬仔寮』啦！來來來，妳綴我來。」

新竹的風很大，我們又正好沿著海岸的方向，細小的鹽粒被風吹散，融進我的皮膚裡。阿爸彎進一條小路，在我聽見豬隻鳴叫的聲音之前，糞尿與廢水的惡臭味已先滲入鼻腔，我憋住氣。

對於第一次經過這條路的我說，那股刺激性的味道太難以忍受了，但對三不五時就來海邊釣魚的阿爸而言是習以為常的味道。

雖然風很大，但阿爸刻意把音量擴大：「阿弟你忍耐一下吼——這條小路過去就能看到海了。」

路面愈來愈坑坑疤疤，再騎過去就是混合著沙，然後我終於看見藍色的海。

我們抵達的時間恰巧是黃昏，橙色渲染整個天空，軟綿的雲層彷彿是橘子口味的夾心棉花糖。海在漲潮，堆疊的石礫慢慢被浪花覆蓋，我眼前是一條長長的海堤，而與我們同行的那兩位女生興奮地說：「哇——是天堂路！」

我用著她們自己準備的相機替她們拍下幾張與海的合照，我把眼睛貼在觀景器上時，由於外來的光線減弱使得我能專注眼前的主體。但當我將相機交還給她們時，才發現我身處在色調更為豐富的場景。我環視周遭的景色，視線脫離被侷限的窗格，眼睛捕獲到的藍色隨著灑下的光在閃閃發亮。

阿爸在一旁釣魚，我和她們聊了一會兒。她們告訴我，她們是從臺北過來的，網友們封「海之聲」是新竹必來的景點之一，來過這裡的人都認為：只有這地方能聽見海在說話。

我一邊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一邊直直地往長堤走。浪拍打上來的聲音是和緩的旋律，很有節奏地推移時間，直至天色澈底暗了下來，阿爸才喊我回家。

然而觸碰到蘇迪勒颱風的海是張牙舞爪的鬼怪，這一次無論我怎麼喊我要回家，湧上來的浪形塑成一雙接著一雙的手，它們抵住我的喉嚨，不讓我說話。

我仍舊無法忘掉那天的海呈現汙濁的灰黑色，交雜著強勁的風力，每一道浪都是足以切開皮層的銳利。遺留的唯一記憶是淹沒口鼻的是全然的黑，我在向下墜落，彷彿昨天歷經的那場夢般，整個人掉入看不見盡頭的隧道。

醒來，白色的光迎接我的身體，我處在白色的空間裡。阿爸自責地哭出聲來，宛如失神的人偶，反覆對著我說：「都是我的錯……」

我握住阿爸那雙粗糙的大手，想告訴他：我沒事啊——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嗎？可話語卻成了刺在喉嚨裡的魚骨，無法如我所願地傾吐而出。

我的聲音消失了，我成爲一個無法說話的人了。認知到自己再也發不出聲音的悲傷並沒有纏繞太久，可能是我將它視作一場交易，就好像小美人魚以聲音換取雙腳，我則是用聲音交換再一次活在這世上的機會。

順利出院的那一天，阿爸騎著摩托車載我，路途變換的風景不是往家的方向。

把車停好的阿爸拉著我走進廟裡，我嗅到熟悉的味道。

神桌上擺著水果和茶水，阿爸告訴我，這裡是「伯公廟」，剛來到新竹的時候，他三不五時帶我來這裡拜拜，問我有沒有印象？我點點頭，看著燃燒的香灰繞成圈圈，想起海裡的魚吐泡泡的模樣。

「伯公啊，就像是我們的家人。」阿爸點了一炷香遞給我，他嘴角上揚的線條宛如那時候咬著餌食躍在上空的一尾魚，「阿弟，你要不要跟伯公說說話？」

我接住香，阿爸隨即轉身朝向伯公跪下，他的嘴裡默唸著一連串的咒語。看著阿爸的背面，我模仿他的動作，輕輕地把膝蓋黏貼在地面。

好奇心促使我從口袋摸出手機來，我敲打螢幕上的鍵盤，把問題亮給阿爸看——「你剛剛和伯公說了什麼？」

「我請伯公保佑你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準備要離開前，我以指尖輕輕摩擦聲帶的位置，慢慢嚥下口水，試著用植入記憶的語言向伯公道別。

「承蒙你，正來寮。」

我後來才回想起不對勁的地方——阿爸似乎只有在外頭才會講著他也不是那麼熟悉的閩南語，大概是因為我們從新屋搬來香山的緣故，而香山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閩南人。我知道阿爸學習講閩南語是在避免自己格格不入，就像我跟著阿姆去菜市場，賣菜的阿姨永遠是和阿姆講著閩南語，可是阿姆從來不會以客語回應。

然而我卻從來都沒有問過為什麼。

失去聲音雖然帶給我溝通上的不便，但也正因為失去聲音，其他感官加快了運轉速度，讓我捕捉到更多語言的可能性。比方說，我先是藉由眼睛捕捉脣形的變化，再經由大腦思考並組合，然後試圖以最快的速度「讀懂」他人說的話。又或者是說，當我戴著耳機聽音樂時，收進的聲音在我耳裡徘徊，聲波的線條不斷交錯，構築一幅風景畫。

我感覺無法化作言語的，成為更開闊的亮光，緊緊包裹住我的生命。

走進魚市場，隨風飄動的腥味立刻闖入鼻腔。那是只能追溯的懷念。

那天之後，阿爸就不再去釣魚了。那些裝備安放在地下室的小房間沉睡著，彷彿是被下了詛咒的睡美人。或許在阿爸心中，那確實是永恆的詛咒。

其實我還是想看阿爸釣魚，只是身體會下意識地恐懼海。

經過一個魚攤，魚販正好在刮何氏棘魷的鱗片，刮著刮著也順道將我的回憶刮出小小的洞，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阿爸釣魚的模樣。

阿爸視釣魚為興趣，所以每當他捕撈到魚上岸時，也只是看一看，如果我在場的話，他會告訴我：這是黃鰭棘鯛，那是鱸魚——介紹完名稱就會把牠們放回水裡。唯獨去頭前溪的時候，阿爸每釣到一條何氏棘魷就會放進水桶，我問他：「阿爸，你不是都會把釣到的魚放回水裡嗎？」他告訴我：「阿弟，那條是何氏棘魷，牠們是生活在別處的魚種，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的，牠們會破壞新竹的原生魚種。」

「弟弟，欲買魚嗎？」

不小心在同一個魚攤站太久，魚販忍不住出聲將我喚回現場。

我搖搖頭，不好意思地快步離開。

能繞的攤販，我都繞過一遍，叫賣聲和拍手聲黏在一起，融進水流嘩啦嘩啦的聲音。我的腳下都是水，有的水帶著血絲，像死去的魚眼睛。

在我準備踏出魚市場時，微弱的呼救聲傳進我的耳裡，前腳又縮了回去。我轉身，試圖解析傳遞聲音的方位。

儘管剛剛的路我都行走過，卻隱隱有空間在剝落的感覺。我看見裂縫中有光在閃爍，靠近一看是唯一一標榜現撈現殺的攤販。這間魚市場的魚處理方式大部分是用急速冷凍，畢竟離漁港的位置稍微偏遠些，要能維持魚的新鮮度有些困難。而眼前這家成為熱門的攤販，檯面上的魚幾乎被掃光，只剩下一條黑棘鯛，牠的嘴巴緩慢一開一闔。

看著牠瀕臨死亡的樣態，我確信聲音是從牠口中發出來的。

「弟弟要買黑棘鯛嗎？這是早上剛捕撈到的，很新鮮喔。」魚販拿起殺魚刀，「而且我還可以快速替你做處理呢！」

魚販是看似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男子。見我不說話，只是默默盯著魚看，他自顧自地說起黑棘鯛的烹飪方式：「清蒸或是鹽烤都很好吃喔，我

能先幫你去除牠的鱗、鰓以及內臟。我特別推薦用『清蒸』的方式料理，你就去附近菜攤再買個老薑和一把青蔥，再放些辣椒，用大火燜煮，口感一定很棒！」

突然一個瞬間，燒灼感刺激我的神經，我的皮膚彷彿被鋒利的刀刃狠狠刮過——切開隙縫，然後剝去、切開隙縫，然後剝去……拉扯的動作不停地進行重複，帶出連結的巨大疼痛。我這時才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我感受到的所有痛覺，都是屬於那條黑棘鯛的。

——我必須買下牠。

指尖在手機螢幕上熟練地敲打，我掏出錢，將完全沒處理過的黑棘鯛放進水桶裡。

——我要去海邊。

新竹的風真的很大。發臭的小路再一次勾起記憶，可惜的是圈養的豬隻似乎變少了，迎接的鳴叫聲也就理所當然變小了。但我都記得——這條小路過去就能看到海了。

抵達的時刻正好是退潮，除了堆疊的砂礫裸露出來之外，更多的是沾染泥沙的瓶瓶罐罐、發霉的免洗筷、揉成一團的衛生紙……

映入眼簾的空間有變形的痕跡。拉近天空與海之間距離的長堤，受到過境的蘇迪勒颱風摧毀。即使如此也扼殺不了這片迷人的風景，我把鞋子脫掉，赤腳踩在沙灘上，提著水桶往前走，想要嘗試更靠近浪花。

手在顫抖，我放下水桶，坐了下來，深呼吸，吸氣——

吐氣——我看水桶裡的魚恢復些許的活力，至少牠能隨意擺動尾鰭。

黑棘鯛的尾鰭在慢慢融化，我有個預感：那時在魚市場看見的光，絕對是填補現實的幻影。

在牠被捕獲的瞬間，儘管吻部已經受到鉤子的撕裂，造成鮮血直流而傷口擴大，牠仍想再賭一把，爲了回到海的擁抱，牠在搖搖晃晃的船上猛烈翻動軀體，因爲還想活，就算弄得自己渾身是傷，牠也想奮力一搏。萬萬沒想到牠的掙扎換得堅硬物質的敲擊，牠雖然還沒死，卻不再有力氣。牠被夾雜在冰塊堆中，身上的痛還未消解，牠知道自己不再有力氣反抗。

我的衣服擰出水來，我不確定是汗還是海。

黑棘鯛的尾鰭又縫合起來，彷彿我剛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虛構而成的。

接著，我好像聽見牠在對我說話。

「其實我不太明白你為什麼要把我買下。」

「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就突然想買下你。」

「難不成是愧疚感嗎？」黑棘鯛笑了一聲，「怎麼可能嘛——」

「雖然聽起來可能會是很可笑的答案……」我抿了抿脣，「但我在準備要離開魚市場的時候，聽見你在呼救的聲音喔。」

「你聽錯了，那不可能是我——」黑棘鯛的聲音變得有些虛弱，「我想死。得知自己無法反抗之後，我只想死。」牠嘆了一口氣，繼續說：「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眼見同伴一個接著一個，在清醒時刻被拔除器官時，我確實內心有所動搖，我忽然覺得這一切都好可怕——我的同伴叫得更撕心裂肺，我多麼希望自己能聽不見那些慘叫，但也好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目標。」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把你買下或許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對吧？」

「這世上沒有什麼正確或錯誤的決定，因為掌握決定權的人是在你手上。我會有這樣的命運也是我自己造就的，與你沒有任何關聯。」黑棘鯛在狹窄的空間游泳，「我不認為你把我放走是爲了我好，我知道那只是爲了滿足你自己的私慾。」

拍打到我腳踝的浪花挾帶著碎玻璃的微光，刺刺的、痛痛的，腳底板似乎滲出一些紅色汁液，殘留著魚市場的腥味。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呢？」

「隨便你處理，因爲我不打算再掙扎。」

「我明白了。」

我提著放置黑棘鯛的水桶，沿著踩出來的腳印回去。

站在長堤上看海，不知不覺也到了黃昏，金黃色的光打在波浪上，熠熠生輝。

回到家，阿姆問我「黑棘鯛」是從哪來的？我沒有多做解釋，只是把後來買到的老薑跟青蔥一併交給她，然後在字條上寫著：「請用『清蒸』的方式烹調。」

黑棘鯛的肉質緊實細嫩，油脂分布恰當，果然如魚販所說的很適合清蒸，鮮甜的滋味鎖在裡面，再藉著咀嚼的動作把味道融化在口中——這是我有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魚。

收拾餐盤的時候，阿爸問我，今天是不是去海邊了？我點點頭。他嘴角輕輕勾起不明顯的弧度，他告訴我，他靈敏的鼻子嗅到鹽粒的味道，他說那是身為靠海的客家人，一聞就知道的味道。

我等阿爸和阿姆都回房之後，一個人走去地下室的小房間，拿著手電筒不斷翻找堆積的雜物，直到灰塵飄滿整身才終於找到——放置許久的釣魚裝備。

成為吻醒睡美人的王子，是我的決定。

我躡手躡腳地將沉重的裝備搬進我自己的房間。睡前，我傳了邀他明天一起去豬仔寮釣魚的訊息給阿爸，我想請他教我釣魚。

我開始想像阿爸挺直背脊，以手腕發力，輕輕拋出釣線，鉛墜靜靜地沉入海面，等待著願意咬餌上鉤的魚。

而我想像自己躺在沙灘上，夜空中繁星點點，

很漂亮……我握住一只貝殼，把它放在耳邊，

聽聽看海說了些什麼話。我的眼睛注視著深

藍色畫布，波浪形塑成搖籃的手晃盪。

浪花慢慢將我的身體推移到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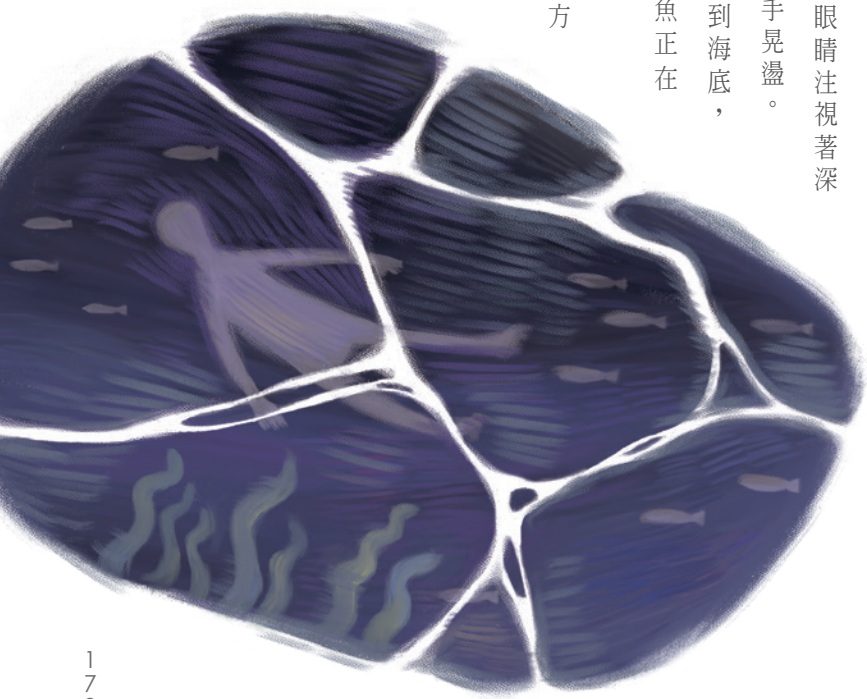
我在海中呼吸，看見游動的魚正在

遠離。

這一次，就讓我背離光的方

向，讓我獨自沉沒在汪洋的大

海中。



短篇小說 佳作

一日落水一日晴

夏意淳

午後山裡起霧，外面被霧氣洗過的山丘看起來靜謐清潔。

一陣一陣絲薄涼氣飄進屋裡，安靜無聲，唯有擺在客廳中間的水族箱嘟嘟地打著氣。

堂叔喝了一口梅汁，面無表情，看不出酸甜。進東偷覷著堂叔，半年不見，堂叔神采煥發，圓臉方下巴，眼梢細細，皮膚黝黑，不笑時抿緊嘴巴，顯得特別嚴肅。

這些都讓進東想起父親。

近元旦，進東跟阿公去巡梅園的花況。

細雨方歇，天空貼著洋蔥皮般半透明的雲層，薄薄的淡金陽光裡，有濕涼的溼潤。進東家的梅園沿山坡種植，阿公的摩托車沿著細窄小路蜿蜒至山谷。梅花開得不好關係到收成，今年比去年好一點，但也沒多好，天氣太熱了，梅花開不出來，阿公說雨水又太慢來，梅子果實可能會小一點。

「立春落水透清明，一日落水一日晴。」阿公說若真能這樣就好了。

梅樹開花時天氣當然是越冷越好，但也有冷得太亂的年，像進東父親去世的那一年，天氣先遇大豪雨再遇寒流，影響梅子結果率，收成大減。

進東的父親就在那一年清明採收前發生車禍去世。

父親還在時，進東覺得住山上很好。梅農家的日常，歲月流轉端賴父親手裡一本鮮黃色農民曆，臘月含苞，正月花開，雨水時盛放，春分風拂花謝，梅樹新綠中暗藏小梅子，粒粒可辨。四季分明，就像小學固定有上下學期，生活都在軌道裡，讓進東覺得特別心安。

這片梅園是母親娘家留給她的嫁妝，父親常笑說自己是被母親從北埔拐來的長工。

因為路途遙遠，進東一家逢節才回北埔，阿公阿婆與父親見面時多講客語，這讓母親很介意。

「感覺我是外人ㄟ，你們一定是在講我的壞話。」母親常疑神疑鬼。

進東雖也聽不懂，但因為阿婆煮的菜非常好吃，回程還能帶些梅乾菜、筍乾回山上，他其實很喜歡回北埔。

阿公阿婆很少來山上，但是有個堂叔倒是常來。

「你這個堂弟的生意怎麼都做不起來啊？老是來借錢？」母親常抱怨。
「實在運數還毋好——運氣不好啦。」父親多半只是傻笑。

父親喜歡梅園，工作也非常努力，母親雖有抱怨，也只是輕輕帶過。

進東住的山丘上，清晨午後都有薄霧輕掛，梅花開時整個山丘浮盪著細細碎碎的鮮白，與此同時，結果時的天氣變化更讓人掛心。擔心有霜帶寒，有雨帶風，花開的日子裡隱隱散發的農人心中微帶酸澀的氣味，讓那花無法美得純粹。如果熬過季節的考驗，花季接近尾聲時，梅樹上煞是熱鬧：那花有開到最盛的，有近凋萎的，有微小果實初生，另有主幹旁枝正萌芽生葉，諸如此類的凋謝生發都在同一棵樹上。進東常覺得，梅花的開謝就是他最早知道的奇蹟。

然後是收成。

清明前先採一批青梅。徒手上樹，竹竿敲打，一次收集。進東個子小，總撈不到高枝，只能負責低頭撿打下來的梅子，眼下有青有黃，落地發光。

到春假後的四月底，橙黃澤亮的黃梅，汁液飽滿帶著濃郁果香，時節一到，滿山的梅子黃熟得飛快，來不及採收的就零落一地，滿坑滿谷的爛

梅看得人好不心驚。父親帶著工人與落梅激烈地拔河著，狹小的山路穿梭著載運梅子的貨車。父親的一根直竿和簡單的梯子就靠在樹上，在暖風與陽光薰蒸之下，梅子酸甜的氣息暈散開來，讓人口齒生津，大部分梅樹都種植在山坡地上，人聲在葉間此起彼落，流動著豐收的喜悅，進東雖幫不上大忙，但光是穿梭在大人與梅樹之間就夠他興奮上整個月。

在家裡，進東會跟著母親洗滌梅子、泡鹽、沖水、石壓、撒糖，再裝進一罐罐碩大的玻璃罐裡，接下來就都是時間的事。

採梅時節，母親的身影總忙進忙出，沒有片刻閒著。有時從遠處看，母親彎腰忙碌的背影總會讓進東聯想到北埔的阿婆，阿婆在北埔也用這些步驟晒著蘿蔔乾。

兩次採收的空檔，進東陪父親巡梅樹時，看到新的落果，也會幫忙撿拾。有時一路撿多了，連捧著它們的雙手都果香滿盈。他小時嘴饞，會忍不住嚐一個，酸澀盈口，他臉都皺成一團，父親在一旁哈哈大笑。

收成完成，整個山頭仍流動著黃梅的餘香，整個山丘上倏然恢復安靜，家裡客廳的電熱水壺總是靜靜燒著開水，茶壺裡有碧瑩瑩的綠茶。別

人家才開始過起夏天，而進東家的這一年算是結束了，時間的流動從來不會被打亂腳步，梅樹的四季就是進東的四季。

但父親的驟逝打亂了梅園的節奏。

那是初夏的一個夜，進東還在念國小，父親帶著他去朋友家採水蜜桃，聊得太晚，回程時天已夜，父子倆在黑魅似夢的蜿蜒山路行車，車內泛著水蜜桃的香甜，進東繫著安全帶坐在後座，人雖清醒但昏昏欲睡，在下一個彎口，對面車道突然一輛車打遠光燈急速交會，逆向越線的大卡車上司機瞓睡了，強大光線一時擁塞進視網膜裡，漫淹而下的奪目閃光讓父子倆眼前一片曝白的短暫視盲：「小東，頭趴下！」這是父親最後說的話。接續父親的慘叫，進東聽到金屬變形摺疊的聲音，還有自己骨骼內臟不同部位爆裂的細微聲響，一種焦臭的味道從他身體深處炸開。

車禍剛好在採梅的前一天，在霧社往信義的一個大轉彎上。爽朗的父親沒受什麼苦，救護車尚未在黑夜中開到醫院，人就走了。

進東住了兩個月的醫院，出院時，父親已經不見了。

那年錯過最好的採梅時節，幸虧鄰居找人來幫忙，唯兩籃梅子沒跟上

貨運，被留在院子的角落，隨心亂的時刻沉默，無人理會，不久自然腐去，等喪禮辦完，那兩籃梅子黃爛的氣味仍久久不去。

每天清晨，進東在學校操場開始做暖身操，拉筋動作單調，但他在那枯燥的韻律裡面感覺到平靜，在伸展中感受到心跳的熱氣。尤其是寒冷多霧的冬天清晨，練跑後，眾人吐出的白色氣息，彷彿正與霧氣共振，進東清楚感覺到身體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這讓他很喜歡。

上國中後進東參加田徑隊的訓練，專攻百米。他喜歡短程激烈的衝刺，瞬間的爆發特別刺激，起跑之後，進東會立刻進入一個靜定的世界，心念與身體合一，萬籟俱寂，他能聽見自己心脈的搏跳聲，感覺每一步都踏在一個精準私密的節拍上。

教練說進東有天分，有機會突破十三秒，就能保送到公立高中的田徑班。父親離開後，車禍賠償金尚在打官司，阿公阿婆爲了幫助母親，特地從北埔搬來同住，阿公努力學習，很快就可以幫母親打理梅園的工作。

「恁多微毛末節做毋去，做大項下就好。」阿婆常要母親多休息，小事他們老人家來做就好。

母親漸漸發現，即使不會說客語，但阿公阿婆說的話她竟都能懂。

「可能我以前沒有認真聽吧。」母親有次不好意思地對進東說。

進東覺得阿公阿婆說的話，腔調如流水，那麼自然就能流到他心裡，妥妥貼貼。

「鹹魚仔鹹丟丟仔，傍飯毋好傍恁粗。」

當阿婆這樣說時，進東就知道要多吃幾口白飯。

「佢這下心神毋定，最好莫分佢駛車，驚怕會出事情。」

這是阿公要他照顧悲傷的母親。

進東能感受到阿公阿婆對他們母子的疼惜，家人之間的日常，自有無須言語的時刻。

阿婆也在家裡的院埕晒起蘿蔔乾，她說山上晒出來的蘿蔔乾特別清脆。

「因為高山蘿蔔特別好啊。」母親說。她現在也會跟著阿婆學做紅糟和豆腐乳，一罐一罐寫上日期，照著阿婆的指示擺進櫥櫃。那年梅子收成後，阿婆嘗試醃點梅子乾佐飯，鹹鹹的，襯得白飯特別香甜。

「明年多晒一點，也許可以賣。」母親盤算著說。

父親的去世讓進東很不安，他對長大有急迫感，跑步是最快離開山丘的方法，雖然最終不知會跑向什麼樣的世界，但他深信跑得越快就能去得更遠。

進東晚上在家會做伏地挺身、仰臥起坐、全蹲與蛙跳，規律的練習加強肌力。阿公會在一旁幫忙數，有時走開一下去跟鄰居聊天，回來時都會不放心地問他有沒有少做。

「我才沒有，阿公每次都這樣說，感覺很不好ㄟ！」他總會高聲抗議。但有時他也能感受到阿公的細心。

「若車輪仔摸起來無風，愛嘮風哩！」阿公才說完，不多時便幫進東的腳踏車打好氣。

好像直接跳過一個世代，高大健壯的阿公對進東而言已是父親的存在。

最近一跑完，進東會感受到內臟被強大脈搏吞噬般得喘不過氣。

「腳步的節奏不太順，呼吸也沒調好。」教練皺眉。

自從上次幫母親修枝砍樹腰受傷之後，訓練的成績一直停在十四五秒，總是無法突破。教練說慢慢來，不要太急：「留得青山在嘛！」

修枝開花之後，今年的梅子又開始結果。

每年採收梅子的時候，山丘上瀰漫著一種節慶氣氛，但又帶點微微緊張的騷動。

開始採梅時，阿婆會準備金紙祭品，開工前，母親會在梅樹下執香祈求：

「捻香拜請本地土地公，今日弟子選擇良時吉日來開工採梅子，弟子備了祭品奉敬，祈求開工平安順利。」

阿公和幫忙的工人站在母親身後，雙手合十跟著默禱。靜默時刻，進東覺得連老梅樹彷彿也彎下墨黑的樹幹正在側耳傾聽。霧氣漸湧與焚紙應和，老梅樹周遭更顯迷濛。

每年為期一個月的梅子採收，都是從四月下旬的某一天開始。

採梅開始，地上鋪塑膠布，低的梅子用手採，高的用竹竿打，幫忙的人在陡坡上順勢用腳上的雨鞋將地上的梅子推進尼龍編織袋裡。中午放飯

時，工人們會生吃幾顆帶胭脂紅的梅子，沾點帶來的鹽巴，吃完梅子吐籽，梅核上密布的小細孔特別好看。

採收後的梅子運到工寮，然後由阿公接手，工寮裡的做梅精的設備在父親生前就已經完全更新，用機器脫毛退澀，機器設計都是細心的父親慢慢改慢慢做，順手好用。

因為梅子收購價錢不好，阿公也學會做梅精。將梅子用機器絞成湯汁，用修枝下來的梅樹枝幹當柴火，慢火細煮，一邊撈去梅雜渣，一次約要煮上一天。收成時，一早出門要十一、二點才回家，有時就住在工寮。

「魚仔煎好吔，遽遽摻佢撩起來。」進東照著阿婆的交代，將魚仔細裝進盤子，送飯去工寮給阿公吃。

若是提早收工，阿公就會要進東留在工寮幫忙，然後再一起回家。

晚飯時，阿公會喝一點酒，到工作結束時，多半酒精就開始發作。

進東微扶著阿公，月光慢慢地出現，像白色粉彩畫暈開在黑色畫布上，月光細篩過風中安靜搖擺的枝葉，像薄絹輕敷在山丘上，將兩祖孫的影子拉得長長的，除了阿公的喘息聲，進東幾乎可以聽見山上的靜夜裡，

身邊所有植物正在無限延伸生長的聲響，既孤寂又充滿生氣。回到家，喝醉酒的阿公剛坐下，但喝完茶又站起，搖晃著身體，有一瞬進東錯以為阿公的身體就要倒下，但阿公只是搖晃著拉開房門走進去。

有時候進東會在阿公臉上讀到一種表情，讓他想起父親過世以前的樣子，迷濛的笑容，有一點模糊若有所思的感覺，好像是拍照時的手晃失了焦。

梅園所在的山丘上，清晨午後雲霧瀰漫是日常，而清晨薄明之時尤其美：山稜線和樹形，讓那白霧有了姿態，霧開時，山勢的稜線和遠處的融日光，暈開了天空，在光和霧之間有群樹擺盪，雲淺霧濛，連晨曦都欲言又止，整個山丘泛出無色無華，薄明的靈光。

昨天陪阿公巡梅園時，進東在一棵梅樹上，發現一隻小青蛇，纏在綠色的枝葉之間，溫吞吞靜伏納涼，嚇了他一大跳。今年梅子結得滿，梅園空氣裡全是橫肆錯織的鮮果香氣。他站在果實纍纍的梅樹下，感到自己身處在一種自然生發的頻率裡，是一種比在操場上平靜但更細微的頻率，彷彿是撥開時間摺縫，獨自一人靜坐進那恍如停格的精微時間之中。

今年採梅之前，久未見到的堂叔又出現了。那天家裡只有進東和阿婆在。「做到半生死，錢又分人騙淨淨，實在衰到貼地！」堂叔的口氣很誠摯。阿婆自顧自地在院埕幫蘿蔔乾翻面，並不請堂叔進去坐。堂叔畢恭畢敬站的挺直，一張圓臉笑得滿。

「動啊着就唉唉嘆個人，愛仰仔做大事？」阿婆冷不防轉身過來，沉著臉，直接望著堂叔的眼睛說。堂叔一時無法閃躲，只得把頭垂得低低的，不敢作聲。

堂叔訕訕然離開後，進東忍不住想馬上跑去跟阿公說，阿婆說算了，反正也沒借他錢，別讓家裡的人不開心。

進東跑去工寮時，阿公正在檢查工寮的機器。他將插頭反覆拔了又插上去，看上去像某種不放心的練習，非常謹慎的神情。

進東常常在阿公臉上看到那種神情。

有時在平靜的黃昏，阿公會開了燈，一臉謹慎的伏在茶几前，用放大鏡看舊照片，年輕的阿婆和稚幼的父親。在照片上，父親有時和進東一樣大，一樣調皮：從樹上摔下來，額頭縫三針，國中時老是沒寫作業被罰跑

操場，還有在外島當兵時，執槍拍攝的英姿，諸如此類的回憶，黑白的或彩色的。

在人生中，阿公他們三人已經無法再擁有共同的未來，現在阿公只能在放大鏡下，觀看三人密密麻麻的過去，那還沒有進東和母親時的過去。這種神情讓進東心裡不好受，彷彿是因為自己還太小，無法分擔這些心情，阿公才有這種戰戰兢兢的憂傷。

星期一早上從操場練跑完走回去教室，進東有點興奮，今天的成績進步了零點三秒。進了教室剛好在發牛奶。他每天在學校會喝一種玻璃瓶裝的牛奶，胖胖圓圓的透明瓶身，瓶口用一枚圓形硬紙板栓蓋，然後上面再用一種透明玻璃紙裹住，喝時必須用挑針把紙板挑開。每天進東總是很期待發牛奶的時候，但現在，那圓圓的瓶身讓他想起那天來借錢的堂叔，那牛奶喝來也失了味道。

初冬的時候，家裡準備開始晒菜乾。

「晒鹹淡囉！」母親也會說。今年要晒蘿蔔和長豇豆，蘿蔔先刨成絲、或片、或成段地晒。晒過的長豇豆呈深褐色，簡單的豇豆排骨湯，土土的

色澤，卻有濃厚甘醇的滋味。並不是華麗的菜色，但家裡存著這些菜乾，四季都不怕沒東西吃。

此時梅園靜等開花，一時無事，母親會幫著將蘿蔔洗淨鹽醃壓石，然後全家人再幫忙排列曝曬。自從阿公阿婆搬來一起住之後，家裡的院埕和圍牆上總有一把把豇豆或蘿蔔片、或是芥菜正在晒著。有時進東從外面回來，一陣風刮過，那鹹鹹一波裡混雜著蔬菜的苦味和醇味向他湧來，是種嗅覺的日常刺激。

那天天空灰澹，厚厚的雲像眼袋周圍一圈漩渦狀皺紋，雨將下未下的悶。跟雨賽跑似的，進東幫著阿婆快手快腳地收拾院埕裡晒的菜乾。

「阿姆，下午肥料行的老闆會來拿錢喔。我放在桌上，記得拿收據喔！」母親交代阿婆後就出門，因為阿公回去北埔辦事，最近母親自己一個人較忙。

「轉寒哩！加領袂仔，無寒著斯無結無煞。」阿婆交代母親添衣。母親出去後，阿婆說那錢是剛剛才借回來的，她擔心的說梅子價錢一年不如一年。

進東一邊聽著，手裡仍勤快地收著晒菜乾的竹篩，再把它們擺到倉庫一一擺好。如此或晴或陰，曝曬期間總要來來回回好幾次。

祖孫兩人正說著話，忽見一個熟悉身影往家裡走來，手裡還提著禮盒，待走近時一看，赫然就是那個愛借錢的堂叔。

阿婆臉色一黯：「攏死人。」祖孫倆亦不迎接來客，逕自往屋子走去。「伯姆！」堂叔緊跟著進來。

阿婆一進客廳就迅速把那包肥料錢收進抽屜。

進東進去廚房泡茶，正倒掉第一泡雜水的時候，突然聽到阿婆唉呦一聲，他馬上往客廳衝出去，只看到阿婆跌在地上，堂叔已一溜煙跑出去，抽屜大開，他馬上知道發生什麼事，一將阿婆扶起，他隨即衝出去追趕。

兩人追逐百米之後，小叔回頭看了進東一眼，對著他喊：「我只是借用一下，以後會還啦！不要追了。」進東不放棄，繼續追上去，彷彿在操場一樣。快追到車站的時候，堂叔的腳步已經慢下來了，此時天空突然啪地開始下起雨來，雨水澆在微溫的柏油地面，蒸發出一陣淡淡的淺霧，雨水腥鮮的氣味，瞬時在兩人之間蔓延開來。在到達車站之前，堂叔力氣用

盡，終於在路邊停下來，彎著腰喘不過氣來。進東速度不減，跑到堂叔身邊時一把將錢奪過來，隨即抱著錢轉身就跑，堂叔放棄拉扯，在進東身後仍兀自喘著氣，無力追過來。

「失禮！」小叔突然用盡力氣向進東的背影喊出這一句。

此時，懸在沉厚烏雲底的雨絲終於傾盆而下，粗大的雨絲斑斑點點落在進東身上，他沒有回頭，把錢胡亂塞到衣服裡面，繼續往家的方向跑去。約半年後，堂叔竟又登門拜訪，這次全家人都在。

「上擺摻阿哥借錢去做生理，今下還錢。」堂叔掏出一疊錢放桌上。可能太過驚訝，家裡都沒人說話。堂叔開始說最近做的生意終於開始賺錢，他向母親說以前跟父親借的錢，他以後都會還的。

明明是好事，但客廳裡流動著濃濃的尷尬氣氛，一時無人開口。

「那太好了，我們都替你高興。」母親率先表達善意。

阿婆簡單的要堂叔留下來吃飯，說罷就起身和阿公兩人去廚房。

母親叫進東帶堂叔去看梅園，她自己要去一下農會。

去梅園的陡坡上下落差大，進東一路走得飛快，堂叔不多久就有點喘。

進東邊走邊環顧四周，再沒多久就要開始採收梅子，季節到了，一切都蓄勢待發。這段路父親領著他走過，現在阿公也領著他走，傳承有時僅僅只是血脈，其實很輕盈。

「你們家的梅園真大啊！」堂叔邊喘邊說。

「總共五百六十六棵梅樹，其中還有幾棵是超過四十年的老梅樹。」進東忍不住炫耀，但隨即覺得失態，客氣地補充：「今年天氣比較好，阿公說立春落水透清明，一日落水一日晴啦！」

「好厲害。」堂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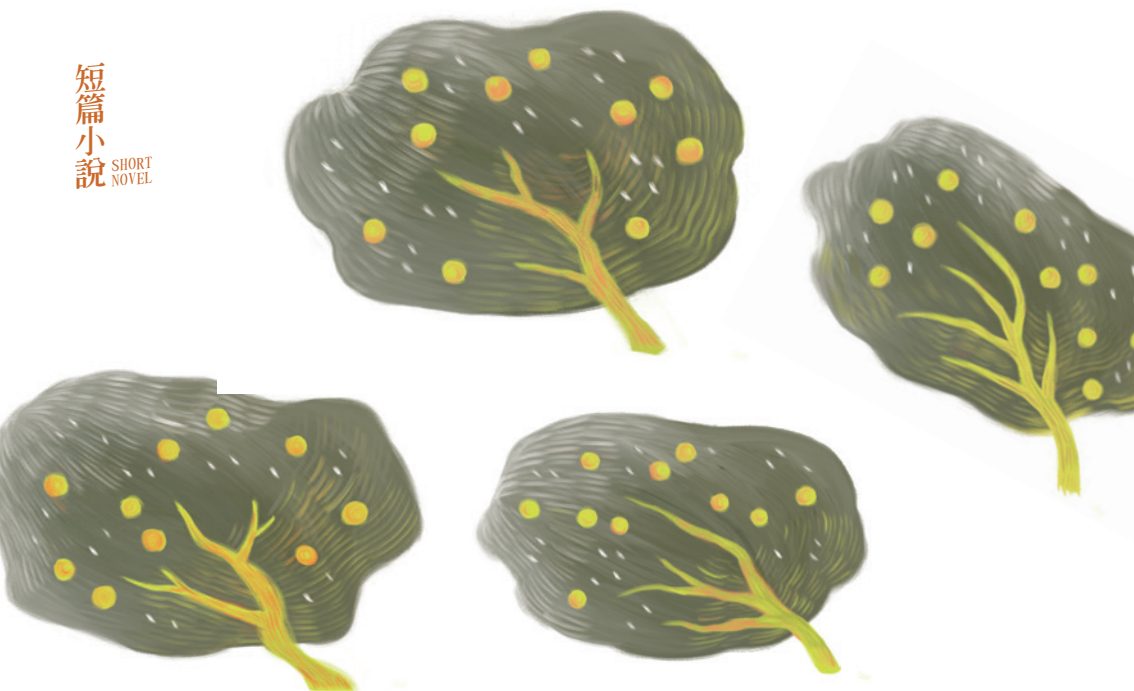
「但你也好厲害，跑得真快。」堂叔摸摸頭，有點尷尬的讚美著。

進東反倒有點不好意思，傻傻笑著。

此時兩人並肩，正站在梅園的高處，被樹叢圍繞著，時間流逝，隨著風吹草動。往下望，樹林在簡單樸實的背景中，延伸出廣闊的邊際，可以看見遠方的輪廓，這是進東熟悉的風景。

進東眼睛直直看著眼前一大片翠綠的梅園，末了小聲地說：「叔叔，你只是運氣不好。」

「實在運數還毋好，我爸以前有說過你。」進東頭低低地繼續說。



堂叔的眼睛裡有一絲濕潤閃過，但他隨即抬頭假意摸著一顆青梅。

「我現在要開始好了。」堂叔口氣溫和地回答說。

回程往上走時，進東放慢腳步，霧氣漸濃，彷彿擁簇著兩人的腳步。

身邊拂過一株一株沉沉的梅樹，不知怎的，進東覺得梅樹好像變矮了些，突然又想到自己比去年長高了五公分。

也許這學期就能突破十三秒了吧，那時會是什麼心情？進東期待著。

午後山上的霧又漫起，淡淡薄薄地，落在掛滿梅子的梅樹上，透綠的霧氣，在兩人之間的空間徐徐浮動震盪著。

短篇小說 佳作

種樹

張子柔

「阿昭啊，妳今天打扮得這麼漂亮，是要去哪啊？」隔壁的阿水嬭問著。手裡不斷用衣服擰著洗衣板，肥皂在搓揉下逐漸壯大成一個個的泡沫團，順著水流流到西邊，阿水嬭見泡沫流走，趕緊再加肥皂。

阿昭身穿一襲石柳紅長洋裝，圖案為碎花拼貼而成，點綴幾朵綻放帶有富貴感的牡丹花，顯得十分喜氣。腰間有一圈金亮的金屬皮帶扣環塑型腰身。領口的設計也別出心裁，使用旗袍式的斜邊布釦，增添一種權貴階級拘謹的氛圍。袖口與裙襬則用荷葉邊剪裁，風一吹袖子與裙襬就會翩然起舞。

「沒啦，今天是我跟阿國的十周年。而且今天是假日，他老吩咐我要穿好一點，一起過節。哪有打扮啦？洗衣服是要打扮什麼？」阿昭拿起米黃色帶雜質的肥皂，用力將肥皂塗抹在衣領，試圖把領子上泛黃的髒污去除。

每家每戶都在用洗衣機洗衣服，河邊早就沒有其他太太的蹤影。這年頭，村裡還會在河邊洗衣服的只剩阿昭與阿水嬸。阿水嬸的家境貧乏，需要為一家七口精打細算。鎮上雖也工業化十多年，但窗簾工廠不會造成河川汙染，所以水依舊清澈。阿水嬸的老公甚至會特地到河的上游提回兩大桶的水，他說這裡的河水源頭來自山泉水，甘甘甜甜的，河裡的淡水魚還比海裡的鹹水魚美味。

阿水嬸沒有化妝的習慣，臉上乾乾淨淨，衣服很簡單的白麻布衣配上藍色小圓點的七分褲。長髮盤上去，有種俐落感。平時沒有在保養，頭髮卻如溪水般在陽光下粼粼發亮。

「唉呦，結婚十年還這麼恩愛喔？如果我家那死人也這麼浪漫就好囉！」阿水嬸半開玩笑地抱怨。

阿昭笑而不應，用水洗了沾滿泡沫的雙手後甩一甩，清理腳底的泥沙，穿上黑底繡花鞋後緩慢地略過覆滿青苔的石頭，站在晒得燥熱的土壤上。

「我先回去了，阿國還在等我做飯。」

阿昭放下原本綁在大腿邊的裙襬，拍一拍裙上的皺褶，待石柳紅碎花裙及腳踝處後，把洗衣板放在衣服堆上，抱著木桶返家。

朱紅色瓦片整齊排列在三合院的屋頂，房屋講求風水與美觀，大門爲了避免與對門人家正對沖煞，刻意將門移到東方，成斜燕尾，而兩側高聳的山牆搭配屋脊的燕尾裝飾，屋外垂掛著精緻的木製雕刻畫作，多半如多子、多壽、多福的吉祥話，與阿昭未出嫁時在西湖老家的灰瓦紅磚簡樸的四合院有那麼一點不同，她起初有些不適應，但發覺入夜後，黑暗中一切都是一樣的，才慢慢接受。

客廳裡的擺飾很簡潔，正門左側爲一排厚實的棕色原木大理石木椅，牆上貼著大紅福字，右側爲軍綠色典雅的單人座沙發，皮製扶手上頭的布匹滾邊有流蘇條條垂下，是長官送給阿國的升官禮。而正對門是檜木製成的神主桌噴上絳紅的漆，桌上多個神主牌立在上頭，兩旁神明燈工整地對齊。客廳與飯廳用白色拱門連通，兩處清楚可見，使屋內有寬闊的流通感。

阿昭一進到屋裡，神明燈暗紅的光充斥在客廳裡，在黯淡的環境遲鈍地閃爍。陰涼氣流透過搖晃的綠紗窗子襲入屋內，上頭紅木吊扇緩緩地運作，窗邊釘著附近窗簾工廠發送的日曆，沾點積染已久的塵埃，日期停在幾年前的某個星期四，褪色的燙金白紙下方翹起，隨著那股氣流浮浮擺動。

「妳去哪了？」阿國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抽著菸。

「洗衣服。」阿昭原本望著阿國手上火紅燃燒的菸，聽到詢問低頭看了看木桶。

「早上怎麼不洗？都中午了。」

「早上去編竹籬笆、翻土。忙一忙就到現在了。」

「我餓了。」阿國吸了最後一口，把菸往菸灰缸熄了。

阿昭趕緊放下木桶，到廚房炒了兩道菜，並煮了麵，端到飯廳，阿國早已等在飯桌前。

「沒飯？」

「來不及煮。」

阿國得到回應後，視線從飯桌看向妻子的臉，漸漸往下移，眼神定在長裙上。

「妳今天怎麼穿這樣？」

「今天是……沒啦。太久沒穿這件，放在衣櫃裡怕發霉。」

「喔。」

阿昭提起木桶往前院的晒衣竿走去。她拿起桶裡的衣服使勁一甩，衣服上的水噴濺在臉上，進到眼裡，流了出來。她短暫恍了神，用長洋裝的袖口把臉上的水擦乾，將手裡的衣服掛上晒衣竿，並且隨手從一旁的支架上取下前兩天洗的黑色分趾工作鞋回到屋中。阿國又點起了一根長壽菸坐在沙發上，閉著眼打盹。夾著煙的手，腕上圈著亮晃晃的金錶，框上鑲有少許的碎裸鑽，精光切面反射一些屋外稀晃的日光。

「我們不出門嗎？」阿昭試探道。

「我累了。」阿國微微睜開眼瞟了一眼妻子，悠悠地將菸往嘴裡呼了一口。

阿昭脫去身上的石榴紅碎花洋裝，換上有些陳舊褪色的藍衫與黑寬褲，沒神地看著衣櫃門上圓鏡中的自己，她抹了鏡上擋住臉龐白糊糊的汗

點。床頭的結婚照兩人都嬌羞地笑著，一旁的小櫃兒擺著母親在世時留給她的玉鐲子嫁妝，她每晚都須看著它才能入睡，卻不願想起母親去世的那天。定了定神，她套上袖套，上頭原繡著一對戲水鴛鴦，但線頭已脫落，早已看不清原來的圖案。

「我去整理一下菜園。」阿昭出門時向裡屋喊了一聲。

在屋旁的小菜園裡，阿昭摘下幾粒熟透的番茄與準備晚餐用來爆香的綠蔥。紋白蝶隨著微風飛舞，她蹲下把高麗菜葉子翻了翻，抓起一隻隻綠色的菜蟲放在手裡，集中到了同一顆高麗菜上。阿水嬸拿著肥料經過，見狀上前一看。

「妳這樣不行啦！菜蟲就是要殺光啊！哪有人像妳一樣養著菜蟲的？」阿水嬸看著一堆菜蟲在高麗菜上蠕動，皺起了眉頭。

阿昭依舊蹲著。看見菜蟲寶寶津津有味地吃著高麗菜，她眯起了眼睛，嘴角露出微笑。紋白蝶飛了一陣安穩地停在了她的身上，像是知道她是個不隨意殺生的好人。

阿水嬌看著阿昭嘆了口氣，轉換語氣詢問：「你們夫妻倆過得怎麼樣？甜甜蜜蜜喔？」

阿昭聽到阿水嬌的話眼神閃了一下，嘴角漸漸鬆了下來。

「好啦！之後再聊。我晚點還要去趟黃昏市場，最近菜豐收，菜價都便宜了。」

阿水嬌笑著把好奇心收了回來，舉起肥料桶離開了田地。

橙色的夕陽從山的西邊打出，霧面厚玻璃窗在照射下，飯廳被濃濃的雕花幾何圖形填滿，黯黃的像土地公廟前偶爾會演出的皮影戲。餘暉晒在阿昭處理完農務困頓的側臉，絳紅的木製神主桌被陰影遮掩，只剩神主牌黃澄澄地亮著。牆上四方形時鐘的齒輪轉動產生磨合聲，她的手肘撐在飯桌，頭靠著手腕，慵懶地凝視桌上飯菜的熱氣漸漸消逝。

時鐘一格一格迂緩地走動。慢慢地，她的身體愈來愈沉。

阿誠在家門口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她正要伸出雙手，客廳的電話響了。她匆忙進屋接起電話，再出去已是傍晚了。她循著小路找，汗珠從額頭上順著細紋的軌跡滾動，在臉上積成微微扇形的沖積扇，河流下游融合

鼻翼的浮油，形成一口口黏漬的陂塘。路上不見人影。涼風輕柔地吹著飄逸的長髮，走了一段路，身上的汗漬也乾了。她撥開遮蓋在臉上的髮絲，發現不遠處左鄰右舍聚集在小橋的對岸。

小橋長年曝曬在陽光下，兩邊的麻繩細到彷彿輕輕一扯就斷裂。她小心翼翼地輕扶著麻繩，一步步越過木板間的縫隙，搖搖晃晃地走到了對岸。鄰居見到她，露出惋惜的神情。他們站向路肩分出中間一條夠一人行走的小路。她恍惚地看向兩旁互疊的人群，沿著先前開闢的道路走了幾步。世界愈發愈朦朧，直到完全看不清。她用盡全力揉著熱辣辣的雙眼，眸子漸漸清晰了起來。兒子的身子鮮明地倒映在眼中。阿誠倒臥在河邊，原本白皙的膚色更白了。小小的身軀全身溼透。鞋子只剩一隻。地上一大攤的水無聲地滲透進泥土裡。太陽下了山頭，天地由藍轉為一片漆黑，兩旁的樹林發出颯颯的聲音。阿國一手拿著西裝外套，另一手提著公事包站在橋口。

「妳，為什麼沒有顧好孩子？」阿國看著孩子的屍體，發出低沉的問句。

「這女人是掃把星吧，一來一家人都死了……」四周傳出一些聲音。

匡噹——玻璃的碎裂聲擊破了阿昭的夢。她的身子抖了一下，濕潤的眼猛然睜開，只見丈夫不穩地攀附在門上，手中是撞擊過的酒瓶瓶頸。阿昭趕緊上前攙扶他搖搖欲墜的身軀。

「你怎麼喝這麼多？」阿昭詢問著丈夫。濃厚的酒氣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

「男人喝多不就是應酬嗎？」阿國不以為意地答著。他的手臂搭著妻子嬌小的肩膀，順著妻子的步伐往軍綠色沙發走去。

「那也不該喝這麼多啊！你又不是商人，是幫國家做事的公務員。」阿昭擔心地勸著。

「公務員……」

阿國看向阿昭的臉，臉上的淚痕映在眼中愈看愈厭倦，他吐了口氣，並煩躁地大罵：「妳哭什麼？」房子傳出回聲。

「沒……沒有。」阿昭被丈夫驟然的吼叫嚇到，眼淚瞬間止不住地從眼眶大滴大滴地流下。

「妳就只會哭，除了哭還會做什麼？臭女人，把我都哭衰了。」阿國又再次吼了一句，把妻子推到地上。

「對……對不……不起。」阿昭跌坐在地上，手掌因此而磨破了，不斷地哭著，掌傷碰到眼淚後，疼痛從傷口內的肉傳出。她看著丈夫的眼睛不斷道歉，試圖喚回以前溫柔木訥的他，但淚水依舊不停滑落。

「妳以為作公務員很輕鬆嗎？我跟多少人低聲下氣才換來那麼一點錢供妳吃住。我每天工作這麼辛苦，妳整天就只會待在家裡，人家母雞還會生蛋，七年了，妳連一顆蛋就再也生不出來！」阿國朝妻子持續怒吼著，將手裡半殘的酒瓶往地上一砸。

「對不起……對不起，真的……。」她將眼淚不斷吞回，喉嚨像哽著刺一般酸痛。她無神地看著身旁酒瓶的碎片。

「叫妳別哭是聽不懂是不是！」阿國說完，突然從沙發上起身，衝到阿昭的面前。

那天夜裡，外頭下著滂沱的大雨，晾在晒衣竿上的衣服緩慢地滴著水，方家門前聚集朱紅色的河流，從東向西，沿著田間小路，一直到小山丘的頂端。

早上的公雞到點一樣鳴叫著。阿水嬸提著肥料桶面朝阿昭走來。阿昭瞟了一眼便把斗笠帽沿往下拉低，並側身貼著牆面。阿水嬸停下腳步，彎腰往阿昭斗笠沒遮到的縫隙一瞧，像是早就預知到眼前會看到的景象。

「聽說你們昨天吵得很凶？」阿水嬸似關心又帶好奇地提問。

「沒啦。他平時不會這樣的，是喝醉了。」阿昭向外人解釋，但嘴角的烏青被話語拉得抽痛了。

「夫妻吵架難免啦。床頭吵，床尾和。忍一忍就過了。」阿水嬸很順地講著這句話，像是時常對別人或鏡子裡的自己唸著。

阿昭低著頭，帽沿上下微幅移動。

見阿昭無開口的打算，阿水嬸安慰地說著：「不過，我覺得妳真的很溫柔。要是我，一定會跟我那死鬼拚命。」

阿昭微微抬頭看著阿水嬸，眼光裡有道不盡的欽羨打轉著。遠方傳來呼喊聲。兩人順著聲音方向一看，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人。身上穿的白淨襯衫與土色西裝褲，乾淨得像是剛從西裝店買完整套走出來，但走路姿勢卻帶著一分俗氣。他舉起藍紅綠相間的茄芷袋朝這裡揮了揮，雀躍地快步前來。

「小昭！好久不見。應該有五年了吧。」

日陞看見阿昭很激動但聲音卻很小心，像是保護著珍寶，深怕傷到。

「妳的臉怎麼了？」他蹲下身往帽沿內一看。

「洗衣服時沒站穩跌倒。」阿昭簡短回應。

阿昭依舊低著頭，像是要把地看透似的。

阿水嬭問：「阿昭妳怎麼不介紹一下？」

「您好，我是她的高中同學。」日陞說著帶濃厚客家腔的國語，禮貌性地向阿水嬭打了招呼。

他低頭看著阿昭，把茄芷袋移到她眼前，擋住了地面，說道：「我帶了妳喜歡的閩雞。很早就割掉的，養起來大隻，肉質也細嫩。閩南村這邊應該很少吧！」

袋子裡的雞翅膀被麻繩綁住，不斷搖頭晃腦地看著四周。阿昭突然一陣反胃，皺起眉，看起來有些不適。

阿水嬭看著袋子眼睛一亮說道：「客家閩雞？這一定不便宜吧！但阿昭吃素，且連菜蟲都不敢殺。你不知道嗎？」

「吃素？」日陞疑惑地問。

一旁的阿昭聽到關鍵字像被啟動按鈕似的，奮力推著他往家裡移動。

日陞被匆忙推入客廳。他將裝雞的茄芷袋放在地上，四處探頭晃晃說道：

「妳過得好嗎？老公有鐵飯碗，不至於吃苦吧？」

一隻螳螂從院子飛進室內，撞上了神主牌，落在供品盤上。

阿昭聽見騷動，不留神地看著神主桌。

見她沒回話，日陞轉換了話題：「妳都不說客語了？」

「阿國不喜歡我說他聽不懂的話。」阿昭無意識地回應。

「沒關係，妳可以和我說。」他露出惋惜的神情說著。

螳螂腹部鼓鼓的，像是懷孕了，牠掙扎地踢著腿，不停地翻動，彷彿是在找尋身子的不平衡點。綠油油的翅膀摩擦著神桌滑溜的紅漆發著沙沙的音，直到那長著尖銳鋸刺的鐮刀狀前腳碰觸到了擺在供品盤上的葡萄，螳螂以前腳為支點翻個身，脫離盤子。牠晒開雙翅，重新站定位調整好方向，飛出了家。阿昭細細地觀看著一旁的畫面。

日陞看著眼前的人，默默地低下頭，從西裝外套的內袋抽出一張喜帖。

「我要結婚了。」

「恭喜。」阿昭接過喜帖。

他溫柔地提問：「妳以前一直很喜歡吃我們家的闍雞，我特地帶來了。不過妳怎麼吃素了？」

「我想幫阿國重新生個孩子。殺生對胎兒不好，據說會長得像被殺的東西。」她說。「雞你就帶回去吧。這樣不好意思。」

「沒事，雞妳留著吧，我就回去了。」

阿昭送了日陞一壺自己釀的客家娘酒，這是母親留給自己的手藝，將糯米煮熟放入酒缸，缸口用厚實的棉布包裹，待幾天裡頭的娘飯發酵後，倒入事先釀好的米酒，十多天後移到甕裡煮酒，放涼，娘酒就完成了。她站在車站目送他離去。想起自己出嫁那天，日陞也是這樣站著看她離開了從小到大生活的家。他的一邊嘴角上揚，過陣子又下垂，眼神卻與嘴出自的笑不符合。她不斷看著他，卻被厚重的頭紗遮掩著，一切的世界都霧濛濛的，她想拿掉頭紗，看清眼前所有熟悉的景物。聽說女人出嫁後不能常回家，會給婆家鬧笑話。如果現在不看清，何時才行？身旁的阿國沒有

笑意，這樁婚事是公婆促成的，公婆歡喜，丈夫卻似乎不然。等車子駛離娘家，日陞的身影也越來越遠。

「小昭，我媽媽要我帶妳回家吃飯，走吧。」日陞得知阿昭的母親過世的消息，一路奔跑到阿昭的家。校服被汗水浸溼，徐徐的風吹拂濕透的瀏海擺盪著，他氣喘吁吁地站在四合院的門口。夕陽打在他的身上，溫和的橘黃色構成一幅令人心安的畫作。十七歲的阿昭抱著母親的衣物，無神地望著門口向她伸出雙手的人，乾涸的淚腺像是被開啓般源源不絕地流出淚水。

也就是從那一起，他們的相處變得有些尷尬。她自己也始終想不清當初為什麼沒有順勢握住日陞的手。

從車站回到家中，阿昭到廚房找了塊乾淨的布，沾了些水，重新回到客廳擦拭著有些許塵埃的神桌。她小心翼翼地擦著神主牌每一處的木頭接縫。老一輩的人都說，人的身、體、魄會隨著死亡而消逝，魂則可以離開身體，永存在牌位上。她也常常與生活於牌位裡的公婆對話。

「你們說，這樣的生活真的好嗎？」

「阿誠快九歲了，逢九慶生會不會驚動到地府？這樣不好。」

她望著地上袋裡活生生的雞，不知死後的雞的靈魂會不會與人一樣永存在世上？也許她目前該克服的，是如何給丈夫作一頓美味的全雞套餐。客廳桌上的娘酒罈子旁邊的大勺子內有一些分裝給日陞時裝不進的娘酒，她喝盡了勺中剩餘的酒，便躺到客廳的大理石木椅上。

阿誠出現在家門口，划著兩隻小手，走路一跛一跛的，有時又在地板上爬，褲子跟圍兜兜拖地都變土黃色了，還是天真地把夾在衣服上的奶嘴放進嘴裡，對阿昭微笑。

「笑麼个？這細人仰會恁調皮！」她低聲用客語感嘆著說，但臉上卻笑容洋溢。

每當這孩子哭的時候，阿昭怎麼哄都無法使他平靜。奇怪的是，只要把他搯到河邊，孩子就不哭了。像是命中帶水一般，她有想過乾脆把孩子的名字改成水字旁的「澄」，但一跟阿國討論起這事，阿國就說她迷信，孩子好好的幹嘛隨便改名？況且方家族譜上記載這代的字輩就是「誠」字，這就是祖輩對於後代子孫的期許。所以她後來說服自己，血緣代代傳承，

人不能不飲水思源，要水的話，就到河邊好了。何況洗衣機也花錢，自己也沒工作，阿國工作辛苦，能省則省。將來也好讓孩子受良好的教育。

天空烏雲密布，起了震耳欲聾的雷，一滴雨水打在水上，形成了漣漪。風呼嘯地吹颳著河道兩旁的樹林，樹葉摩擦的颯颯聲響再度重現在耳邊。熟悉的場景衝擊著她的內心，冰涼的雨淋在身上，髮絲遮蓋在眼前，黏膩的雨水不斷流進眼中，河的對岸有微弱的光芒刺進眼睛。阿誠發白的身體與光融為一體，靜置的疊影模糊地展現在她的眼裡，夾雜著一旁阿國居高臨下的指責聲。

阿昭醒來只見昏暗的家裡亂成一團，軍綠色單人座沙發上的布匹循著流蘇滑落到地面，吊扇嗚嗚作響轉著暗紅的流光，一閃一閃地噴濺在灰白的牆面，沙發上流散著亂糟糟的衣物與半滿的行李袋。阿國的領帶解到胸口，神情肅穆地坐在飯桌前，襯衫的袖口稀縐地隨意捲了幾折拉上了臂肱，前臂上爆著紋路明顯的青筋，老亮晃晃地圈在腕上的碎鑽金錶不知所終。

「醒啦？聽隔壁的說，妳帶哪個野男人回家了？」

「是高中同學！你會見過的。」

阿國望向地上袋子裡的雞，心中早有答案。

「是那個養雞的小夥子？」

阿昭聽到問題乖巧地點頭。

「妳認為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的事嗎？」

「我和他真的沒有發生任何事。」阿昭的眼眶變得有些紅。

「是嗎？」阿國面無表情地說。「養妳十年也夠給我父母作交代了。」

我離開，妳也省得輕鬆。」

「什麼意思？」

「既然妳的肚皮不爭氣，我也重新找了替我們方家傳宗接代的人。」

「我們不是還有阿誠嗎？」

「阿誠已經死了！妳有病吧！」

阿昭突然一陣暈眩，胃酸作嘔地浮上喉嚨，緊握的手指甲陷進掌心成團的肉。阿國難堪的話不停在腦中眩著，眼前的四周景物隨視線扭曲，飯桌、沙發、神主桌，像小時候曾經玩的萬花筒般，一個兩個三個，迴旋迴旋，聚集中心點，消失。那木椅上方的大紅福字流淌在整面牆，字影重疊，

褪去人工色素，榨成了慘白的奠字。阿昭晃著昏沉沉的腦袋與飄然的身軀，望向丈夫提著行囊即將離去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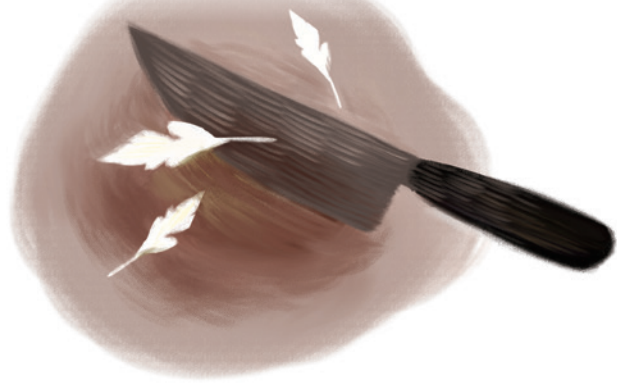
阿國模糊的身影逐漸變得清晰。

阿昭拿起院子務農用的大鏟，猛力一擊，便將昏死的雞帶到浴室。後腦漫出的鮮血味道瀰漫在空間內，她聞味反胃，只能不顧混合泥沙的磁磚地的髒污，連忙跪在馬桶前嘔吐著。窗外桂花的香氣飄盪到浴室裡，她想到以前一生病，母親就會做桂花糕，吃完什麼病都好了。母親也喜歡吃桂花糕呢……她有些想哭，可眼淚卻出不來。換個方面想，死亡終究不是人生的終點，過幾天母親的忌日，該帶些什麼給祂好呢？家裡習慣用桂花糕祭祀，就照平常的樣子吧。

浴室裡的塑膠燈罩顫著紅光，阿昭有些纖細的身體投射在牆壁上顯得壯大，她一面想著，一面起身將手裡剩半口氣的牲畜，割開細嫩的脖子，放出濃濃的血。幾滴血噴濺到她的肚子，她用紙巾沾水與肥皂，輕輕地撫拭著不平整的衣服，等待乾淨後，繼續不慌不忙地拔著毛，將所有帶血跡的毛扔向洗手臺。光是處理外部，阿昭就感到疲憊，也許是太久沒處理肉

類，手法都生疏了，她心想，並拿起塵封已久的剝刀，往關節處砍去，骨頭連著肉，就如藕斷了，絲依舊連著，她嘆了口氣，這不是她能處理的。家裡能剝肉的刀就只有這把。

水龍頭的金屬反射著阿昭迷茫的臉，她想起公公是做水電的，工具間一定有適合的用具。她到工具間找了一把鋼鋸，這肯定行，她邊想且也歡快地走回浴室。鋼鋸很順利地將浴缸裡四肢的關節與關節處分離，她像是發現新大陸般，改天要將那把無法剝肉的剝刀丟了。這肉煮完要用來當供品拜一下，婆婆的牙口不好，還是鋸得細塊些。浴缸的內壁染著鮮血，混濁的肉末與碎骨和著液體堵住了排水孔洞。



她看到皮膚光滑的肉色血塊裸露著，滿意地點點頭。

「這樣就行了。」她說。「如果孩子像阿國的話，他一定很開心的。」

阿昭穿著髒汙的工作圍裙整天蹲在家門前，不停用手中的銀白小鏟子翻著棕紅色土壤，握柄的焊接處帶著鏽斑。濕潤的土壤融合著幾粒點著血紅色的肉色種子。院子裡的黑色塑膠袋上頭沾滿凝固的血漬，她卻專注於桂樹上盛開的桂花香，清甜的香味使環境芬芳。母親時常收集桂花放在香包裡，香包淡淡的香氣掛在身上，久了變成她個人化的香味，院子裡的茶几上的桂花糕配上桂花茶整體的香氣更會提升。她謹慎地將種子一顆顆收集，呵護地收在懷中。

阿水嬸提著廚餘桶打從門邊經過，傾著駝背的身軀朝屋內望了望。彷彿是爲了開個話題似的。

「阿國打哪兒去了？怎這兩天不見他人影？」阿水嬸望向阿昭。

阿昭把鏟子放入圍裙的大口袋，側邊的口袋則扎實地塞著牛皮紙袋。她的手捻了捻懷中的種子，聚集到沾滿濕土的掌心，之前擦破的傷盛著紅的、棕的、肉色的外來物，刺沉沉地作痛。

「妳手裡握的是？」

「種子。我要去山坡地種樹。」

「真該讓鄉公所幫妳頒個好人好事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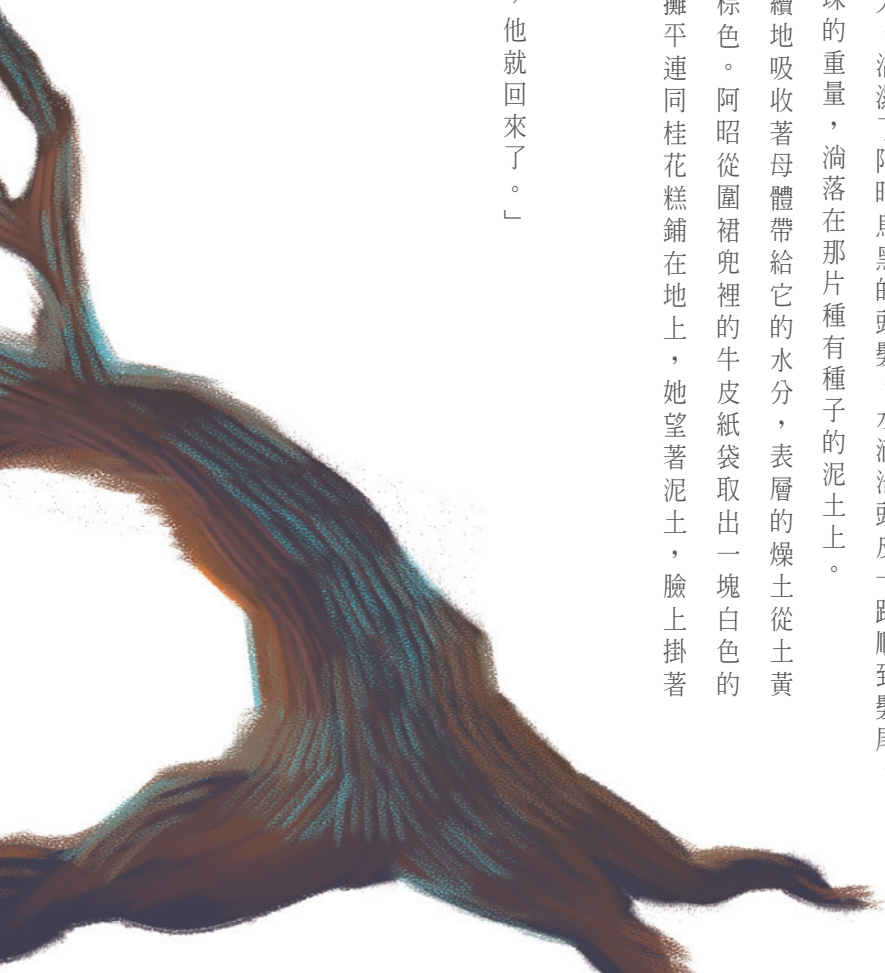
阿昭從東向西，步子緩慢地一路沿著田間小路，推開成群飄飄盪盪的芒草，踩著碎石堆，走上了山丘的頂端。肉色種子在長途緊握手掌心下，著實紅潤了起來，像兒子如夕陽般通紅的小臉頰。她乞憐地拭了拭種子，種子像有了生命一樣，巍巍地顫抖著。

阿昭蹲下身取出口袋裡的銀白鏟子，往選好的土地插入，撥開了表層的燥土。她伸出手撫摸了裸露出的像家門口同樣棕紅的土壤，土壤如下過雨般濕潤，滲出了黏膩的氣息。雲氣聚成混濁的團狀，游離般浮在山頂中央，灰濛濛地掩蓋住了淡金的夕暉。淒然的風吹颳著幽陰山頭，石礫悶沉沉地碰撞，在黯然荒土上波濤滾動。雨水纏繞著灰紗滴落在泥地上，阿昭將手裡濕漉漉的種子撒了一地，側身將一旁堆著的泥土輕盈盈地蓋回地面的窟窿。

雨勢愈下愈大，沾濕了阿昭烏黑的頭髮，水滴沿頭皮一路順到髮尾，最終承受不住水珠的重量，淌落在那片種有種子的泥土上。

泥土斷斷續續地吸收著母體帶給它的水分，表層的燥土從土黃漸漸發散成了深棕色。阿昭從圍裙兜裡的牛皮紙袋取出一塊白色的桂花糕，將紙袋攤平連同桂花糕鋪在地上，她望著泥土，臉上掛著流吟吟的淺笑。

「樹長大了，他就回來了。」





賞評

張典婉

每年後生文學獎都有以香港・印尼・馬來西亞僑居地客家生活、或是中國客家村書寫，今年也不例外，小說獎首獎〈隔著邦加海峽彼端〉，即是以書寫印尼村落，排華年代中，客家女孩露西亞視角，跟著她的生活飄過開齋節，各種吃食小點混搭時序，努力掙扎上了高中，遇上排華，華人家庭經濟困頓的1965前後。

題材時代感豐富，加上作者擅長用印尼食物勾勒的日常生活面貌，為小說增加了氣味，茉莉花茶、牛丸湯，椰汁菜米糕、椰汁三角粿……速寫出的客家女孩致力念書學注音符號卻困於生活的婚姻育兒環境，讀來餘韻豐富。

優選的〈蠶胞〉描述了女性對客家男人的咀咒，村落中一代又一代的荒蕪，父親軟爛，單親撫養兒子的情感寄託，對應了婚姻中空洞糾結，以蠶蛹破繭，蠶胞比喻客家女性地位，遠方模糊身影是愛酗酒大哥，懦弱弟

弟，遠遠瞪著她的的弟媳。書寫情境及女性心境成熟，在眾多懷舊文體中，是閱讀耳目一新的小說。

優選三篇分別是〈我們的血流著海的味道〉，〈一日落水一日晴〉及〈種樹〉三篇，〈我們的血流著海的味道〉以父子釣魚場景，魚吞鉤線失語的情境移轉，象徵了客語的隱形，吞餌失聲的失語情境，文字流利，有些讀存在主義小說的影子。

〈一日落水一日晴〉，用梅園梅子成熟季鋪陳了家族三代日常，淡淡交代了父親車禍後，阿公阿婆從北埔搬到梅園山區，擔起父親採梅、醃梅的日常，生動如畫的帶出晒蘿蔔、長豇豆……和那個來借錢的堂叔。如果喜歡是枝裕和的風格，對於這篇小說濃淡有致的作品，讀來應該極有畫面張力。

〈種樹〉情節節奏亦敘述了失去愛情，乾燥枯萎的女性喪子後，丈夫疑心病重，女主角忍受暴力婚姻的反擊，暗喻節奏處理畫面感十足，敘述有力，借用了不少象徵場景。這五部小說，畫面濃烈，評審們也建議客家電視台有機會可以發想為單元劇。

後生文學獎

HAKKA
WRITER
2021

發行人	統籌	評審委員	客字校正	發行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作者	企劃執行	總編輯	總監	行政協調	插畫	美術編輯	出版日期	定價	G P N	I S B N
徐世勳	彭文美、黃旭平	張典婉、黃雨佳、葉莎、葉國居（依筆畫順序排列）	張淑玲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57巷11號	02-2702-6141	02-2709-3227	www.hac.gov.taipei	王翊宏、王嵐萱、江江、巫佳蓮、李山尹、林昀樺、徐筠茹、夏意淳、陳凱琳、張子柔、張弘政、張簡敏希、黃聖雅、楊乙軒、楊婷雅、鄭委晉（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郭玫芬	王志中	劉韋琪	魏嘉興、李冠萱	鍾彥琳	中華民國110年12月初版一刷	新臺幣250元	1011002030	9789860772630

你的 我的 他的

無數個家 層層堆砌

書寫心中那一份

關於「客家」的記憶……

